

上
編

古今性異集成

中華書局印行

古今性異集成

民國八年三月印刷
民國八年三月發行



(古今怪異集成) 全四冊

定價銀二元四角

編者 中華書局

發行者 中華書局

印刷者 中華書局

印刷所 中華書局

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號

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華書局

分發行所 中華書局

北京天津奉天廣州長沙開封溫州長春
漢口南昌南京杭州濟南保定武昌太原
常德福州成都重慶雲南徐州西安汕頭
沙市蘭州衡州貴陽吉林潮州安慶桂林
東昌廈門邢台綏化煙台鄭州梧州
石家莊黑龍江張家口新加坡

古今怪異集成序

天地闢而陰陽分。人類以生。物類以殖。萬彙羣萌。造此形形色色之世界。其中有常有變。有正有奇。上帝司其權。冥漠中自有無形之主宰焉。人處昭昭之境。不能洞見其精微。於是習見習聞者。視爲常經。目爲正道。感二氣網緼之德。羣相喻於無言。偶遇罕見罕聞之事。則驚爲變故。詫爲奇聞。或且謂爲子虛烏有。詞而闢之矣。嗚呼。造化之理。本非可以管蠡測。使於所罕見罕聞者。而徒滋異議。曾何解於習見習聞者之歷歷不爽哉。溯夫混沌之初。以氣造形。天地亦陰陽所孕。兩儀既判。以形運氣。人物賴陰陽以生。陰陽之道。千變萬化。彌綸宇宙。按其跡象。有常與變。正與奇之分。揆之原理。實無變非常。無奇非正。然則色色形形之異。人所習見習聞者。常也。正也。常而不用其變。正而不用其奇也。人所罕見罕聞者。變也。奇也。變而不失其常。奇而不失其正也。徒觀夫常者正者。不觀夫變者奇者。不足語乾坤之大。不足知氣化之微。不足究一事一物之原。不足窮萬事萬物之奧。關繫豈淺鮮哉。故舍其常而語其變。變者怪也。畧其正而言其奇。奇者異也。此古今怪異集成一書之所由輯也。或曰。怪異之事。至聖不語。胡獨輯以成書。且今之世。正科學昌明之世。

也。述此荒誕不經之說。將毋惑世誣民。貽通人之恥笑乎。則應之曰。科學與哲學並行。而哲學實爲科學之母。科學愈昌明。哲學愈宜研究。我國四千餘年之哲學。棼緒難稽。古今怪異集成一書。所以輯棼絲之緒。供哲學家玩索之資者也。矧其中有與科學相發明者。更有今日科學家所未及發明者。若視怪異二字。卽訾爲惑世而誣民。亦思今之人心。習於鬼蜮。姦回巧詐。無所不至。其去中古之世遠矣。導以庸常之理。固已視若罔聞。進以怪異之談。或尙有所警悟。卽舍科學以論人心。是書之輯。且有不容緩者。是書分上中下三編。上編載天地異聞。附以神仙妖鬼事蹟。中編詳人類人事之變狀。下編列動物植物之奇談。書以怪異名。非怪異不錄。其中事以類分。類以年次。無或舛雜。惟載筆之難。學者所歎。本書輯自古籍。及近人稗乘。魯魚亥豕。容有未及校正者。博雅君子。幸有以教之。江都周敦肅識。

凡例

一本書記載之事。上自蓬古。下逮勝朝。有異必搜。無奇不錄。越至今世。信史闕如。聞見無多。暫從缺畧。

一本書七十類。類中之類。又一百十八類。凡二千餘條。四百餘頁。約三十餘萬言。

一本書分上中下三編。上編載天文地理。附以神仙妖鬼之事。以其稟天地之異氣。有以別於人物也。中編專詳人類事。下編專述物類事。審事情以分編次。不得不然。而篇幅之長短。字數之多寡。又不得不依事實之繁簡爲之。所謂因其自然。不復規規於繩尺也。

一本書事以類分。類以年次。然一類之中。有可分爲數類者。仍各依其類而分之。如上編天文地理。中編方伎星命。下編雜禽雜獸等類是。其有類別不多。而事實之繁簡。復不能相稱者。則不復顯爲區別。僅於是類中分詳其事蹟。而先後編次之。如上編城隍土地聖蹟。中編喪祭等類是。又有事實錯綜互見。既不能強爲分類。又不能各依先後編次。則原爲一類。而混合編次之。如上編虹霓雷電家宅神等類是。他類有相同者。悉視

此：

一本書資料。以古代經史子集。名人筆錄。及近人記載之事。分隸各類。文字概從原本。口脛亦仍其舊。惟輯自古書者。卽冠以某某書名。輯自近人記載者。概不標題。以均係當時傳鈔之本。未能指定一人一家。據爲定籍也。

一本書分類。一再審詳。以期精確。然頗有一事可隸數類者。亦惟從其較重者入之。間有性質相近之條。有時連類而及。以博其趣。閱者諒焉。

古今怪異集成 上編

目錄

天文類

天

日

月

星辰

天河

風

雲

霧

虹霓

雷電

雨

露

霜

雪

雹

煙

旱災

寒暑

地理類

地

山

石

水災

火類

火災類

光類

氣類

山川神類

家宅神類

城隍土地類

龍神類

瘟疫神類

雜神類

冥司類

聖蹟類

神怪類

神仙類

仙境類

古今怪異集成 上編 目錄

仙丹類

妖怪類

鬼怪類

古今怪異集成

上編

天文類

天

葛洪枕中書眞書曰。昔二儀未分。溟滓鴻濛。未有成形。天地日月未具。形如雞子。混沌元黃。已有盤古眞人。天地之精。自號元始天王。遊乎其中。溟滓經四劫。天形如巨蓋。上無所繫。下無所依。天地之外。遼屬無端。元元太空。無響無聲。元氣浩浩。如水之形。下無山嶽。上無列星。積氣堅剛。大柔服維。天地浮其中。展轉無方。若無此氣。天地不生。天者如龍。旋迴雲中。復經四劫。二儀始分。相去三萬六千里。崖石出血成水。水生元蟲。元蟲生濱牽。濱牽生剛須。剛須生龍。元始天王。在天中心之上。名曰玉京山。山中宮殿。並金玉飾之。常仰吸天氣。俯飲地泉。復經二劫。忽生太元玉女。在石澗積血之中。出而能言。人形具足。天姿絕妙。常遊厚地之間。仰吸天氣。號曰太元聖母。元始君下遊見之。乃與通氣結精。招還上宮。當此之時。二氣網縑。覆載氣息。陰陽調和。无熱无寒。天得一以清。地得一以寧。並不復呼。吸宣氣。合會相成。自然飽滿。大道之興。莫過於此。結積堅固。是以不朽。金玉珠者。天地之

精也。服之與天地相畢。元始君經一劫乃一施太元母。生天皇十三頭。治三萬六千歲。書爲扶桑大帝東王公。號曰元陽父。又生九光元女。號曰太真西王母。是西漢夫人。天皇受號十三頭。後生地皇。地皇十一頭。地皇生人皇九頭。各治三萬六千歲。聖真出見受道。天无爲。建初混成。天任於令。所傳三皇天文。是此所宣。故能召請天上大聖。及地下神靈。無所不制。故天真皇人。三天真王。駕九龍之輿。是也。次得八帝。大庭氏。庖羲。神農。祝融。五龍氏等。是其苗裔也。今治五嶽。是故道隆上代。弊極三王。三王。夏禹。殷湯。周武也。是以淳風既澆。易變而禮興。禮爲亂首也。周末。陽弱而陰強。國多寡婦。西戎金兵起。而異法興焉。既而九洲溷沒。帝業荒蕪。此言驗也。後來方有此事。道隆之代。其人混沌。異法之盛。人民猾僞也。洪曰。此事元遠。非凡學所知。吾以庸才。幸遭上聖。眇目論天地之奧。藏。暢至妙之源。本。輒條所誨。銘之於素。以爲絕思矣。夫無心分之人。慎勿以此元始告之也。故置遺跡示乎世之賢耳。

拾遺記。帝堯在位。聖德光洽。河洛之濱。得玉版。方尺。圖天地之形。又獲金璧之瑞。文字柄列。記天地造化之始。

尚書中候。成王觀於洛河。沉璧禮畢。王退。俟至於日昧。榮光並出。幕河。青雲浮洛。

國語。虢公夢在廟有神人。面白毛。虎爪。執鉞。立於西阿。公懼而走。神曰。無走。帝命曰。使晉襲於爾門。公拜稽首。覺。召史。蠶占之。對曰。如君之言。則葦收也。天之刑神也。天事官成。官禍福各以官象成也。

淮南子覽冥訓。庶女叫天。雷電下擊。景公台隕。支體傷折。海水大出。注齊寡婦。無子。養姑。姑有女。利母財而殺母。以誣婦。婦不能自解。故冤告天。

漢武故事。通天台。黃帝以來。祭天園丘處。武帝祭太一。上通天台。舞八歲童女三百人。令人升通天台。以候天神。天神既下。祭所若大流星。

漢書天文志。孝惠二年。天開東北。廣十餘丈。長二十餘丈。地動。陰有餘。天裂。陽不足。皆下。盛強。將害上之變也。其後有呂氏之亂。

漢書五行志。昭帝元平元年四月。崩亡。嗣立昌邑王賀。賀卽位。天陰。晝夜不見日月。賀欲出。光祿大夫夏侯勝當車諫曰。天久陰而不雨。臣下有謀上者。陛下欲何之。賀怒。縛勝以屬吏。吏白大將軍霍光。光時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賀。光讓安世。以爲泄語。安世實不泄。召問勝。勝上洪範五行傳曰。皇之不極。厥罰常陰。則有下人伐上。不敢察。察言。故云。臣下有謀。光安世讀之大驚。以此益重經術士。後數日。卒共廢賀。此常陰之明效也。

晉書五行志。魏高貴鄉公正元二年正月戊戌。景帝討母丘儉。大風晦暝。行者皆頓伏。近夜妖也。劉向曰。正晝而暝。陰爲陽。臣制君也。

三國志吳孫亮傳。太平三年。自八月沉陰不雨四十餘日。亮以緄專恣。與太常全尙將軍劉承謀誅緄。九月戊午。緄以兵取尙。遣弟恩攻殺丞于蒼龍門外。召大臣會宮門。黜亮爲會稽王。

晉書五行志。元帝太興二年八月戊戌。天鳴。東南有聲。如風水相薄。京房易妖占曰。天有聲。人主憂。

宋書五行志。元嘉十八年秋七月。天有黃光。洞照於地。太子率更令何承天謂之榮光。太平之祥。上表稱慶。

魏書序紀。初聖武帝嘗率數萬騎田于山澤。歛見緄。自天而下。既至。見美婦人。侍衛甚盛。曰。我天女也。受命相偶。遂同寢宿。且請還。曰。明年周時復會此處。言終而別。及期。帝至先所田處。見天女。以所生男授帝。曰。此君之子也。當世爲帝王。語訖而去。卽始祖也。

唐書張柬之傳。張易之等誅後。中宗猶監國。告武氏廟。而天久陰不霽。侍御史崔渾奏。陛下復國。當正唐家位號。稱天下心。奈何尙告武氏廟。請毀之。復唐宗廟。帝嘉納。是日詔書。

下。霧翳澄駿。咸以爲天人之應。

唐書五行志。元和十二年正月乙酉。星見而雨。占曰。無雲而雨。是謂天泣。

聞奇錄。羊襲吉。狀元之子。少時。庭中乘涼。忽見天開。其內雲霞瀕洞。樓閣參差。光明下照。山岳襲吉驚懼。逡巡乃閉。襲吉勤于書寫。乞乞不倦。今尙在。逾八十矣。

陸游南唐書。盧文進在金陵爲客。言昔陷契丹。嘗獵於郊。遇晝晦如夜。星緯燦然。大駭。偶得一北人。問之曰。此謂之笄日。何足異。頃自當復。良久。果如其言。日方午也。

周書武帝本紀。建德六年春正月。帝率諸軍圍齊。大破之。獲其齊昌王。莫多婁敬顯。帝責以有死罪者三。遂斬之。是日。西方有聲如雷者一。

樂郊私語。己亥秋九月晦。余曉詣嘉禾。時曉星猶在樹杪。忽西南天裂數十百丈。光焰如猛火。照徹原野。一時村犬皆吠。宿鳥飛鳴。余諦觀其裂處。蠕蠕而動。中復大明。若金融於冶鑄者。少時方合。操舟者謂余曰。此天開眼也。彼不知天者至尊。裂者極禍。關係豈藐小乎哉。

南臆記談。王文正公遺事。公幼時。見天門開。中有公姓名。弟旭乘間問之。公曰。要待死後墓誌寫上言。不知此言雖不足據。亦可見其實有是事矣。龐莊敏公帥延安日。因冬至奉

祠家廟。齋居中夜。恍忽間。見天象成文云。龐某後十年作相。當以仁佐天下。凡十三字。注視久之。方滅。公因作詩記之云。冬至子時陽已生。道隨陽長物欲萌。星辰賜告銘心骨。願以寬章輔太平。手緘之。題曰。齋誠家紀之詩。藏其曾孫益如處。用小粉牋。字札極草草。按實錄。自慶曆元年初分陝西四路。公與韓忠獻。范文正。王聖源。三公俱爲帥。至皇祐三年。登庸。適十年。夫天道遠矣。而告人諄諄如此。理固有之。不可盡詰。

宋書五行志。紹熙四年十月乙未。天有黃赤色。占曰。是爲天變色。先赤後黃。近黃赤祥也。賢奕編。永新水牕劉先生。宋末。將赴省試。夜忽見天若有崩裂狀。歎曰。天下事不可爲矣。遂反歸。道遇神卒。挾一策。問所如。卒曰。吾奉上帝命。攝諸應死者。出手册示之。册首卽先生名。下注三刀下死。神卒曰。吾視若爲善士。爲若改下爲不。遂去。無迹。先生自是避山中。一日。往邑城。遇元兵猝至。死者狼藉道路。先生乃伏匿亂屍中。被賊斫三刀。幸未斷脛。得善藥。越夕始蘇。人咸謂天活焉。

癸辛雜識。咸淳癸酉十月。李祥甫庭芝。自江陵被召至京口。一日午後。忽見天裂。見其中軍馬旗幟甚衆。始紅旗。繼而皆黑旗。凡一茶頃。乃合。見者甚衆。

西樵野記。弘治辛酉閏七月二十一日。午後。陰雲密布。迷漫欲雨者然。俄聞空中闐然有

聲約二刻乃止。識者以爲天愁。

山西通志。萬曆三十五年春。潞安武鄉天鼓鳴。九月平陽東南天開。光芒灼閃。占主天羅地網。兵事之象。

綏寇紀略。崇禎元年三月二十五日。五鼓全陝天赤如血。巳時漸黃。日始出。

日

淮南子本經訓。堯之時。十日並出。焦禾稼。殺草木。而民無所食。猥獠鑿齒。九嬰大風。封豨。修蛇皆爲民害。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。殺九嬰於凶水之上。繳大風於青丘之澤。上射十日。而下殺猥獠。斷修蛇於洞庭。擒封豨於桑林。萬民皆喜。置堯以爲天子。

金匱。三苗之時。三月不見日。

博物志。夏桀之時。費昌之河上。見二日。在東者爛爛將起。在西者沉沉將滅。若疾雷之聲。昌問於馮夷曰。何者爲殷。何者爲夏。馮夷曰。西夏東殷。於是費昌徙疾歸殷。

續博物志。老君其母曾見日精下落如流星。飛入口中。有娠。七十二歲而生于陳國渦水李樹下。剖左腋而生。長一十二尺。

史記封禪書。文帝時。新垣平言。臣候日再中。居頃之。日卻復中。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爲元。

年。

魏書高句麗傳。高句麗出於夫餘。自言先祖朱蒙。朱蒙母。河伯女。爲夫餘王閉於室中。爲日所照。引身避之。日影又逐。既而有孕。生一卵。大如五升。夫餘王棄之。與犬。犬不食。棄之。與豕。豕又不食。棄之於路。牛馬避之。後棄之野。衆鳥以毛茹之。夫餘王割剖之。不能破。遂還其母。其母以物裹之。置於暖處。有一男破殼而出。及其長也。字之曰朱蒙。其俗言朱蒙者。善射也。夫餘人以朱蒙非人所生。將有異志。請除之。王不聽。命之養馬。朱蒙每私試。知有善惡。駭者減食。令瘦。驚者善養。令肥。夫餘王以肥者自乘。以瘦者給朱蒙。後狩于田。以朱蒙善射。限之一矢。朱蒙雖矢少。殪獸甚多。夫餘之臣。又謀殺之。朱蒙母陰知。告朱蒙曰。國將害汝。以汝才略。宜遠適四方。朱蒙乃與烏引烏達等二人。棄夫餘東南走。中道。遇一大水。欲濟無梁。夫餘人追之甚急。朱蒙告水曰。我是日子。河伯外孫。今日逃走。追兵垂及。如何得濟。於是魚鼈並浮。爲之成橋。朱蒙得渡。魚鼈乃解。追騎不得渡。朱蒙遂至晉述水。遇見三人。其一人著麻衣。一人著納衣。一人著水藻衣。與朱蒙至紇升骨城。遂居焉。號曰高句麗。因以爲氏焉。

隋唐嘉話。太史令李淳風校新曆成。奏太陽合日蝕當既。於占不吉。太宗不悅。曰。日或不

蝕。卿將何以自處。曰。有。如。不。蝕。則。臣。請。死。之。及。期。帝。候。日。於。庭。謂。淳。風。曰。吾。放。汝。與。妻。子。別。對。以。尙。早。一。刻。指。表。影。曰。至。此。蝕。矣。如。言。而。蝕。不。差。毫。髮。

酉陽雜俎。代宗卽位日。卿雲見。黃氣抱日。

雲南通志。唐時。楊都師創洱河東羅荃寺。寺前有田四十畝。每栽秧約三日。傭者戲師曰。若能繫日當爲畢栽。師默念咒。田栽既而日方暝。傭歸始知已歷二晝矣。

宋史苗訓傳。訓。河中人。善天文占候之術。仕周爲殿前散員。右第一直散指揮使。顯德末。從太祖北征。訓視日上復有一日。久相摩盪。指謂楚昭輔曰。此天命也。夕次陳橋。太祖爲六師推戴。訓皆預白其事。既受禪。擢爲翰林天文。

湘山野錄。祥符四年。駕幸汾陰。起僊師。駐蹕永安。天文院測驗渾儀。杜貽範奏。卯時二刻。日有赤黃輝氣。變爲黃珥。又變紫氣。巳時後。輝氣復生。

鐵圍山叢談。冠禮肇於古。國初草昧未能行。因循至政和始講焉。是時淵聖皇帝猶未入儲宮也。初以皇長子而行冠禮。於是天子御文德殿。百僚在位。命官行三加禮。是日方樂作行事。而日爲之重輪也。

雲麓漫抄。紹興三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。侵晨日出。如在冰面。色淡。而日中有一人。一南

一北。南者色白。北者色黑。相與上下。甚速。至日中。光彩射天。以水照之。祇見南白一人。餘不見。是年十二月。逆亮送死于淮南。悟黑人爲亮云。

癸辛雜識。范元章聞之本心翁。謂曾見錢浩達可云。戊子十月內。早出郭。日初出。略無精光。其形如瓠。旣而變方。乃就圓。殊不可曉也。

癸辛雜識。楊州趙都統舟至東萊。殊不可進。滯留凡數月。嘗于舟中。見日初出海門時。有一人。通身皆赤。眼色純碧。頭頂大日輪而上。日漸大人漸小。凡數月所見皆然。

貴耳集。庚寅年。余丞浦江。三月間。近午。日色略覺昏。意謂日蝕。外看山林屋宇。皆成青色。及兄弟骨肉相看。面皆如鬼。其色青甚。如此日不移影。至酉方動。是年有繆春武庫之變。余嘗在方冊間。或書此怪異。終未便信。豈謂身自見之。

金史。紇石烈良弼傳。上嘗問良弼。每旦暮。日色皆赤何也。良弼曰。且而色赤。應。在東。高麗當之。暮而色赤。應。在西。夏國當之。願陛下修德以應天。則災變自弭矣。旣而夏國有任德敬之亂。高麗有趙位寵之難。其言皆驗云。

樂郊私語。至正丙申三月。日晡時。天忽昏黃。若有霾霧。市中喧言。天有兩日。予立庭中視之。初以老眼不能正視。眩然若有數日。久之。果見兩日。交而復開。開而復合者。凡數千百。

遍。回視窗隙壁竇。皆成兩圓形。若重黃卵。亦復開合不常。此數十年來目所未覩之異也。發書占之。李淳風曰。日不可有兩。風霾日無光。占爲上刑急。人不樂生。天日變色。有軍急。其君無德。其臣亂國。嗟嗟。今豈其時乎。

異域志。沙弼茶國。向無人至者。祖葛尼曾到。因立文字。其國係日西沒之地。至晚日入。聲若雷霆。國王每於城上。聚千人吹角鳴鑼。擊鼓混雜日聲。不然則小兒驚死。

明通紀。胡深進兵克浦城。遂與友定將賴元帥大戰于浦城之南。敗之。進克崇安建陽。友定建寧守將阮德柔兵四萬屯錦江。深率兵擊之。破其柵。友定大懼。率銳卒併力來攻。深突陣與定決戰。馬蹶被執。爲友定所殺。先是日中有一黑子。劉基奏曰。東南當失一大將。至是深果敗沒。

月

三餘帖。嫦娥奔月之後。翠晝夜思。惟成疾。正月十四夜。忽有童子詣宮求見。曰。臣夫人之使也。夫人知君懷思。無從得降。明日乃月圓之候。君宜用米粉作丸。團團如月。置室西北方。呼夫人之名。三夕可降耳。如期果降。復爲夫婦如初。今言月中有嫦娥。大謬。蓋月中自有主者。乃結璘。非嫦娥也。

西域記。婆泥斯國有三獸塔。劫初有狐、猿、兔、異類相悅。時天帝釋化一老夫。詣三獸求食。於是狐銜鯉。猿採果。俱來。惟兔空還。自傷卑劣。乃投火充餐。時老夫收取。燂兔。嘆謂狐猿曰。吾感其心。不泯其迹。寄之月輪。傳乎後世。咸言月中之兔。因斯而有。

珍珠船。君思。晉人正月十五夜。坐室中。遣兒視月中有異物否。兒曰。今年當水。月中有人。被蓑帶劍。思出視之。曰。非水也。將有兵。月中人乃帶甲仗矛耳。果如其言。

晉書苻生載紀。苻生壽光三年。太史令康權言於生曰。昨夜三月並出。彗星入於太微。遂入於東井。兼自去月上旬。沈陰不雨。迄至於今。將有下人謀上之禍。深願陛下修德以消之。生怒。以爲妖言。撲而殺之。是夜清河王苻法。等率壯士數百人。潛入雲龍門。苻堅率麾下。繼進。引生置於別室。廢而殺之。

晉書戴洋傳。祖約表洋爲下邑長。咸和初。月暈。左角有赤白珥。約問洋。洋曰。角爲天門。開布陽道。官門當有大戰。俄而蘇峻遣使招約俱反。洋謂約曰。蘇峻必敗。然其初起兵。鋒不可當。可外和內嚴。以待其變。約不從。遂與峻反。

隋志。簡文帝大寶元年正月丙寅。月晝光見。占曰。月晝光。有隱謀。國雄逃。又云。月晝明。姦邪並作。擅君之朝。其後侯景篡殺。皆國亂亡君大喪更政之應也。

北魏正始二年九月癸未。月蝕。十一月丙子。月暈珥。有虹有背。按天象志。月在昴十五分蝕。十占曰。饑。四年九月。司州民饑。開倉賑恤。十一月丙子。月暈。東西兩珥。內赤外青。東有白虹。長二丈許。西有白虹。長一匹。北有虹。長一丈餘。外赤內青。黃虹北有背。外赤內青。黃隋高祖仁壽四年四月庚午。有星入於月中。天文志占曰。有大喪。有大兵。有亡國。有破軍。殺將甲辰。上疾甚。丁未。宮車晏駕。漢王諒反。楊素討平之。

西陽雜俎。翟天師。名乾祐。陝中人。曾於江岸與弟子數十玩月。或曰。此中竟何有。翟笑曰。可隨吾指觀。弟子中兩人見月規半天。瓊樓金闕滿焉。數息間。不復見。

唐中宗嗣聖年間。月過望不虧。按志。武后時。月過望不虧者二年。月

不詳

馬令南唐書。先主書。昇元三年夏四月。上辛。始郊祀于圓丘。大赦境內。是夜月當以子初沒。而升壇之際。皎然如晝。衆咸異之。

近異錄。宋慶元二年十月二十夜。三更後。月初出時。臨安嘉興兩邦人未寢者。皆見其團圓如望夕。太史奏是爲上瑞。其地當十歲大稔。其冬不雪。明春無雨。民極以爲憂。下詔惻怛懇祈。中夏雨足。繼此必有望也。

近異錄。趙清獻賜第在京師府司巷。以暑月不寐。啟戶納涼。見月滿中庭如晝。方歎曰。大

好月色。俄庭下漸暗。月痕稍稍縮小。斯須光滅。仰視星斗燦然。而是夕乃晦日。竟不曉爲何物光也。

湧幢小品。紹定間。舒岳祥讀書館中。中秋月色皎然。聞瓦上聲如撒霰。甚怪之。其祖拙齋啟門視之。乃曰。此月中桂子也。我嘗得之天台山中。呼童子就西庭中拾得二升。大如豫章子。無皮色。白如玉。有紋如雀卵。其中有仁。嚼之作芝麻氣味。囊之。雜菊花作枕。清芬襲人。其收拾不盡。散落輒隙者。旬輒出樹子。葉柔長。經冬猶秀。尋徙植盆中。久之。失其所在。後山談叢。中秋陰暗。天下如一中秋。無月。則兔不孕。蚌不胎。蕎麥不實。兔望月而孕。蚌望月而胎。蕎麥得月而秀。世兔皆雌。惟月兔雄爾。故望月而孕。

瑯嬛記。九天先生降王方平宅。書尺牘。遺龍女曰。汝謫以來。月輪周圍減一寸矣。更減其半。汝得復還本處。幸自努力。方平問故。先生對月屈指曰。自垂象以來。至黃帝時。減若干。自黃帝以至唐堯。又減若干。自唐堯以至三代。漸減至今。則愈減矣。減之又減。以至于無。則天地毀。不但是也。卽世間聲色滋味。莫不漸減。如人自少至老。精神消損。頃刻不停。亦復如是。非日變而月化也。人皆不覺。以真人覩之。若日影過庭。分毫不差耳。時八月十五日也。

瑯嬛記。張牧過點蒼山。拾一圓石。徑寸。明于水晶。映月視之。則有綠樹陰。陰下有一女子。坐繩牀。觀白兔搗藥。兔不停杵。樹葉若風動。女子亦時時以手拂鬢髻。或微笑。意其爲嫦娥也。一夕。召客看月。出以視之。忽躍入空中。明于月。不知所之。

快雪堂漫錄。虞長孺祖母。今年八十一歲矣。嘗云。年三四十時。秋夜。露坐庭中。見有三人。挨月而過。異之。急呼長孺伯母同觀。伯母出遲。僅見其二。須臾。俱入月中矣。親語陳季象。爲余述之。

星辰

竹書紀年。洪水既平。歸功於舜。將以天下禪之。乃潔齋。修壇場於河洛。擇良日。率舜等升首山。遵河渚。有五老游焉。蓋五星之精也。相謂曰。河圖將來。告帝以期。知我者重瞳黃姚。五老因飛爲流星。上入昴。

雲笈七籤。北斗九星。七見二隱。漢相國霍光家有典衣奴子。名還車。忽見二星在斗中。光明非常。乃拜而還。遂得增年六百。

獨異志。後漢劉聖公初得璽綬之夕。有流星下降如繩。繞聖公。明日爲劉盆子將謝祿縊殺之。亦繞星之象。

豫章列士傳。周騰字叔達。爲御史。桓帝欲南郊。平明出。叔達仰首曰。王者象星。今宮中宿策馬星不出動。帝何出焉。四更。皇子卒。遂止。

晉書五行志。孫休永安三年。將守質子。羣聚嬉戲。有異小兒忽來言曰。三公鋤司馬如。又曰。我非人。熒惑星也。言畢。上昇仰視。若曳一匹練。有頃沒。干寶曰。後四年而蜀亡。六年而魏廢。二十一年而吳平。於是九服歸晉。魏與吳蜀並滅。國三公鋤司馬如之謂也。

晉書戴洋傳。揚州刺史嘗問吉凶于洋。答曰。熒惑入南斗。八月有暴水。九月當有客軍西南來如期。果大水而石冰作亂。

石季龍載記。初慕容皝與段遼有隙。遣使稱藩于季龍。陳遼宜伐。請衆來會。及軍至。令支。皝師不出。季龍將伐之。天竺佛圖澄進曰。燕福德之國。未可加兵。季龍作色曰。以此攻城。何城不克。以此衆戰。何人禦之。區區小豎。何所逃也。太史令趙攬固諫曰。燕地歲星所守。行師無功。必受其禍。季龍怒。鞭之。黜爲肥如長。進師攻棘城。旬餘不尅。皝遣子恪帥胡騎二千。晨出挑戰。諸門皆若有師出。四面如雲。季龍大驚。棄甲而遁。於是召趙攬復爲太史令。

沈攸之傳。廢帝之殞也。攸之欲起兵。問其知星人葛珂之。珂之曰。自古起兵。皆候太白。見

則成。伏則敗。昔桂陽以太白伏時舉兵。一戰授首。此近世明驗。今蕭公廢昏立明。政值太白時。此與天合也。且太白尋出東方。東方利用兵。西方不利。故攸之心不反。及後舉兵。珂之又曰。今歲星守南斗。其國不可伐。攸之不從。凡同逆丁珍、東孫、同、裴、茂、仲、武、宗儼之。並伏誅。

陳書周文育傳。文育之據三陂。有流星墜地。其聲如雷。地陷方一丈。中有碎炭數斗。俄而文育見殺。

魏書張淵傳。容城令徐路善占候。世宗時坐事繫冀州獄。別駕崔隆宗就禁慰問。路曰。昨夜驛馬星流。計赦即時應至。隆宗先信之。遂遣人試出城候焉。俄而赦至。時人重之。

李泌傳。貞元四年八月。月蝕東壁。泌曰。東壁圖書府。大臣當有憂者。吾以宰相兼學士。當之矣。昔燕國公張說。由是以亡。又可免乎。明年果卒。

酉陽雜俎。僧一行博覽。無不知。尤善於數。鈎深藏往。當時學者莫能測。幼時家貧。鄰有王姥。前後濟之數十萬。及一行開元中承上敬遇。言無不可。常思報之。尋王姥兒犯殺人罪。獄未具。姥訪一行求救。一行曰。姥要金帛。當十倍酬也。明君執法。難以請求。如何。王姥戟手大罵曰。何用識此僧。一行從而謝之。終不顧。一行心計。渾天寺中工役數百。乃命空其

室內。徙大瓮於中。又密選常住奴二人。授以布囊。謂曰。某坊某角有廢園。汝向中潛伺。從午至昏。當有物入來。其數七。可儘掩之。失一則杖汝。奴如言而往。至酉後。果有羣豕至。奴悉獲而歸。一行大喜。令真瓮中覆以木蓋。封以六一泥。朱題梵字數寸。其徒莫測。詰朝。中使叩門。急召至便殿。元宗迎問曰。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見。是何祥也。師有以禳之乎。一行曰。後魏時。失熒惑。至今帝車不見。古所無者。天將大警於陛下也。夫匹婦匹夫。不得其所。則隕霜赤旱。盛德所感。乃能退舍。感之切者。其在葬枯出繫乎。釋門以曠心壞一切。善慈心降一切魔。如臣見。莫若大赦天下。元宗從之。又其夕。太史奏北斗一星見。凡七日而復成式。以此事頗怪。然大傳衆口。不得不著之。

江南野錄。嗣主如南都。既數日。詰旦。殿庭忽見殘獐一脚。視之。乃獸食之餘。詢宿衛。莫知所以。使往詢陳陶。陶曰。昨暮乃狼星值日故爾。嗣主嘆曰。真鴻儒也。

丁晉公談錄。真宗在儲貳時。忽一日。因乘馬出。至朱雀門外。方辰時。有大星落於馬前。迸裂有聲。真宗回東宮。驚懼。時召司天監明天之文者詢之。云。不干皇太子事。不煩憂慮。自是國家災。五年方應。至第五年。果太宗晏駕。墨客揮犀。有小兒夜戲溪旁。見星墜。視之。得一石。圓如鷄卵。因攜以歸。是夕。其家大火。明

日棄於道上。爲一士人所得。經數夕。又火。遂還棄溪中。夜將半。復化爲流星而去。

聞見後錄。長安乾明寺。唐太廟也。庭中有星隕石。狀如伏牛。有手迹四。足迹二。如印泥然。故老云。武氏革命日。隕。又興平一道觀中。有星隕石。如半柱。滿其上。皆繫痕。豈果繫于空中邪。殆不可知也。旁有石。記西晉時隕。

天中記。嘉祐八年冬十一月。京師有道人。遊下於市。莫知所從來。貌體古怪。不與常類。飲酒無算。未嘗覺醉。都人士異之。相與譴傳。好事者潛圖其狀。後近侍達帝。引見。賜酒一石。飲及七斗。次日。司天台奏。壽星臨帝座。忽失道人所在。仁宗嘉歎久之。

楮記室。至治元年。玉案山產小赤犬。犬羣吠遍野。占云。天狗墜地爲赤犬。其下有大軍覆境。

正氣紀景清傳。清爲御史大夫。燕兵入京。清欲爲圖度而計畫。無奈。乃詭自歸附。恆伏利劍于衣絛中。伺間發之。八月望日。早朝。清緋衣入。先是靈臺奏文曲星犯帝座甚急。色赤。及見清獨衣緋。上心動。命搜之。得匕首于懷。詰之。清知事不成。遂奮身直立。張目自鳴曰。吾之所以不死者。欲爲故主報讎耳。今爲此不成。天也。厲聲罵。挾其齒。且挾且罵。含血直前。嚙噴御袍。聲徹廷陛。舉朝臣震恐。乃命醢其肉。以草實皮。按文曲無犯帝座理。恐係客星犯帝座耳。

濯纓亭筆記。正德初。彗星掃文昌台官云。應在內閣。未幾。逆瑾出。逐內閣大學士劉健。謝遷。自是而後。一時在位九卿台諫。無不被其禍。

天河

列子殷湯篇。渤海之東。不知幾億萬里。有大壑焉。實惟無底。名曰歸墟。八紘九野之水。天漢之流。莫不注之。而無增無減焉。

拾遺記。屈原以忠見斥。隱于湘。披蓼茹草。混同禽獸。不交世務。採柏實以和桂膏。用養心神。被王逼逐。乃赴清冷之水。楚人思慕。謂之水仙。其神遊于天河。精靈時降湘浦。楚人爲之立祠。

集林。有人尋河源。見婦人浣紗。問之。曰。此天河也。乃與一石而歸。問嚴君平。君平曰。此織女支機石也。

搜神記。謝端少喪父母。爲鄰人所養。年十七。未婚。後感天。漢中白水素女。潛爲其炊。以備飲食。端後怪而潛候之。得見。言曰。天哀汝孤貧。恭順使我相爲守舍。今既見。便去。留不可拾遺記。太初二年。大月氏貢雙頭鷄。四足一尾。帝置於甘泉故館。以餘鷄混之。得其種類。而不能鳴。諫者曰。非吉祥也。帝乃送還西域。鷄反顧。望漢宮而哀鳴。此鷄未至月支國。乃

飛於天漢。

幽明錄。晉宋黃祖。奉親至孝。母病篤。天漢明開。有一老父。將小兒持箱自通。卽以兩丸藥。賜母服之。患頓消。

太平廣記。僧惠沿行兇。率常於闕處鑿井。深數丈。投以黃精數百斤。求人試服。觀其變化。乃飲姚坤。大醉投於井中。以磴石咽其井。坤及醒。無計躍出。但饑茹黃精而已。如此數日夜。忽有人於井中召坤姓名。謂坤曰。我狐也。感君活我子孫不少。故來教君。我狐之通天者。初穴於冢。因上竅。乃窺天漢星辰。有所慕焉。恨身不能奮飛。遂凝盼注神。忽然飛出。躡虛駕雲。登天漢。見仙官而禮之。君但能澄神泯慮。注盼元虛。如此精確。不三旬而自飛出。雖竅之至微。無所礙矣。

風

博物志。夏桀之時。爲長夜宮於深谷之中。男女雜處。十旬不出聽政。天乃大風揚沙。一夕填此宮谷。

漢書高祖本紀。漢王入彭城。項羽自以精兵三萬人。從魯出胡陵。擊漢軍睢水上。大破漢軍。圍漢王三匝。大風從西北起。折木發屋。揚砂石。晝晦。楚軍大亂。漢王得與數十騎遁去。

董卓傳。李傕等葬董卓於郿。并收董氏所焚尸之灰。合斂一棺而葬之。葬日。大風雨。霆震卓墓。流水入藏。漂其棺木。注獻帝起居注。冢戶開。大風暴雨。水土流入。杼出之。棺向入。輒復風雨。水溢郭戶。如此者三四。冢中水半所稠等共下棺。又風雨益暴甚。遂閉戶。戶閉。大風復破其冢。

三國魏志。管輅傳。輅至典農王弘直許。有飄風。高三尺餘。從申上來。在庭中。幢幢回轉。息以復起。良久乃止。直以問輅。輅曰。東方當有馬吏至。恐父哭子。如何。明日。膠東吏到。直子果亡。直問其故。輅曰。其日乙卯。則長子之候也。木落於申。斗建申。申破寅。死喪之候也。日加午而風發。則馬之候也。離爲文章。則吏之候也。甲未爲虎。虎爲大人。則父之候也。注輅又曰。夫風以時動。又以象應。時者神之驅使。象者神之形表。其道不足爲難。王弘直亦大學問。有道術。皆不能精。問輅。風之推變。乃可爾乎。輅言。此但風之毛髮。何足爲異。若夫列宿不守。衆神亂行。八風橫起。怒氣電飛。山崩石飛。樹木摧傾。揚塵萬里。仰不見天。鳥獸藏竄。兆民駭驚。於是使梓愼之徒。登高臺。望風氣。分災異。刻期日。然後知神遐思幽。靈風可懼。

拾遺記。瀛洲時有香風。冷然而起。張袖受之。則歷紀不歇。

拾遺記。崑山有四面風。又有祛塵風。若衣服塵汗。風至吹衣則淨。

異苑。義熙中。劉毅鎮江州。爲盧循所敗。慄慄逾劇。及徙荊州。益復怏怏。嘗伸紙作書。約部將王亮儲兵作逆。忽風轉紙。不得書。毅仰天大詬。風遂吹紙入空。須臾碎裂。如飛雪紛下。未幾。高祖南討。毅敗擒斬。

唐書李密傳。李密建號登壇。疾風鼓其衣。幾仆。及將敗。鞏數有迴風發於地。激砂礫。上屬天。白日爲晦。

集靈記。開元九年。江寧縣瓦棺寺閣。西南久傾。因風自正。

鳳池篇。盧攜夢人贈句曰。若問登庸日。庭椿不染風。初不解其言。後攜拜相。庭下古椿一株。雖狂風驟雨。不濕不搖。

三水小牘。白崖山之右。有巨穴。如井。不知深淺。穴口四圍。津津如汗。間有氣出。騰空爲白雲。須臾。風起怒號。如雷。里人見雲。卽知風起。散則風定。細則風小。盛則風猛。窒其穴。風雖小而民多瘴。開則風如故而瘴亦衰。

天下多有出風之處。名山大川。皆有風穴。惟天門所出風可占。天門者。乾方也。戊亥同爲乾方。

十國春秋。吳越武肅王世家。王姓錢。名鏐。字具美。杭州臨安人也。鏐祖宙死。將葬。夜。會大風。拔樹於野。詰曰。術者謂鏐父曰。此拔木之穴。是天啟也。宜以葬。已而撫鏐背曰。當貴此孫。

十國春秋。後蜀後主本紀。明德二年七月。閬州暴風。飄船上民屋。

遼史王鼎傳。鼎宰縣時。憩於庭。俄有暴風。舉臥榻空中。鼎無懼色。但覺枕榻俱高。乃曰。吾中朝端士。邪無干。正可徐置之。須臾。榻復故處。風遂止。

列朝詩集。王越。字世昌。潛縣人。景泰二年進士。廷試日。旋風擊其卷。颺去。逾年。高麗貢使攜以上進。占者曰。此封侯萬里之徵也。天順中。以御史超拜右副都御史。巡撫大同。進太子太保。兵部尚書。成化十六年。偕汪直。朱永出塞。大破賊於威寧海。封威寧伯。

明外史黃紱傳。紱進左參政。按部崇慶。旋風起輿前。不得行。紱曰。此必有冤。吾當爲理。風遂散。至州。禱城隍。夢若有言。州西寺者。寺去州四十里。倚山爲巢。後臨巨塘。僧夜殺宿者。沈之塘下。分其資。且多藏婦女於窟中。紱發吏兵圍之。窮詰得其狀。誅僧。毀其寺。

交州記。風母。出九德縣。似猿。見人若慙。屈頸。打死。得風還活。

四川志書。風洞山。治東五十里。洞深不可測。多惡風。每午輒大作。則飛沙蔽天。人馬皆辟。

易寒氣襲人或觸之多橫死。否則喘息旬日始止。

朔方戈壁。以嘉峪關外爲巨。其徑長百二十里。平沙無垠。風色慘黯。其中一阜。名天生墩。恆有成卒據守。至冬夏皆儲積水草。以備兵馬往來之用。先是岳威信公鍾琪西征過此。疑是墩爲土山。飛沙日積。故沒其半。山爲發水之源。苟就其頂而深掘之。當有所見。以視儲蓄水料。其勞逸殊矣。因命步卒穿之。竭一日夜之力。至數十丈。在下兵卒忽墮無跡。穴上人俯聽之。惟聞風聲雷吼而已。岳立命輟是役。問之幕師。僅據佛氏地風水火之說解之。可知盤旋大氣。翰運地中。陰陽生剋。歸諸造化。不能以爲異也。

雲

古今注。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。常有五色雲氣。金枝玉葉。止於帝上。有花葩之象。故因而作華蓋也。

晉書冉閔載記。閔在鄴。有黃雲赤色。起東北。長百餘丈。一白鳥從雲間出西南去。占者惡之。時慕容儼略地至冀州。閔帥騎拒之。與慕容恪相遇。戰敗。爲恪所擒。十六國春秋。後趙石勒建平四年。有赤黃雲如幕。長數十丈。其年勒死。大唐新語。崔希高以仁孝友悌。丁母憂。哀毀過禮。爲鄴縣丞。芝草生所居堂。一宿而葩。蓋

盈尺。州以聞。遷監察御史。轉并州兵曹馮翊令。貧乏之徒。荷其仁恤。時有雲氣如蓋。當其廳事。須臾。五色錯雜。遍於州郭。以狀聞。敕編入史。

寶記。唐開元中。李氏者。爲尼。號曰眞如。天寶元年。七月七日。忽於寺庭見五色雲墜。眎之一囊。中有五物。乃寶玉也。眞如獻於朝。

廣東通志。宋太平興國間。龍川義城鄉民樵於山。於雲間拾得青石一片。疑可爲硯。俄視其上有字云。浮丘頂上彩雲籠。探花引出狀元公。至天聖初。果有彩雲。時籠霍山浮丘之頂。羅孟郊曾楷同登天聖八年。王拱辰榜進士。而孟郊以探花及第。山靈示識。如符驗焉。清涼山志。張無盡。戊辰六月二十七日。至清涼山。抵金閣。日將夕。南臺之側。有白雲綿密如敷。白鬘僧省奇曰。此祥雲也。集衆僧禮誦。見金橋及金色相輪。輪內深絳青色。旣暝。有霞光三道。直起五天。

春風堂隨筆。宋謝慳知徽州時。嘗於舊坑取石貢理宗。初坑上嘗有五色雲氣。如錦衾。郡檄隨雲所覆處。斲之。得佳石。有白文。繞兩螭。宛轉如二龍。旣發爲硯。而雲氣不復見矣。金史太祖本紀。遼道宗時。有五色雲氣。屢出東方。大若二千斛。囷倉之狀。司天孔致和竊謂人曰。其下當生異人。建非常之事。天以象告。非人力所能爲也。咸雍四年戊申七月一

日太祖生。

下黃私記。八九月中。月輪外輕雲。時有五色。下黃人每值此。則急呼女子持鍼線。小兒持紙筆。向月拜之。謂之乞巧。惟吳媪有一女。年十二。拜之甚勤。一夕。月下飛一五色綵雲。如手掌大。駐於女前。衆皆恐。女徑吸食之。味甚香美。明日梳頭。窺鏡。面色豔冶。彈琴讀書。不學而能。媪喜甚。改名爲綵雲。

列朝詩集。隴仙每月令人往廬山之巔。囊雲以歸。結小屋曰雲齋。障以簾幕。每日放雲一囊。四壁氤氳裊動。如在巖洞。昔陶弘景往行山中。聚雲袖內。遇客趣放之。爲贈。隴仙風致不減弘景也。周憲王有送雪詩。隴仙囊雲。憲王送雪。此宗藩中佳話。可屬對也。

弇州史料。都督馮勝攻某城。劉基以一赫蹏封曰。夜半出兵。至某所。見某方青雲起。卽設伏。頃有黑雲起者。卽賊伏也。勿輕動。月中昃而黑雲漸薄。回與青雲接者。賊歸也。銜枚躡其後。擊之可盡擒也。勝啟讀之初。亦莫敢信。已而青黑雲起。具如基言。始以爲神。遂奉而破賊。取其城。

雲南通志。望夫雲。相傳昔有人素貧困。遇蒼山神。授以異術。忽生肉翅。能飛。一日。至南詔。望其女。入玉局峯。爲夫婦。凡飲食皆能致之。後問女安否。女云。太寒耳。其人聞河東高

僧有七寶袈裟。飛取而還。僧覺。以法力制之。遂溺水中。女望不至。憂鬱以死。其精氣化爲雲。倏起倏落。若探望之狀。此雲一出。河河中卽有雲應之。颶風旋起。舟遇卽覆。人戒停泊。俗又呼爲無渡雲。

霧

雲笈七籤。元女傳。黃帝戰蚩尤於涿鹿。帝師不勝。蚩尤作大霧。三日。內外皆迷。風后法斗機。作大車。以杓指南。以正四方。帝用憂憤。齋於太山之下。王母遣使披元狐之裘。以符授帝。曰。精思告天。必有太上之應。居數日。大霧冥冥。晝晦。元女降焉。

黃帝元女戰法。黃帝與蚩尤九戰。九不勝。黃帝歸於太山。三日三夜。霧冥。有一婦人。人首鳥形。黃帝稽首再拜。伏不敢起。婦人曰。吾元女也。子欲何問。黃帝曰。小子欲萬戰萬勝。遂得戰法焉。

漢書匈奴傳。漢高祖至平城。匈奴圍上七日。天大霧。漢使人還往。匈奴不覺。後得免平城之難。

雲笈七籤。張微子者。漢昭帝大匠張慶之女。不知何郡人也。微子少好道。因得尸解去。在太元司命華陽含真臺。師東華玉妃。受服霧氣之道。云霧是山澤水火之華。金石盈氣。久

服之能散形入空。與雲霧合體。微子修之得其仙道也。

後漢書張楷傳。楷舉賢良方正。不就。性好道術。能作五里霧。時關西人裴優亦能爲三里霧。自以不如楷。從學之。楷避不肯見。桓帝卽位。優遂行霧作賊。事覺被考。引楷言從學術。楷坐繫廷尉詔獄。積二年。恆諷誦經籍。作尙書注。後以事無驗。見原還家。

安成記。縣人有謝廩者。行田歸路中。忽遇雲霧。霧中有人乘龜而行。廩知神人也。拜請求隨去。父曰。汝無仙骨。不得去也。

博物志。王爾、張衡、馬均。昔冒重霧行。一人無恙。一人病。一人死。問其故。無恙人曰。我飲酒。病者食。死者空腹。

物類相感志。張魯有女。曾浣衣於山下。白霧蒙其身。遂妊。恥之。自裁。臨死。謂婢曰。死後破吾腹。依言。破得龍子一雙。遂入漢水。殞於山。其龍子後遊墓前。有溪跡之感應。

十六國春秋前趙錄。愍帝卽位。建元元年正月。黑霧四塞。人如黑。五日而止。

宋書元嘉起居注。盱眙民王彭先。丁母艱。居喪至孝。元嘉之始。父又喪。亡。彭兄弟二人。土工未就。鄉人助彭作輒。輒事須水濟。值天旱。穿井盡力。不得水。彭號窮無計。一日天霧。霧消之後。於輒竈前。自然水生。

陳書高祖本紀。永定元年冬十月乙亥。高祖卽皇帝位於南郊。柴燎告天。先是霧霧晝晦。冥。至於是日。景氣清晏。識者知有天道焉。

唐書王義方傳。貶吉安丞。道南海。舟師持酒醑請福。義方酌水誓曰。有如忠獲戾。孝見尤。四維廓氛。千里安流。神之聽之。無作神羞。是時盛夏。濤霧蒸湧。旣祭。天雲開露。人壯其誠。陸游南唐書元宗紀。交泰元年五月。下令去帝號。稱國主。去交泰年號。稱顯德五年。置進奏邸於汴都。凡帝者儀制。皆從貶損。改名景。以避周信祖諱。告於太廟。告廟之日。金陵大霧。通夕不解。

五代史楚世家。馬希聲。字若訥。殷次子也。殷建國。以希聲判內外諸軍事。荆南高季昌。聞殷將高郁。素教殷以計策。而楚以強。患之。常使諜者行間於殷。殷不聽。希聲用事。諜者語希聲曰。季昌聞楚用高郁。大喜。以爲亡馬氏者必郁也。希聲素愚。以爲然。遽奪郁兵職。郁怒曰。吾事君王久矣。亟營西山。將老焉。犬子漸大。能咋人矣。希聲聞之。矯殷令。殺郁。殷老不復省事。莫知郁死。是日。大霧四塞。殷恠之。語左右曰。吾嘗從孫儒。儒每殺不辜。天必大霧。豈馬步獄有冤死乎。明日。吏以狀白。殷拊膺大哭曰。吾荒耄如此。而殺吾勳舊。顧左右曰。吾亦不久於此矣。明年。殷薨。

南墅閒居錄。蘇子瞻嘗言其先祖光祿。云有一書生。晝坐簷下。見大蜂觸網相螫。久之俱墮地。起視之。已化爲小石矣。書生異而收之。因置衣帶中。一日過市。遇鬻買數輩。視書生愕眙。揖曰。願見神珠。笑而辭之。書生戲以帶中石示之。羣賈相顧喜曰。此破霧珠。蠻人至海上採珠寶。常以霧暗爲苦。有此珠。卽霧自開。因以寶貨易之。值數千緡耳。

癸辛雜識。辛卯三月初六日甲辰。黃霧四塞。天雨塵土。人人鼻皆辛酸。几案瓦壠間如篩灰。相去丈餘。不可相覩。日輪如未磨鏡。翳翳無光彩。凡兩日夜。是夜二鼓。望仙橋東。牛羊司前。居民馮家失火。其勢可畏。凡數路分火沿燒。至初七日。勢益盛。而塵霧益甚。昏翳慘淡。雖火光烟氣。皆無所覩。直至午刻方息。南至太廟牆。北至太平坊南街。東至新門。西至舊祕書省前。東南至小堰門吳家府。西南至宗正司吳山上嶽廟皮場星宿閣伍相公廟。東北至通和坊。西北至舊十三灣。開元宮門樓。所燒踰萬家。至今恰一甲子矣。客云。漢成帝建始元年。後周宣帝。陳後主。禎明中。皆有黃霧之變。未及考也。

金史完顏合達傳。禹山之戰。兩軍相拒。北軍散漫而北。金軍懼其乘虛襲京城。乃謀入援。時北兵遣三千騎趨河上。已二十餘日。泌陽。南陽。方城。襄陝。至京諸縣皆破。所有積聚。焚燬無餘。金軍由鄧而東。無所仰給。乃並回入陽翟。既行。北兵卽襲之。且行且戰。北兵傷折。

亦多。恆山一軍爲突騎三千所衝。軍殊死鬪。北騎退走。追奔之際。忽大霧四塞。兩省命收軍。少之霧散。乃前。前一大澗。長闊數里。非此霧。則北兵人馬滿中矣。

元史董搏霄傳。徽州賊中有道士。能作十二里霧。搏霄以兵擊之。已而妖霧開豁。諸伏兵皆起。襲賊兵後。賊大潰亂。斬首數萬級。擒千餘人。獲道士。焚其妖書而斬之。遂平徽州。

虹霓

拾遺記。春皇者。庖羲之別號。所都之國。有華胥之洲。神母遊其上。有青虹繞神母。久而方滅。卽覺有娠。歷十二年而生庖羲。

吳志諸葛恪傳。恪自新城出往東興。有白虹見其舡。還拜蔣陵。白虹復繞其車。及駐車宮門。孫峻伏兵帷中。恪劍履上殿。謝亮還坐。設酒。酒數行。亮還內。峻起如廁。解長衣。著短服。出曰。有詔收恪。恪驚起。拔劍未得。而峻刀交下。武衛之士皆趨上殿。峻曰。所取者恪也。今已死。悉令復刃。

東甌後記。故越王無諸舊宮。上有大杉樹。空中可坐十餘人。越人夏世隆。高尙不仕。當之故宮。因雨霽欲暮。斷虹飲於宮池。漸漸縮小。化爲男子。著黃赤紫之間衣。而入樹。良久不出。世隆怪異。乃命鄰之年少十數人。往視之。見男子爲大赤蛇盤遶。衆懼不敢逼。而少年

遙擲瓦礫。聞樹中有聲極異。如婦人之哭。須臾雲霧不相見。又聞隱隱如遠雷之響。俄有一彩龍與赤鵠飛去。及曉。世隆往觀。見樹中紫蛇皮。及五色蛟皮。欲取以歸。有火生樹中。樹焚蕩盡。吳景帝永安三年七月也。

搜神記。崔文子者。泰山人也。學仙於王子喬。子喬化爲白蜺。而持藥與文子。文子驚怪。引戈擊蜺中之。因墮其藥。俯而視之。王子喬之尸也。置之室中。覆以敝篋。須臾化爲大鳥。開而視之。翻然飛去。

搜神後記。廬陵巴丘人陳濟者。作州吏。其婦秦。獨在家。常有一丈夫。長丈餘。儀容端正。著絳碧袍。采色炫耀。來從之。後常相期於一山澗間。至於寢處。不覺有人道相感接。如是數年。比鄰人觀其所至。輒有虹見。秦至水側。丈夫以金瓶引水共飲。後遂有身。生而如人。多肉。濟假還。秦濯見之。乃納兒著甕中。此丈夫以金瓶與之。令覆兒。云兒小。未可得將去。不須作衣。我自衣之。卽與絳囊以裹之。令可時出與乳。於是風雨暝晦。鄰人見虹下其庭。化爲丈夫。復少時。將兒去。亦風雨暝晦。人見二虹出其家。數年而來省母。後秦適田。見二虹於澗。畏之。須臾見丈夫。云是我。無所畏也。從此乃絕。

異苑。長沙王道憐子義慶。在廣陵臥疾。食次。忽有白虹入室。就飲其粥。義慶擲器於階。遂

作風雨聲。振於庭戶。良久不見。

異苑。太原溫湛婢。見一嫗。向婢流涕。無孔竅。婢駭怖。告湛。湛遂抽刀逐之。化成一物。如紫虹形。宛然長舒。上沒霄漢。

述異記。張駿薨。子重華嗣立。石虎遣將軍王擢攻廣武。重華遣宋輯率衆拒之。濟河次於金城。將決大戰。乃有黑虹下於營中。

窮怪錄。後魏明帝正光二年夏六月。首陽山中。有晚虹。下飲於溪泉。有樵人陽萬於嶺下見之。良久化爲女子。年十六七。異之。問不言。乃告浦津戍將宇文顯。取之以聞。明帝召入宮。幸未央宮視之。見其容貌姝美。問云。我天女也。暫降人間。帝欲逼幸。而色甚難。復令左右擁抱。聲如鐘磬。化爲虹而上天。

南部新書。永貞二年三月。有彩虹入潤州大將軍張子良宅。初入漿甕。飲水盡。復入井飲之。後子良拜金吾。尋歷方鎮。

祥驗集。韋臯鎮蜀。與賓客飲。忽虹霓自空而下。垂首於筵。吸其食飲。且盡。首似驢。霏然若晴霞狀。久而方去。旬餘。就拜中書令。

稽神錄。戊子歲。潤州有氣如虹。五彩奪目。有首如驢。長數十丈。環廳事而立。行三周而滅。

占者曰。廳中將有哭聲。然非州府之咎也。頃之。其國太后殂。發喪於此堂。

鑑戒錄。侯弘實。蒲坂人。年方十三四。嘗寐於簷下。天將大雨。有虹自河飲水。俄貫於弘實之口。其母見。不敢驚焉。良久。虹自天沒於弘實之口。不復出。及覺。母問有夢否。對曰。適夢入河飲水。飽足而歸。母默喜其必貴。後數月。有蜀僧詣門相之。謂其母曰。此霓龍也。但離去鄉井。近江海宦者。方有顯榮。弘實後爲將領。二府二鎮。皆近大江。

唐國史補。南海人言海風四面而至。名曰颶風。颶風將至。則多虹霓。名曰颶母。然三十五年始一見。

灑水燕談錄。皇祐二年。陳珙知邕州。冬至日。珙且坐廳事。僚吏方集。有白虹貫庭。自天屬地。明年五月。龍鬪於城南江中。馳逐往來。久之。水瀑漲。未幾。儂智高陷二廣。前此陶弼以詩貽楊敞。請爲備云。虹頭穿府署。龍角陷城門。

見聞錄。劉公諱綱。字文紀。行野中。值橫石爲虹。馬驚不度。公諦視之。乃狄梁公碑。范文正公所撰者也。卽起覽之。爲建祠焉。

雷電

韓詩外傳。海上有勇士曰菑丘。訴以勇聞於天下。過神淵。飲馬。馬沈。訴去朝服。拔劍而入。

三日三夜。殺三蛟一龍而出。雷公隨而擊之。眇其左目。

列女傳。漢河南李叔卿。爲郡功曹。應孝廉。同輩疾之。宣言曰。叔卿妻寡妹。以故不得應孝廉之目。叔卿遂閉門不出。妹悲憤。乃詣府門自經。叔卿亦自殺。以明無私。既而家人葬之。後霹靂遂擊殺所疾者。以置叔卿之墓。所震之家。收葬其尸。葬畢。又發其冢。

錄異記。唐開元中。漳泉二州分疆界不均。互訟於臺省。制使不能斷。迨數年。辭理紛亂。終莫之決。於是州官焚香告於天地山川。以祈神應。俄而雷雨大至。霹靂一聲。崖壁中裂。所競之地。拓爲一逕。高千尺。深僅五里。因爲官道。壁中有古篆六行。二十四字。皆廣數尺。雖約此爲界。人莫能識。貞元初。流人李協辯之曰。漳泉二州分地太平。永安龍溪。山高氣清。千年不惑。萬古作程。所云永安龍溪者。兩郡界首鄉名也。

酉陽雜俎。貞元年中。宣州忽大雷雨。一物墮地。猪首。手足各兩指。執一赤蛇嚙之。俄頃雲暗而失。時皆圖而傳之。

酉陽雜俎。李鄴在北都。介休縣百姓送解牒。夜至晉祠宇下。夜半有人扣門。云介休王暫借霹靂車。某日至介休收麥。良久。有人應曰。大王傳語。霹靂車正忙。不及借。再三借之。遂見五六人秉燭自廟後出。介休使者亦自門騎而入。數人共持一物。如幢。扛上。環綴旗幡。

授與騎者。曰。可點領。騎者卽數其幡。凡十八葉。每葉有光。如電起。百姓遍告鄰村。令速收麥。將有大雨。村人悉不信。乃自收刈。至其日。百姓率親情。據高阜。候天色。及午。介山上有黑雲氣。如窰烟。斯須蔽天。注雨如綆。風吼雷震。凡損麥千餘頃。數村以百姓爲妖。訟之。工部員外郎張周封親覩其推案。

傳奇。唐元和中。有陳鸞鳳者。海康人也。負義氣。不畏鬼神。鄉黨咸呼爲後來周處。海康昔有雷公廟。邑人虔潔祭祀。禱祝旣淫。妖妄亦作。邑人每歲聞新雷日。記某甲子。一旬復值斯日。百工不敢動作。犯者不信。宿必震死。其應如響。時海康大旱。邑人禱而無應。鸞鳳大怒。曰。我之鄉。乃雷鄉也。爲神不福。況受人奠醑。如斯稼穡旣焦。陂池已涸。牲牢饗盡。焉用廟爲。遂秉炬爇之。其風俗不得以黃魚彘肉相和。食之亦必震死。是日。鸞鳳持竹炭刀。於野田中。以所忌物相和啖之。將有所伺。果怪雲生。惡風起。迅雷急雨震之。鸞鳳乃以刃上揮。果中雷左股而斷。雷墮地。狀類熊猪毛。角肉翼青色。手持短柄剛石斧。流血注然。雲雨盡滅。鸞鳳知雷無神。遂馳赴家。告其血屬。曰。吾斷雷之股矣。請觀之。親愛愕駭。共往視之。果見雷折股而已。又持刀欲斷其頸。齧其肉。爲羣衆共執之。曰。寔是天上靈物。爾爲下界庸人。輒害雷公。必我一鄉受禍。衆捉衣袂。使鸞鳳奮擊不得。逡巡復有雲雷。哀其傷者。和

斷股而去。雖然雲雨自午及酉。澗苗皆立矣。遂被長幼共斥之。不許還舍。於是持刀行二
十里。詣舅家。及夜。又遭霆震。天火焚其室。復持刀立於庭。雷終不能害。旋有人告其舅
兄向來事。又爲逐出。復往僧室。亦爲霆震。焚爇如前。知無容身處。乃夜秉炬入於乳穴。嵌
孔之處。後雷不復能震矣。三暝。然後返舍。自後海康每有旱。邑人卽釀金與鸞鳳。請依前
調二物食之。持刀如前。皆有雲雨滂沱。終不能震。如此二十餘年。俗號鸞鳳雨師。至大和
中。刺史林緒知其事。召至州。詰其端倪。鸞鳳云。少壯之時。心如鐵石。鬼神雷電。視之若無
當者。願殺一身。請蘇萬姓。卽上元焉。能使雷鬼敢聘其凶臆也。遂獻其刀於緒。厚酬其直。
酉陽雜俎。柳公權侍郎。嘗見親故說。元和末。止建州山中。夜半覺門外喧鬧。因潛於牕
櫺中觀之。見數人運斤造雷車。如圖畫者。久之。一嚏氣。忽斗暗。其人兩目遂昏焉。

嘉話錄。唐劉禹錫云。道宣持律第一。忽一日霹靂遠戶外不絕。宣曰。我持律更無所犯。若
有宿業。則不知之。於是褫三衣於戶外。謂有蛟螭憑焉。衣出而聲不已。宣乃視其十指甲。
有一點如油麻者。在右手小指上。疑之。乃出於隔子孔中。一震而失半指。黑點是蛟龍之
藏處也。

龍城錄。台州道士王遠知善易。作易總十五卷。一日雷雨忽至。暝霧中。一老人叱曰。所泄

者書何在。上帝命吾攝六丁雷電追取。旁有六人。已捧書立矣。

嶺表錄異。雷州之西雷公廟。百姓每歲納雷鼓雷車。有以魚彘肉同食者。立爲霆震。皆敬而憚之。每大雷雨後。多於野中得黧石。謂之雷公墨。叩之。鎗然。光瑩如漆。又如霹靂處。或土木中得楔如斧者。謂之霹靂楔。小兒佩帶。皆辟驚邪。孕婦磨服。爲催生藥。必驗。

宣室志。唐東陽郡濱於浙江。有山周數百里。江水曲而環焉。遷滯舟楫。人頗病之。常侍敬旰。太和中。出守其山。一夕。雲物噓晦。暴風雷電。動蕩室廬。江水騰溢。莫不惶惑。迨曉方霽。人往視之。已劈而中分。相遠數百步。引江流直而貫焉。其環曲處。悉填以石。遂無縈繞之患。

會昌解頤錄。唐史無畏。曹州人也。與張從真爲友。無畏止耕隴畝。衣食窘困。從真家富。乃謂曰。弟勤苦田園。日夕區區。奉假千緡貨易。他日。但歸我本。無畏忻然。齋緡江淮。父子射利。不數歲。已富。從真繼遭焚蕪。及罹劫盜。生計一空。遂詣無畏曰。今日之困。不思弟千緡之報。可相濟。二三百乎。聞從真言。輒爲拒扞。報曰。若言有負。但執券來。從真恨怨填臆。乃歸庭中。焚香泣淚。詛之。言辭慷慨。聞者戰慄。午後。東西有片黑雲驟起。須臾。霆雨雷電兼至。霹靂一震。無畏遽變爲牛。朱書腹下云。無心人史無畏。經旬而卒。刺史圖其事而奉奏。

焉。

稽神錄。戊子歲旱。廬陵人龍昌裔。有米數千斛。既而米價稍賤。昌裔乃爲文禱神岡廟。祈更一月不雨。祠訖。還至路。憩亭中。俄有黑雲一朵。自廟後出。頃之。雷雨大至。昌裔震死於亭外。官司檢視之。脫巾於髻中。得書一紙。則禱廟之文也。昌裔有孫壻。應童子舉。鄉人以其事訴之。不獲送考。

稽神錄。庚中歲。番禺村女有老姥。與之餉田。忽雲雨晦冥。及霽。反失其女。姥號哭。乃求訪諸鄰里。相與尋之。不能得。後月餘。復雲雨晝晦。及霽。而庭中陳列筵席。有鹿脯乾魚果實酒醢。甚豐腆。其女盛服至。而姥驚喜。持之。女自言爲雷師所娶。將至一石室中。親族甚衆。婚姻之禮。一同人間。今使歸返。而他日不可再歸矣。姥問雷耶。可見得耶。曰。不可得。留數宿一夕。復風雨晦冥。遂不可見矣。

錄異記。洛京天津橋有儒生。逢二老言語。風骨甚異。潛聽之。云。明日午時。於寺中鬪疾速。一人曰。公欲如何。一人曰。吾一聲。令寺內聽講。驢馬盡結尾。一人曰。吾一聲。令十丈幡竿。盡爲算子。仍十枚爲一積。儒生乃與一二密友於寺候之。至午。果雷雨霹靂一聲。客走出。視驢馬數百匹。盡結尾。一聲。幡竿在廊下爲算子。十枚一積。

南唐陸昭符傳。昭符初名匡符。保大中官常州刺史。一日坐廳事。雷雨暴至。電光如金蛇。遶案。吏卒皆震仆。匡符撫案叱之。雷電頓止。及舉案幃。得鐵索。重數百斤。匡符亦不變志。徐命舉索貯庫中。

九國志。吳柴再用爲廣州。一日大震雷。家人皆伏匿。再用當戶危坐不動。俄見有襦袴四人昇再用。坐敗牀。出庭中。復大震。屋折。有龍出。

南燼錄。章惇徽宗時貶雷州司戶。卒後欽宗北狩至檀州。雷擊民間一男子。背上朱書賊臣章惇。

湖廣通志。紹興初。漢陽軍陽臺市蔡氏女。年七歲。遭雷震死。有文在背。若符篆然。識者讀之曰。唐相李林甫七世娼。今生滅形。凡十二字。襄陽道人黎大方嘗見之。

異聞總錄。宋寧宗時。新塗縣有雷擊物。爲產婦所觸。不能上升。時鄒巫能誦解咒。有神請曰。爲誦解穢咒千遍。當有以報。鄒誦千遍。神授鞭印各一。曰。祈晴順用印。祈雨倒用印。用鞭畫空。雨止畫處。神忽不見。雷升天矣。鄒平生喜食鴨。嘗過其女。留殺鴨爲餐。時女曬菱於庭。天有雨勢。女欲收而後饌。曰。雷雨無損於菱。須臾大雨。鄒望空四向而畫。獨庭無雨。由是遠近之人。招之祈禱。如法用印。無不立應。年九十餘卒。鞭印亦亡。今鄉人祀之於玉。

笥山承天宮前廟中。但號鄒公而已。

輟耕錄。至正庚子二月六日。浙西諸郡。震霆掣電。雪大如掌。頃刻積深尺餘。人甚驚異。後閱李復中青唐雜記云。宋元符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夜。鎮洮大雷。自初更至四鼓。凡一百三十餘雷。雪深二尺。後旬日。西羌叛。以有備無患。出師大捷。又周密癸辛雜識云。庚寅正月二十九日癸酉。余至博陸。大雷雪下如織。而雷不止。天地爲之陡黑。平生所未見。據二說如此。然杭州自去歲十二月被圍。至三月兵退。豈卽青唐之讖與。

杭州府志明洪武己酉。吳山三茅觀。雷擊白蜈蚣。長尺許。廣可一寸。有楷書。秦白起三字。嘉靖十四年六月。雷擊徐氏園中棗木樹。中書右衛王通所五字。餘漣漫不可讀。

四川總志。敘州府范珠。字介庵。成化丙辰進士。浙江道御史。嘉靖初。議大禮。諸臣廷諫。欲刑以錫蛇。珠解衣裸體。自糾錫蛇。諫曰。陛下若納臣言。則天下治。不納臣言。則天下亂。上怒。欲加刑。忽風雨暴至。雷擊錫蛇。獲免。

茅亭客話。世傳乖龍者。苦於行雨。而多方竄匿。藏人身中。或在古木楹柱之內。及樓閣鷗。中。須爲雷神捕之。若在曠野。無處逃避。卽入牛角。或牧童之身。往往爲此物所累。遭雷震死。

物類相感志。蜈蚣能嗅龍腥。深山大柘中。多生此蟲。天將雨。雲穿拂而度。其蟲成羣。爭就木最高處。拏空欲透奮狀。蓋是聞龍腥氣耳。往往霹靂。大柘樹顛倒。蓋龍惡蛆耳。凡大屋有震。或因此。今大樹震倒。必有蛆爲火燒死也。

雨

搜神記。文王以太公爲灌壇令。期年。風不鳴條。文王夢一婦人當道而哭。問其故。曰。我秦山之女。嫁爲西海婦。欲歸。灌壇令當道有德。廢吾行。吾行必有大風疾雨。文王覺。召太公問之。果有疾風暴雨。從太公邑外過。

東觀漢記。百里嵩。字景山。爲徐州刺史。境遭旱。出巡處。甘雨輒澍。東海祝其合鄉等三縣父老訴曰。人等是公百姓。獨不邀降。乃迴赴之。雨隨車而下。

述異記。魏時。河間王子元家。雨中有小兒八九枚墮於庭。長六七寸許。自言家在河東南。爲風所飄。而至於君庭。與之言。甚有所知。如史傳所述。

陝西通志。法慧。關中人。晉建元元年。至襄陽。止羊叔子寺。不受別請。每乞食。輒齎繩牀。自隨。遇雨。以油帔自覆。雨止。唯見繩牀。不知慧所在。訊問未息。慧已在牀後。征西庾穉恭鎮襄陽。收而刑之。臨死。語衆人云。吾死後三日。天當暴雨。至期。果洪注城門。水深一丈。居民

淪沒。多有死者。

晉書苻堅載記。堅率步騎二萬。討姚萇於北地。次於趙氏塢。使護軍楊璧游騎三千斷其奔路。右軍徐成左軍竇衝鎮軍毛盛等屢戰敗之。仍斷其運水之路。馮翊游欽因淮南之敗。聚衆數千。保據頻陽。遣軍運水及粟以饋姚萇。楊璧盡獲之。萇軍渴甚。遣其弟鎮北尹買率勁卒二萬決堰。竇衝率衆敗其軍於鸛雀渠。斬尹買。及首級萬三千。萇衆危懼。人有渴死者。俄而降雨於萇營。營中水三尺。周營百步之外。寸餘而已。於時萇軍大振。堅方食。去案。怒曰。天其無心。何故降澤賊營。

南史虞荔傳。荔弟寄。少聰敏。弱冠舉秀才。對策高第。起家梁宣城王國左常侍。大同中。嘗驟雨。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。梁武觀之。甚有喜色。寄因上瑞雨頌。帝謂寄兄荔曰。此頌典裁清拔。卿之士龍也。將如何擢用。寄聞之。歎曰。美盛德之形容。以申擊壤之情耳。吾豈買名求仕者乎。乃閉門稱疾。唯以書籍自娛。

舊唐書五行志。景龍中。東都霖雨百餘日。閉坊市北門。時駕車者苦甚。汚街中。言曰。宰相不能調陰陽。致茲恆雨。令我汚行。會中書令楊再思過。謂之曰。於理則然。亦卿牛劣耳。唐書顏真卿傳。真卿遷監察御史。使河隴。時五原有冤獄。久不決。天且旱。真卿辨獄而雨。

郡人呼爲御史雨。

劉仲達鴻書致虛閣雜俎云。唐天寶十三年。宮中下紅雨。色若桃花。太真喜甚。命宮人各以椀杓承之。染衣裾。

雲南通志。唐天寶間。崇聖寺僧。募造大士像。未就。夜驟雨。旦起視之。溝澮皆流銅屑。卽用鼓鑄立像。高二十四尺。如吳道子所畫。細腰。跣足。像成。白光彌覆。三日夜。至今春夏之際。時時放光。

雲南通志。昔李某耕田。得一銅佛像。僅徑寸。沉之水中。立雨。炙之。則晴。雖值陰雨。其家常曬麥。世傳銅像爲贊陀所遺。

雲南通志。寧伯妃有廟在劍川。其神傳爲慈善。最靈異。舊稱祠前有池。妃出浴。土人見之。妃曰。勿洩。授爾異術。唯所欲。曰。願得呼風雨。妃授以杖。遂得祈禱之術。能令隔垣不雨。四朝寶訓。大中初。京師嘗淫雨。涉月。將害桑盛。分命禱告。百無一應。宣宗一日在內殿。顧左右執鑪降塔。踐泥焚香。仰觀。若自責者。久之。御眼沾濕。感動左右。旋踵而急雨止。翌日而凝陰開。比秋而大有年。

懶真子。佛果禪師川懃。極善禪。纒纒可聽。嘗云。閻浮提雨清淨水。具諸天相。方時大旱。雨

時忽降。莫知其價。此兜率天上雨摩尼也。方欲收禾霖。雨不止。實害人命。此阿修羅中雨兵仗也。甘雨得時。人皆飽足。此護世城中雨美膳也。但名不同。其實一也。坐客云。經中所言。皆譬喻也。豈有雨寶珠等事乎。僕曰。不然。雨金。雨血。雨土。皆班班載於前史。何況六合外事。其有無不可懸料也。坐客咸以爲然。其上因緣。出華嚴經第十五卷。

真臘風土記。其地半年有雨。半年絕無。自四月至九月。每日下雨。午後方下。淡水洋中水痕。可七八丈。巨樹盡沒。僅留一杪耳。人家濱水而居者。皆移入山後。十月至三月。點雨絕無。洋中僅可通小舟。深不過三五尺。人家又復移下。

元史王庸傳。庸字伯常。雄州歸信人。事母李氏。以孝聞。母有疾。庸夜禱北辰。至叩頭出血。母疾遂愈。及母卒。哀毀幾絕。露處墓前。旦夕悲號。一夕雷雨暴至。鄰人持寢席往。欲蔽之。見庸所坐臥之地。獨不露濕。咸歎異而去。

見聞搜玉。淮安壩上一婦人。以賣奸爲生。計其女將及笄。恐出嫁則失利矣。乃召徽商。先污之。女知母意不良。且不可違也。給之曰。妾當終身侍奉汝。可歸寓一點檢。恐有乘機竊取者。商信之。比出門。卽自刎。商見而驚之。忙奔回。及旦。其母恐壻家之索女也。詐病死。入殮。了無覺之者。天爲淫雨連月。官司百禱不止。理刑曰。凡爲善而不得其死。必有所以致

之者。東海殺孝婦而三年旱。安知今日無類此者也。宜速出令。但爲旌善。不記其他。撫院乃懸榜招之。其母以實報。撫院率諸司往拜其墓。天卽轟然大雷。日出而雨止。卽以上聞。乃封其墓而立嗣焉。

庚溪詩話。舊傳有太守因旱祈雨於龍潭。得小雨而未甚。應作一絕云。祈雨精神尙未通。浮雲開闔有無中。龍潭恐我羞歸去。略灑些些表不空。因寫詩投潭中。繼卽大雨隨足。輟耕錄。往往見蒙古人之禱雨者。非若方士然。至於印令旗劍符圖氣訣之類。一無所用。惟取淨水一盆。浸石子數枚而已。其大者若雞卵。小者不等。然後默持密呪。將石子淘漉玩弄。如此良久。輒有雨。豈其靜定之功已成。特假此以愚人耳。抑果異物耶。石子名曰鮓。乃走獸腹中所產。獨牛馬者最妙。恐亦是牛黃狗寶之屬耳。

光緒丁丑春。曾忠襄公國荃撫山西。時大旱。八月至二月。不雨。前督某懼生變。稱疾引去。忠襄之官。徒步祈雨。逾月不應。麥枯。豆不可種。民餓死者百萬計。忠襄憂甚。三月乙丑。下令城中。官自知縣以上。紳自廩生以上。皆集玉皇閣祈雨。且日衆至。則闔門積薪草火藥於庭。忠襄爲文告天曰。天地生人。使其立極。無人則天地亦虛。今山西之民將盡。而天不赦。誠吏不良。所由致譴。更三日不雨。事無可爲。請皆自焚。以塞殃咎。庶回天怒。甦此殘黎。

祝已。與衆跪薪上。兩日夜不食飲不眠。戊辰旦。初日將出。油雲敷舒。衆方瞻候。見雲際神龍蜿蜒。鱗鬚隱現。灼若電光。龍尾黑雲如帶。方共驚愕。雲漸合。日漸晦。雷隱遠空。須臾大雨滂沱。至己巳乃止。民大懼。焚香鼓吹。迎忠襄歸。

露

拾遺記。高辛氏時。有丹丘之國。獻瑪瑙甕。以盛甘露。帝德所洽。被於殊方。以露充於廚也。瑪瑙甕。至堯時猶存。甘露在其中。盈而不竭。謂之寶露。以班賜羣臣。至舜時。露已漸減。隨帝世之污隆。時淳則露滿。時澆則露竭。及乎三代。滅於陶唐之庭。舜遷寶甕於衡山之上。故衡山之岳。有寶露壇。舜於壇下。起月館。以望夕月。舜南巡至衡山。百辟羣后。皆得露泉之賜。時有雲氣生於露壇。又遷寶甕於零陵之上。舜崩。甕淪於地下。至秦始皇。通汨羅之流。爲小溪。從長沙至零陵。掘地得赤玉甕。可容八斗。以應八方之數。在舜廟之堂前。後人得之。不知年月。至後漢東方朔識之。朔乃作寶甕銘曰。寶雲生於露壇。祥風起於月館。望三壺如盈尺。視八鴻如縈帶。三壺。則海中三山也。一曰方壺。則方丈也。二曰蓬壺。則蓬萊也。三曰瀛壺。則瀛洲也。形如壺器。此三山上。廣中狹下方。皆如工制。猶華山之似削。成八鴻者。八方之名。鴻。大也。登月館以望四海三山。皆如聚米縈帶者矣。

拾遺記。東方朔遊吉雲之地。得神馬一匹。高九尺。帝問朔是何獸也。朔曰。昔西王母乘靈光輦。以適東王公之舍。稅此馬遊於芝田。乃食芝田之草。東王公怒。棄馬於清津天岸。臣至王公壇。因騎馬返。繞日三匝。然入漢關。關猶未掩。臣於馬上睡。不覺而至。帝曰。其名云何。對曰。因疾爲名。步景朔當乘之時。如駑蹇之驢耳。臣有吉雲草十種種於九景山東。二千歲一花。明年應生。臣走請刈之。得以秣馬。馬終不餓也。臣至東極。過吉雲之澤。多生此草。移於九景之山。全不如吉雲之地。帝曰。何謂吉雲。朔曰。其國俗之雲氣。占吉凶。若樂事。則滿室雲起。五色照人。著於草樹。皆成五色。露味甚甘。帝曰。吉雲露可得乎。朔東走。至夕而返。得元露青露。盛青琉璃。各受五合。跪以獻帝。遍賜羣臣。羣臣得嘗者。老者皆少。疾者皆愈。凡五官嘗露。董調。李克益。孟岐。郭瓊。黃安也。

誠齋雜記。吳郡沈豐爲零陵太守。到官一年。甘露降五縣。流被山林。膏草木。時人歌之。梁書。昭明太子傳。高祖大弘佛教。親自講說。太子亦崇信三寶。遍覽衆經。乃於宮內別立慧義殿。專爲法集之所。招引名僧。談論不絕。太子自立三諦。法身義並有新意。普通元年四月。甘露降於慧義殿。咸以爲至德所感焉。

續博物志。勒畢國人。長三寸。有翼。善言語戲笑。因名語國。飲丹露爲漿。丹露者。日初出有

露汁如朱也。

茅亭客話。聖宋戊申歲。帝奉元符。禮行泰嶽。是時雨露之恩。徧加率土。應天下悉賜大醕。其年冬十月。知州樞密直學士任公中正。於衙南樓前。盛張妓樂雜戲。以宴耆老。遵詔旨也。大醕之盛。蜀民雖眉龐齒覲。未曾見之。可謂榮觀爾。歡呼之聲。傾動方隅。皆稱往歲兩陷盜賊。墮於塗炭。豈知今日遇文明主。作太平民。得觀茲盛世耶。是歲冬十二月。甘露降於大聖慈寺。甘露寺。淨衆寺。金繩院。龍興觀。青羊宮。及衙廨內道院。凡八處。竹柏之上。自承天節日至二十日。逐夜連綿不止。葉無大小。悉皆周徧。士庶扶老攜幼。奔馳於路。以盤盃承接。嘗飲之。甘如飴蜜。又里儒證瑞應圖曰。夫甘露之降。王者尊賢尙齒。則竹柏受之。聖人作爲。道之休明。德動乾坤。而感者謂之瑞。其是之謂乎。

甲申雜記。周仲元章作漕淮南。謂余曰。嘗爲衡陽宰。一日。邑云。甘露降。視松竹間光潔如珠。因取一枝。示劉貢父。貢父曰。速棄之。此陰陽之戾氣所成。其名爵錫。飲之。令人致疾。古人蓋有說焉。當求博識之君子。求甘露爵錫之別。注建康實錄。陳末覆舟山。及蔣山。松柏林。冬月常出木醴。後主以爲甘露之瑞。俗呼爲雀餵。

秋澗集。汲郡人元翰林學士王暉。母先亡。葬於沁曲。後十年。其父亦亡。將合窆焉。元堂既

關有二黃雀飛出。已而母柩蓋珠露凝綴。晶明煥爛。駢羅角結。若寶幢瓔珞之狀。且清香襲人。移刻乃晞。觀者莫不異之。

在田錄。張王基本舊治也。生一草。結實如小紅燈。夜則開之。以承露。人取飲之。百病自愈。人呼爲天膏。

談淵。翰林侍講學士杜鎬。博學有識。都城外有墳莊。一日。若有甘露降布林木。子姪輩驚喜。白於鎬。鎬味之。慘然不懌。子姪啟請。鎬曰。此非甘露。乃雀餵。大非佳兆。吾門其衰矣。踰年。鎬薨。有八喪。

山西通志。太原府河曲縣甘露池。在崞山神廟之左。其池常燥。歲旱。民置瓶池中。禱之。瓶上露滴。其味甘。

霜

淮南子。鄒衍事燕惠王。盡忠。左右譖之王。王繫之獄。仰天而哭。夏五月。天爲之下霜。

漢武內傳。仙之上藥。有元霜。絳雪。

地鏡圖。視屋上瓦。獨無霜。其下有寶。

唐書西域傳。詔李靖。侯君集。任城。王道宗。李道彥。李大亮。率兵擊慕容伏允。次且末之西。

伏允走。君集、道宗、行空荒二千里。盛夏降霜。乏水草。士糜冰。馬秣雪。

退朝錄。致政王侍郎子融言。天聖中。歸其鄉里青州。時滕給事涉爲守。盛冬濃霜。屋瓦皆成百花之狀。以紙摹之。其家尙餘數幅。

夢溪筆談。宋次道春明退朝錄言。天聖中。青州盛冬濃霜。屋瓦皆成百花之狀。此事五代時已嘗有之。予亦自兩見如此。慶曆中。京師集禧觀渠中冰紋。皆成花果林木。元豐末。予到秀州。人家屋瓦上冰。亦成花。每瓦一枝。正如畫家所爲折枝。有大花似牡丹芍藥者。細花如海棠萱草輩者。皆有枝葉。無毫髮不具。氣象生動。雖巧筆不能爲之。以紙揭之。無異石刻。

元史世祖本紀。至元七年。夏四月壬午。檀州隕黑霜二夕。

雪

漢書王莽傳。天鳳二年。大雪。關東尤深。甚者一丈。竹枝皆枯。

拾遺記。廣延之國。去燕七萬。在扶桑東。其地寒。盛夏之日。冰厚至丈。常雨青雪。冰霜之色。皆如紺碧。

晉書武帝本紀。太康七年。河陰雨赤雪二頃。是歲扶南等二十一國。馬韓等十一國。遣使

來獻。

北涼錄。酒泉南有銅駝山。言虜犯者有大雪。沮渠蒙遜使工取之。得綿數萬觔。梁邵陵王綸傳。綸將攻竟陵。魏遣楊忠侯。幾通攻破城。執綸。綸不屈。通殺之。投於江岸。經日。色不變。鳥獸莫敢近。時飛雪飄零。屍橫道路。周迴數步。獨不霑灑。舊主帥安陸人郝破敵。斂之於襄陽。葬之日。黃雪零糅。唯冢壙所獨不下雪。楊忠知而悔焉。使以太牢往祭殯焉。百姓憐之。爲立祠廟。

酉陽雜俎。貞元二年。長安大雪。平地深尺餘。雪上有薰黑色。

韓仙傳。叔愈爲考功郎中。知制誥。元和十二年。丁酉。憲宗正旦朝賀。留宰相裴度。妻父林圭。及叔宴之。問曰。今歲豐儉若何。叔失對曰。儉。上曰。何以知之。叔曰。去冬無雪。故知儉。上曰。可禱乎。叔曰。人主至誠。熒惑失度。尙從之。况雪乎。時諷諫耳。不意憲宗出旨。遂的限於叔。三日。精禱致雪。叔大惶措。予喜曰。叔可度矣。時高第百餘。日肆雌黃。老氏之教。言必深惡。予遂出榜擔頭曰。賣風雲雨雪。市夫訝予妄。報叔。叔收予。予已異形。叔不能識。詰之曰。上以年歉。預禱。雪以示豐。汝何人耶。敢言賣乎。予鼓掌胡盧而笑曰。人以爲難。吾身中先天坎離。太極混合。乾坤尙可顛倒。况後天之雨雪乎。叔曰。汝可祈則爲我試。予曰。諾。索酒。

大醉。遂登壇。半日。鬢雲漫野。寒氣侵骨。天光一合。六出立降。深可尺許。裴張諸公。大以爲異。叔謬曰。人君至誠。人臣至專。所爲耳。豈一道士之力耶。衆皆不服其論。予大笑而退。是日。拜刑部侍郎。宴賀。予謁之。始也。善待。既而接待中。微語。勸以急流之說。叔大怒。叱予出。次日。復謁。則已重門鎖鑰。不可入矣。予飛空而入。至中霤而下。衆皆驚。叔曰。何來。予曰。上壽耳。叔曰。何貺。予曰。金蓮耳。遂索火一缶。予投以丹。少頃。蓮花大發。高可三尺。碧盤寶華。靡一不具。中一葉。自然成聯云。雲橫秦嶺家何在。雪擁藍關馬不前。叔視之曰。此何語也。予曰。公遭誅竄。可當驗之。叔大忌之。執予供。予立書供狀。予遂示以原形。百計喻之。終不就。予留詩於壁曰。我欲隨公去。千言固不從。藍關雪深處。來歲更相逢。叔覽之。揮泣而罷。十三年。戊戌。叔進吏部侍郎。時鳳翔寺塔有佛指骨放光。上遣中使迎之。叔面諍之。上不聽。罷朝。次年。骨至上。留禁中。二月。送諸寺。人皆大惑。叔表諫數百言。陳梁武帝故事。上怒。收欲誅之。宰相裴度。崔羣。林圭。爲言。乃貶潮之刺史。叔別家往官。經藍關。秦嶺正值大雪。馬憊於道。從者二人皆遁去。叔獨無依。待死而已。予冒雪見之。叔號呼百狀。悲喜交集。始曰。子先言誠有驗矣。予迷耳。遂成完詩曰。一封朝奏九重天。夕貶潮陽路八千。本爲盛朝除弊政。敢將衰朽惜殘年。雲橫秦嶺家何在。雪擁藍關馬不前。知汝遠來應有意。好收吾

骨瘡江邊。

青瑣高議。柳宗元答韋中立師道書。僕往聞庸蜀之南。恆雨少日。日出則犬吠。余以爲過言。前六七年。僕來南。二年冬。幸大雪踰嶺。被南越中數州。數州之犬。皆蒼黃吠噬。狂走者累日。至無雪乃已。然後始信前所聞者。

述異記。贛州去玉門三千里。地寒多雪。著木石之上。皆融而甘。可以爲菓。

畫幔錄。臨江之上。一處當大山中。西望雪山。日晃如銀。其高無際。出衆山上。居人曰。此雪山。佛居也。有獅子。人常見之。非西域雪山。是蜀所記無憂城東北望隴山。積雪如玉也。

癸辛雜識。西域雪山。有萬古不消之雪。冬夏皆然。中有蟲如蠶。其味甘如蜜。其冷如冰。名曰冰蛆。能治積熱。

江南地暖。上海居海濱。東鄰日出處。氣候尤和。每歲雪時。大小皆以寸計。咸豐辛酉十二月二十七八等日。大雪至三晝夜。深至四五尺。港斷行舟。路絕人跡。老屋茅舍。率多壓倒。時粵寇分股取川南。歇浦以東。皆爲兵窟。爲雪所阻。遂踞巢不出。於是難民乘機逃者數十萬。其被擄者。日服役。夜閉置樓上。時以雪地無聲。可免傷損。皆從窗中跳遁。因而得脫者。又不知凡幾。

光緒甲辰八月。李心衡至金川。見控卡一路積雪不斷。四望皓如玉山。初甚驚訝。後聞陳遊戎大剛言。歷夏日秋陽。照燦漸消。此特至薄時也。若自嚴冬至二三月。密雪層積。高及數丈。壓房屋且不見。乃驚人耳。李曰。駐防汛兵。何以得活耶。疑其言似欺人者。陳曰不然。他日子自知之。後李過懋功。時正月中旬也。初至山巔。一望無垠。輿馬逕度。若不知有城牆卡房也者。夫役等從他途就塘兵烤火。炊茶熟。請小憩。扶掖循路。逕曲折入。如行小巷。坐塘房中。見房前雪高倍於屋。巉削似照牆。蓋汛兵日加鋤掃。開闢一線路。始得安作息。通行旅也。夾路雪牆。天光透澈。如琉璃屏障。門關在望。往來行人不絕。惟輿馬不能過。直須屋上行耳。

青海有雪嶺。雪深盈丈。長里許。陰風如刀割膚。噤不能聲。人少凍且死。人多則冰凌水溜。下山陡絕處。泥滑失足。杳無蹤跡。雪花隨風飄洒。四時不辨陰晴。

京諺。兩木架。達官怕。蓋謂雪積林木。結冰如架也。相傳順治甲申春。曾有此異。明社以屋光緒庚子春亦然。遂兆拳匪之亂。宣統庚戌冬。雪深數尺。都中居人又見此異。辛亥春。卽患鼠疫。而滿洲蒙古雲南。又有強敵進兵。官民惶駭。漢書五行志。長老名木冰爲木介。介者甲。甲兵之象也。諺之木架。實木介之誤也。

雹

東觀漢記。韓稜。字伯師。除爲下邳令。親事未期。吏民愛慕。時鄰縣皆雹。傷稼。稜縣界獨不雹。

後漢書鮮卑傳。桓帝時。鮮卑檀石槐者。其父投鹿侯。初從匈奴軍。三年。其妻在家生子。投鹿侯歸。怪欲殺之。妻言嘗晝行。聞雷震。仰天視。而雹入其口。因吞之。遂妊身十月。而產此子。必有奇異。且宜長視。投鹿侯不聽。遂棄之。妻私語家人。令收養焉。名檀石槐。

魏書崔挺傳。挺除光州刺史。州治舊掖城西北數里有斧山。峰嶺高峻。北臨滄海。南望岱岳。一邦遊觀之地也。挺於頂上欲營觀宇。故老曰。此嶺秋夏之際。常有暴雨迅風。巖石盡落。相傳云是龍道。恐此觀不可久立。挺曰。人神相去。何遠之有。虬龍倏忽。豈唯一路乎。遂營之。數年間。果無風雨之異。挺既代。卽爲風雹所毀。於後作復。尋壞。遂莫能立。衆以爲善化所感。

王崇傳。崇母喪始闋。復丁父憂。哀毀過禮。是年陽夏風雹。所過之處。禽獸暴死。草木摧折。至崇田畔。風雹便止。禾麥十頃。竟無損落。及過崇地。風雹如初。咸稱至行所感。

元中記。東方有柴都焉。在齊國。有山。山有泉水。如井狀。深不測。至春夏時。雹從井中出。常

敗五穀。人常以柴塞之。不塞柴則出焉。故號爲柴都。

太平廣記。元和初。嵩山有五六客。見一大蛇。長數丈。射殺之。時天色已陰。須臾雲霧大合。遠近晦冥。雨雹如瀉。飄風四捲。折木走石。雷雹激怒。山川震蕩。數人皆震死。

劇談錄。乾符六年夏五月。巢寇自廣陵將及襄漢。朝廷以王鐸令公爲南面都統。崔相國豆盧相國同日策拜。宣麻之際。殿庭霧氣四塞。及政事堂立班賀。有雹大如雞卵。時五月二十三日識者以爲鈞軸不祥之兆。明年大寇攻陷京師。二相俱及於難。其天意乎。非人事也。

三水小牘。廣明庚子歲。余在汝墳溫泉之別業。夏四月朔日。雲物暴起於西北隅。瞬息間。濃雲四塞。大風壞屋拔木。雨且雹。雹有如杯椀者。鳥獸盡殪。被於山澤中。至午方霽。觀行潦之內。蝦蟹甚衆。明日。余抵洛城。自長夏門之北。夾道古槐。十拔去五六矣。門之鷗吻亦失。余以爲非吉徵也。至八月。汝州召募軍。李迺光等一千五百人。自鴈門回掠東都南市。焚長夏門而去。入蜀。上天垂戒。豈虛也哉。

稽神錄。國初。楊汀自言天祐初。在彭城。避暑於佛寺。雨雹方甚。忽聞大聲震地。走視門下。乃下一大雹於街中。其高廣與寺樓等。入地可丈餘。頃之。雨止。則炎風赫日。經月。雹乃消盡。

茅亭客話。大中祥符癸丑歲。龐永賢者。寓居廣都縣。夏四月。日將暮。烈風迅雷。發屋拔樹。雨雹繼之。達曉方息。詰朝詢諸行人云。雹自縣東山橫布數十里。西南沿江而下。則更不知其遠邇也。雨雹過處。藩牆屋宇。林木大者。皆爲雹擊雷拔之。牛馬犬豕。皆驚仆地。鳥鵲小禽。中者俱斃。時麥方實。無有子遺。有一村人云。某家是夜。數雹穿屋而落。大如斗。盆甕鍋釜。皆爲擊破。其雹所至之處。樹木屋瓦。十不存二三焉。夫雹者。雨冰也。皆陰陽相脅而成。左傳曰。凡雹。冬之愆陽。夏之伏陰。聖人在上。無雹。雖有不爲災。此蓋下民當豐稔收成。便務奢侈。以至於服玩衣裝車馬屋宇。違越制度。撒棄五穀。曾無愛惜。上天垂誠。以懲之爾。

夢溪筆談。熙寧中。河州雨雹。大者如雞卵。小者如蓮芡。悉如人頭。耳目口鼻皆具。無異鐫刻。次年。王師平河州。蕃戎授首者甚衆。豈克勝之符。豫告耶。

無錫縣志。洪武戊午夏四月。雨雹。橫山居人蕭天祐。在城中。三日後歸。啟其室。見階下有四石子。一白如玉。隱起竹葉紋。一深紅色。一淺紅色。皆如寶石。有芒采。一最小者。鴉青色。王學士達。題其居曰天寶。

西墅雜記。嘉靖戊戌四月八日未刻。吳城風雷暴作。雨冰雹。其大如李。中有一眼。而四圍

皆紋。麥菜大牘其半。西南山一境。其大如斗。塗人不及抵室。有傷其頂。擗其耳而死者。余詰耆老云。自生平以來。未之見也。

煙

列仙傳。寧封子爲黃帝陶正。有人過之。爲掌火。能出五色煙。以教封子。封子積火自燒。隨煙上下。

拾遺記。岱輿山有員淵。孟冬水涸。有黃煙從地出。起數丈。煙色萬變。

拾遺記。海人乘霞舟。以雕囊盛數升龍膏。獻燕昭王。王坐通雲之堂。然龍膏爲燈。火色曜百里。煙色如丹。

拾遺記。員嶠山西有星池。出爛石。常浮於水。色紅質虛。似肺。燒之。香聞數百里。煙氣升天。則成香雲。雲徧則成香雨。

雲笈七籤。青精之宮。有上華之室。室中有自然青氣。號曰返香之煙。逆風聞三千里。

許邁別傳。邁少名暎。有道術。高平閭慶。就暎受業。慶方去。暎爲燒香。皆五色煙出。燄亦自去。莫知所在。

梁書張弘策傳。弘策恆隨高祖遊處。每入室。常覺有雲煙氣。體輒肅然。由此特敬高祖。

梁書高祖丁貴嬪傳。貴嬪諱令光。生於樊城。有神光之異。紫煙滿室。故以光爲名。述異記。漢水西山有九井。井中出五色煙。高數丈。傳云。昔人有縋入。得數斛空青。陳書高祖本紀。永定二年夏四月戊辰。重雲殿東鷓尾。有紫煙屬天。

法苑珠林。陳莊入武當山學道。所居有白煙。香氣聞徹。

宋史趙自然傳。秦州民家子趙抱一。常牧羊田間。一夕有叩門召之者。以杖引行。杖端有氣如煙。其香可悅。俄至山崖絕頂。見數人會飲。音樂交奏。與人間無異。自是不喜熟食。袁宏道越中雜記。玉京去五泄二十餘里。洞門空闊。初時若夏屋。少進。徑微仄。闕復如前。凡三四折。至一孔極小。非匍匐不能入。貼地而行。炬煙大作。眼淚如雨。偶思前輩有說。入洞爲煙薰殺者。心懼。乃退出。

雲南通志。元江府石煙。在他郎卜左村石坳中。通一竅。最深。有煙裊裊。四時不絕。居民以煙所指卜吉凶。

旱災

韓非子十過篇。晉平公使師曠奏清徵。師曠曰。清徵不如清角。平公曰。清角可得聞乎。師曠曰。君德薄不足以聽之。聽之將恐有敗。公曰。寡人老矣。所好者音。願聽之。師曠不得已。

而鼓之一奏。有雲從西方起。再奏之大風至。大雨隨之。裂帷幕。破俎豆。墮廊瓦。坐者散走。平公恐懼。伏於廊室。晉國大旱。赤地三年。平公之身遂癢病。

漢書汝南先賢傳。永平十三年。楚王英謀爲逆事。互相牽引。拘繫者千餘人。三年而獄不決。坐掠幽而死者百餘人。天用災旱。赤地千里。袁安拜楚郡太守。卽控轡而行。旣到。決獄事。人人具錄其辭狀。本非首謀。爲主所引。應時理遣。一旬之中。活千人之命。其時甘雨滂霈。歲大稔。

後漢書費長房傳。東海君來見葛陂君。因淫其夫人。於是長房劾繫之。三年而東海大旱。長房至海上。見其人請雨。乃謂之曰。東海君有罪。吾前繫於葛陂。今方出之。使作雨也。於是雨立注。

周嘉傳。嘉從弟暢爲河南尹。永初二年。夏旱。久禱無應。暢因收葬洛陽傍客死骸骨。凡萬餘人。應時澍雨。

南史梁宗寶傳。安成康王秀。文帝第七子也。秀子推。普通六年。以王子封南浦侯。歷淮南。晉陵。吳郡太守。所臨必赤地大旱。吳人號旱母焉。

獨異志。唐天后朝。處士孫思邈。居於嵩山。修道時大旱。有勅選洛陽德行僧徒數千百人。

於天宮寺講人王經。以祈雨澤。有二人在衆中。鬚眉皓白。講僧曇林遣人謂二老人曰。罷後。可過一院。既至。問其所來。二老人曰。某伊洛二水龍也。聞至言。當得改化。林曰。講經祈雨。二聖知之乎。答曰。安得不知。然雨者。須天符乃能致之。居常何敢自施也。林曰。爲之奈何。二老曰。有修道人以章疏聞天。因而滂沱。某可力爲之。林乃入啟。則天發使嵩陽。召思邈。內殿飛章。其夕。天雨大降。思邈亦不自明。退詣講席。語林曰。吾修心五十年。不爲天知何也。因請問二老。二老答曰。非利濟生人。豈得昇仙。於是思邈歸蜀青城山。撰千金方三十卷。旣成。而白日冲天。

湖廣通志。唐黃明遠。睦州人。居澧州龍潭寺。善誦度人經。每晚有一叟來聽經。畢輒不見。一日。叟跪告曰。吾潢山潺水洞白龍也。有過見責上。帝藉托宅西小池。一年矣。旦夕荷君經功。令得解脫。復歸故洞。明年當大旱。有符篆一道。以酬君德。言已去。次年果旱。遠設壇祀禱。持符篆往洞取水。歸得大雨。是夕夢叟謂曰。今歲天旱。上帝勅閉江河溪洞。吾昨於官坡堰取水。以應君求。毋再瀆也。覺視堰果涸。

雲南通志。唐壽海。姓周氏。唐時南詔三年不雨。南詔王請天竺神僧白湖師禱之。雲佈無雨。師以竿撥雲。雨隨竿注。不能遍及。師曰。汝國必有聖人。盍往求之。或告南天祠有一僧。

時在內禮拜。王與師往詣。乃壽海也。師因請於海。願得雨救民。海曰。昔湯旱七年。以身代犧。六事自責。天乃雨。此人君有道格天之驗。今王殺及無辜。天地閉鬱。不知悔罪。何從得雨。王乃悔懼。誓不虐民。已而果雨。

幸蜀記。王衍時。五月不雨。至九月。林木皆枯。赤地千里。肥遺見。王氏開國記。以肥遺爲畢鬼。唐英按肥遺蛇名。角上有火。見則大旱。非鬼也。

談圃。神宗時旱。一西僧呪水。金明池雲氣蔽水。加黑。僧云。羅叉神災劫重。戰退天神。不令下雨。但可於某日內東門降雨數點而已。果如其言。

元史張養浩傳。養浩進翰林學士。不赴。天曆二年。關中大旱。饑民相食。特拜陝西行臺中丞。既聞命。卽散其家之所有。與鄰里貧乏者。登車就道。遇饑者則賑之。死者則葬之。道經華山。禱雨於嶽祠。泣拜不能起。天忽陰翳。一雨二日。及到官。復禱於社壇。大雨如注。三尺乃止。禾黍自生。秦人大喜。

湖廣通志。劉諒。景泰間監生。授鹽城令。歲旱。禱輒雨。雨不出境。有一村。雨不及。廉其故。得妻殺夫之冤。人尤異之。

明外史張芮傳。芮授鉛山知縣。鉛山俗。婦人夫死輒嫁。有病未死。先受聘。供湯藥者。芮欲

變其俗。令寡婦皆具牒受判。署二木曰羞。願嫁者跪之。曰節。願守者跪之。民傳四妻祝不欲嫁。舅姑給受牒。令跪羞木下。舅判從之。祝投後圃池中死。邑大旱。舅意有冤獄。齋宿神祠。夢婦人泣拜。覺而識其里居姓氏。往詰其狀。及啟土。貌如生。舅哭之慟。曰。殺婦者吾也。爲文以祭天。遂大雨。乃罪其舅姑。改葬焉。

神異經。南方有人。長二三尺。袒身。而目在頂上。行走如風。名曰鬻。所之國大旱。俗曰旱魃。一名格子。善行市朝衆中。遇之者。投著廁中。乃死。旱災消。詩曰。旱魃爲虐。或曰。生捕得。殺之。禍去福來。

可談。世傳婦人有產鬼形者。不能執而殺之。則飛去。夜復歸。就乳。多瘁其母。俗呼爲旱魃。亦分男女。女魃竊其家物以出。男魃竊外物以歸。初虞世和甫名士善醫。公卿爭邀致。而性不可馴狎。往往有忽權貴。每貴人求治病。必重誅求之。至於不可堪。其所得賂。旋以施貧者。最愛黃庭堅。常言黃孝於其親。吾愛重之。每得佳墨精楮奇玩。必歸魯直。語朝士云。初和甫於余。正是一男旱魃。時坐中有厭苦和甫者。率爾對曰。到吾家。便是女旱魃。

寒暑

漢書匈奴傳。漢初定中國。徙韓王信於代。都馬邑。匈奴大攻圍馬邑。韓王信降匈奴。匈奴

得信。因引兵南踰句注。攻太原。至晉陽下。高帝自將兵往擊之。會冬大寒。雨雪。卒之墜指者。十二三。

王莽傳。莽親之南郊。鑄作威斗。威斗者。以五石銅爲之。若北斗。長二尺五寸。欲以厭勝衆兵。既成。令司命負之。莽出在前。入在御旁。鑄斗日大寒。百官人馬有凍死者。

後漢書陳忠傳。季夏大暑。消息不協。寒氣錯時。水涌爲變。天之降異。必有其故。所舉有道之士。可策問國典所務。王事過差。令處煖氣不效之意。庶有讜言。以承天誠。

晉中興書。桓元入建康宮。逆風迅激。旌旗不立。法章儀飾。一皆傾偃。是月酷寒。

魏書趙遐傳。遐出爲滎陽太守。時蕭衍將馬仙琕率衆攻圍胸城。戍主傅文驥嬰城固守。以遐持節。假平東將軍。爲別將。與劉思祖等救之。都督盧昶率大軍繼之。未幾。而文驥力竭。以城降賊。衆軍大崩。昶棄其節。輕騎而走。惟遐獨握節而還。時仲冬寒盛。兵士凍死者。胸山至於郟城。二百里間。僵尸相屬。

綱目疑誤。北齊高緯以六月遊南苑。從官暍死者六十人。見本紀。通鑑書曰。賜死。賜乃暍之訛耳。綱目乃直書曰。殺其從官六十人。而不言其故。其誤甚矣。尹起莘乃爲之說曰。此朱文公書法所寓。且引孟子殺人。以梃與刃。與政之說。固善矣。然則其實通鑑誤之於前。

綱目承之於後耳。緯荒遊無時。不避寒暑。於從官死者尙六十人。則其餘可知矣。據事直書。其罪自見。何必沒其實哉。

册府元龜。後魏南安王禎。爲湘州刺史。五月。至鄴。入治日。暴風大雨。凍死者十數人。禎以旱祈雨於羣神。鄴城有石虎廟。人奉祀之。禎告虎神像云。三日不雨。當加鞭罰。請雨不驗。遂鞭像一百。是月。疽發背。薨。禎孫中山王熙。後爲湘州刺史。以七月入治。其日大風寒。雨凍死者二十餘人。驢馬數十匹。熙聞其祖父前事。心惡之。又有蛆生其庭。後果兵敗而死焉。

酉陽雜俎。天寶初。命王天運將四萬人。兼統諸蕃兵。伐勃律。勃律君長恐懼。請罪。悉出寶玉。願歲貢獻。天運不許。卽屠城。虜三千人。及其珠璣而還。勃律中有術者言。將軍無義不祥。天將大風雪矣。行數百里。忽大風四起。雪花如翼。風激小海。水成冰柱。起而復摧。經半日。小海漲湧。四萬人一時凍死。唯蕃漢各一人得還。具奏。元宗大驚異。卽令中使隨二人驗之。至小海側。冰猶崢嶸如山。隔冰見兵士屍。立者坐者。瑩徹可數。中使將返。冰忽稍釋。衆屍亦不復見。

唐書吐渾傳。契丹與晉相距於河。白承福以其兵從出帝禦虜。是歲大熱。吐渾多疾死。

福建通志。大元庚寅季冬。長樂雨雪數寸。荔枝木皆凍死。遍山連野。彌望盡成枯。至後年春。始於舊根株漸抽芽蘖。又數年。始復繁盛。是三百五十年間。未有此寒也。

莘野纂聞。正德己巳冬十二月。吳中大雪。凍死者塞塗。自胥門河以及震澤。水不流澌。或有事。輒涉冰以行。偶從來者問湖海冰山之狀。或告曰。尙有木介焉。曰。何以言之。瀕海有樹。其水激而飛。集樹皆冰也。是之謂木介。識者以爲兵兆云。

西寧氣候。冬日最冷時。可至攝氏寒暑表零下二十度。夏日極熱時。華氏表不及九十度。常衣夾衣。甚或衣棉衣。青海沿邊一帶。每至夏秋。一晝夜而四氣皆備。晨衣棉。及午而易袷衣。午餘仍衣絮。入夜則可披毳裘。某君至柴達木。適在暑夏涼秋時。氣候忽變。其熱度高於西寧。夏時乾燥異常。日中蒸氣如釜。木葉自萎。貼麵餅於牆。曝而能熟。臨時可取食。隔宿則堅硬如石。牛羊肉不曝自乾。可醃爲熟脯。午後必衣紗葛。沙中熱至不能插足。不就林蔭。易致疾病。牲畜道斃者。一宿卽臭爛。故毒瘴特甚。往往百里無甘泉。必攜革囊木桶盛清水。調麵煑茶。有餘分飲馬匹。然七月卽雪。雪至必裘。晨起卽融。秋日溫度常較海東爲高。土人云。嚴冬始有積雪。極寒時。河水亦積堅冰。至來春方釋。夏多雹。冰塊大如桃。百卉爲之殞。或有黑霜。厚積如氈。則草木皆枯矣。

地理類

地

搜神記。周隱王二年四月。齊地暴長丈餘。高一尺五寸。京房易妖曰。地四時暴長。占春夏多吉。秋冬多凶。歷陽之郡。一夕淪入地中。而爲水澤。今麻湖是也。不知何時。運斗樞曰。邑之淪。陰吞陽下相屠焉。

晉書戴洋傳。祖約表洋爲下邑長。約府內地。忽赤如丹。洋曰。按河圖徵云。地赤如丹。血丸。當有下犯上者。恐十月二十七日。胡馬當來飲淮水。至時。石勒騎大至。攻城大戰。其日西風。兵火俱發。約大懼。會風迴。賊退。時傳言勒遣騎向壽陽。約欲送其家還江東。洋曰。必無此事。尋而傳言果妄。

苻堅載記。自堅之建元十七年四月。長安有水影。遠觀若水。視地則見。人至是則止。堅惡之。上林竹死。洛陽地陷。

南史檀道濟傳。道濟死日。建鄴地震。白毛生。

齊高帝本紀。昇明二年冬。延陵縣季子廟沸井之北。忽聞金石聲。疑其異。鑿深三尺。得沸井。奔涌若浪。其地又響。昂復鑿之。得一井。涌沸亦然。井中得一木簡。長一尺。廣二分。上有

隱起字。曰廬山道人張陵再拜詣闕起居。簡文堅白。字色乃黃。瑞應圖云。浪井不鑿自成。王者清靜。則仙人主之。

梁元帝本紀。江陵先有九十九洲。古老相承云。洲滿百。當出天子。桓元之爲荊州刺史。內懷篡逆之心。乃遣鑿破一州。以應百數。隨而崩散。竟無所成。宋文帝爲宜都王。在藩。一洲自立。俄而文帝篡統。後遇元凶之禍。此洲還沒。太清末。枝江楊之閣浦復生一洲。羣公上疏稱慶。明年而帝卽位。承聖末。其洲與大岸相通。惟九十九云。

述異記。地生毛。京房以爲人勞之應。北齊武成河清中。徐州及長安地生毛。長七尺。時北築長城。內築三臺。人苦勞役之應。

閩景宗本紀。先是太祖克福州。桃林村中。一夕地震。有聲如鳴鼓數百面。比旦視之。禾稻皆倒插上下。厥後奄有全閩之地。至是桃林復有鼓聲。禾稻亦倒懸土下。不數日遇禍。而王氏隨滅。興亡之兆。如一轍焉。

宋史馬默傳。默爲監察御史。裏行。會地震。河東陝西郡。默以爲陰盛。慮爲邊患。宜備之。後數月。西夏果來侵。

睽車志。治平丁未歲。漳州地震。裂長數十丈。闊丈餘。有狗自中出。視其底。皆林木。枝葉蔚

然。

程史。宣和六年春。都東地震。後三月。又震。宮殿門皆動。有聲。既而蘭州地及山之草木悉沒入地。而山下麥苗乃在山上。驛書聞朝廷。徽祖爲之側席。

宋史列女傳。張氏。羅江人女。其母楊氏寡居。一日。親黨有婚會。母女皆往。其典庫雍乙者。從行。既就坐。乙先歸。會罷。楊氏歸。則乙死於庫。莫知殺者。主名提點成都府路刑獄張文饒。疑楊有私。懼爲人知。殺乙以滅口。遂命石泉軍効治。楊言與女同榻。實無他。遂逮其女。考掠無實。吏乃掘地爲坑。縛母於其內。旁列熾火。間以水沃之。絕而復蘇者屢。辭終不服。一日。女謂獄吏曰。我不勝苦毒。將死矣。願一見母而絕。吏憐而許之。既見。謂母曰。母以清潔聞。奈何受此污辱。寧死。寧楚。不可自誣。女今死。死將訟冤於天。言終而絕。於是石泉連三日。地大震。有聲如雷。大雨雪。屋瓦皆落。邦人震恐。李志寧疑其獄。夕具冠禱於天。俄假寢。坐廳事。恍有猿墜前。驚寤。呼吏卒索之。不見。志寧自念夢兆。非殺人者袁姓乎。有門卒忽言。張氏饋食之夫。曰袁大。明日袁至。使吏執之。曰。殺人者汝也。袁色動。遽曰。吾憐之久矣。願就死。問之。云。適盜庫金。會雍歸。遂殺之。楊乃得免。時女死才數日也。獄上。郡勝其所居。曰孝感坊。

括異志。當湖。在今縣北五十里。南北十二里。東西六里。古老相傳。地初陷時。有婦人產一物。若蛟蜃狀。濯於水。遂陷一方。

癸辛雜識。至元二十五年。戊子歲。冬十月二十四日。丙子夜。正中地大震。始如暴風。駕海潮之聲。自西南來。雞犬皆鳴。窗戶礫礫有聲。繼而屋瓦皆搖。勢若掀箕。余初聞是聲。大驚。以爲大寇至。懼甚。噤不敢出。息繼而覺。悟榻撼如乘舟迎海潮。始悟爲地震也。遠近皆喧呼。或以爲火。凡兩茶頃。甫定。次日。親朋皆相勞問。互言所聞。至十一月初九庚辰之辰時。又震。余向於庚子歲時。先子留富沙。曾經此變。乃晡時。杭霽則在二鼓後。此理不可曉。元史李忠傳。忠。晉寧人。幼孤。事母至孝。大德七年。地大震。郇保山移。所過居民廬舍。皆摧壓傾圮。將近忠家。分爲二行。五十餘步。復合。忠家獨完。

明外史胡深傳。深字仲淵。處州龍泉人。父玉行。省員外郎。深穎拔。有智略。通經史百家。曉術數。元末兵亂。嘆曰。浙水東地。氣盡白。禍將及矣。

臨晉縣志。嘉靖三十五年六月。黑眚見。時有黑氣如疾風。或自戶牖入。雖密室亦無不至。至則人皆迷昏。或手足而膚被傷。卽出黃水。徧城驚擾。夜間鳴鑼擊鼓。各持兵刃。見人形。或彼此誤傷。亦無真跡。說者謂地震壓死強魂。理或然也。

陝西通志。王命。字子將。同州人。嘉靖乙酉舉人。膽略過人。適秦地大震。同州城郭廬舍蕩然。壓者萬人。橫民倖生者。攘臂大呼。先劫庾糧。以嘗州守。守莫敢誰何。於是郊外劫殺四起。橫屍塞野。人人自危。命時家居。慨然曰。地維絕。人紀亂。在位者不能禁。我。不在其位。坐視之。古人秀才時。以天下爲己任者。非耶。於是集壯士百餘人。申明約束。列隊捕盜。躬提劍躍馬以先之。遂擒械致州守前。守與衆擣殺之。四境帖然。

太平府志。荻港岸未崩之先。居民夜聞有聲雜拉。如車馬叢集者。已而又如官府勾稽公事。檢閱民籍者然。數日岸崩。死者甚衆。崩之夕。有監司宋之屏泊舟其下。夢神促之解纜。遂移舟西岸。不與其難。說者以爲陰德所感。又有一瞽者善卜。寄寓城隍廟。垂數十年。自來不宿於家。一日早起。自占云。我今日二鼓水亭過宮。因具三物。回家讓之。至二更岸崩。瞽者與焉。

山

物類相感志。漢武帝時。未央宮殿前鐘無故自鳴。三日三夜。君問東方朔。朔曰。銅者土之子。以類言之。母感而相應。山恐有崩者。故鐘先鳴。二日南郡太守上言山崩。帝大笑之。搜神記。夏桀之時。厲山亡。秦始皇之時。三山亡。周顯王三十二年。宋大丘社亡。漢昭帝之

末。陳留昌邑社亡。京房易傳曰。山默然自移。天下兵亂。社稷亡也。故會稽山陰琅邪中有怪山。世傳本瑯邪東武海中山也。時天夜。風雨晦冥。旦而見武山在焉。百姓怪之。因名曰怪山。時東武縣山亦一夕自亡去。識其形者。乃知其移來。今怪山下見有東武里。蓋記山所自來。以爲名也。又交州脆州山。移至青州。凡山徙。皆不極之異也。此二事。未詳其世。尙書金縢曰。山徙者。人君不用道。士賢者不興。或祿去公室。賞罰不由君。私門成羣。不救。當爲易世變號。說曰。善言天者必質於人。善言人者必本於天。故天有四時。日月相推。寒暑迭代。其轉運也。和而爲雨。怒而爲風。散而爲露。亂而爲霧。凝而爲霜。雪立而爲蜺。蜺。此天之常數也。人有四肢五臟。一覺一寐。呼吸吐納。精氣往來。流而爲榮。衛彰而爲氣。色發而爲聲音。此亦人之常數也。若四時失運。寒暑乖違。則五緯盈縮。星辰錯行。日月薄蝕。彗孛流飛。此天地之危診也。寒暑不時。此天地之蒸否也。石立土踊。此天地之瘤贅也。山崩地陷。此天地之癰疽也。衝風暴雨。此天地之奔氣也。雨澤不降。川瀆涸竭。此天地之焦枯也。後漢書五行志。獻帝建安七八年。長沙醴陵縣有大山。常大鳴如牛。呶聲。積數年後。豫章賊攻沒醴陵縣。殺略吏民。

晉書五行志。惠帝元康四年。蜀郡山崩。殺人。五月壬子。壽春山崩。洪水出。城壞。地陷。方三

十丈。殺人。六月。壽春大雷。山崩地坼。人家陷死。上庸郡亦如之。八月。居庸地裂。廣三十六丈。長八十四丈。水出。大饑。上庸四處山崩。地墜。廣三十丈。長百三十丈。水出。殺人。皆賈后亂朝之應也。

前趙錄。劉曜光初四年夏五月。終南山崩。長安人劉終。於崩所得白玉。方一尺。有文字。曰。皇亡。皇亡。敗趙昌。井水竭。構五梁。罅西小衰。困囂喪。嗚呼。嗚呼。赤牛奮。鞞其盡乎。時羣臣咸賀。以爲勒滅之徵。曜大悅。齋七日。而後受之於太廟。大赦境內。以終爲奉瑞大夫。中書監。劉均進曰。臣聞國主山川。故山崩川竭。國君爲之不舉。終南京師之鎮。國之所瞻。無故而崩。其凶焉可極言。昔三代之季。其災也如是。今朝臣皆言祥瑞。臣獨言非誠。上忤聖旨。下違衆議。然臣不達大理。竊所未同。何則。玉之於山石也。猶君之於臣下。山崩石壞。象國傾人亂。此其誠悟。蒸蒸欲陛下勤修德化。以禳之耳。曜憮然改容。

北史慕容紹宗傳。紹宗子三藏。隋開皇元年。授吳州刺史。後遷廓州。十三年。州界連雲山響。稱萬歲者三。詔頒郡國。仍遣使醮山所。其日景雲浮於上。雉兔馴壇側。使還以聞。上大悅。改封河內縣男。

舊唐書五行志。則天時。新豐縣東南露臺鄉。因大風雨。雹震。有山踊出。高二百尺。有池。周

三頃。池中有龍鳳之形。禾麥之異。則天以爲休徵。名爲慶山。荊州人龔文俊詣闕上書曰。臣聞天氣不和而寒暑隔。人氣不和而贅疣生。地氣不和而堆阜出。今陛下以女主居陽位。反易剛柔。故地氣隔塞。山變爲災。陛下以爲慶山。臣以爲非慶也。

舊唐書五行志。武后永昌中。華州敷水店西南坡。白晝飛四五里。直抵赤水。其坡上樹木禾黍。宛然無損。

舊唐書五行志。元宗乾元二年六月。虢州閿鄉縣界黃河內女媧墓。天寶十三載。因天雨晦冥。失其所在。至今年六月一日夜。河濱人家聞風雨聲。曉見其墓踊出。上有雙柳樹。下有二巨石。二柳各長丈餘。郡守圖畫以聞。今號風陵堆。按文獻通考占曰。塚墓自移天下破。

三水小牘。汝州魯山縣西六十里小山間。有祠曰女靈。觀其像。獨一女子焉。低鬟頰蛾。艷冶而有怨慕之色。祠堂後平地。怪石圍數畝。上擢三峰。皆十餘丈。森然肖泰華也。詢之老人云。大中初。斯地忽暴風驟雨。襄丘陵。震屋瓦。一夕而止。遂有茲山。其神見形於樵蘇者。曰。吾商於之女也。帝命有此百里之境。可告鄉里。爲吾立祠於山前。山亦吾所持來者。無曠時祭。當福汝。鄉人遂建祠。官書祀典。

夢溪筆談。登州巨嶠山。下臨大海。其山有時震動。山之大小。皆頽入海中。如此。已五十餘年。土人皆以爲常。莫知所謂。

冊府元龜。周世宗顯德五年十二月丁丑朔。朗州上言醴陵縣玉仙觀山門中。舊有田二萬餘頃。久爲山石閉塞。昨於七月十七日夜。有暴雷霹開。其路復通。詔褒之。

宋書五行志。太宗雍熙三年。階州福津縣常峽山圯。壅白江水逆流。高十丈許。壞民田數百里。

宋書五行志。神宗熙寧五年九月丙寅。華州少華山前阜頭峰。越八盤嶺及谷摧。陷於石子坡。東西五里。南北十里。潰散墳裂。踴起堆阜。各高數丈。長若堤。崩至。陷居民六七社。凡數百戶。林木廬舍亦無存者。並山之民。言數年以來。峰上常有雲。每遇風雨。卽隱隱有聲。是夜初昏。略無風雨。山上忽霧起。有聲漸大地。遂震動。不及食頃。而山摧。又按聞見後錄。熙寧中。少華山崩。壓七村之人。不可勝計。先是穴居虎豹之屬。盡避去。人獨不知。遂罹禍。山以夜崩。聲震百里外。州距山才二十里。初不聞。其異如此。

老學庵筆記。熙寧癸丑。華山阜頭峰崩。峰下一嶺一谷。居民甚衆。皆晏然不聞。乃越四十里外平川。土石雜下。如簸揚。七社民家。壓死者幾萬人。壞田七八千頃。固可異矣。紹興間。

嚴州大水。壽昌縣有一小山。高八九丈。隨水漂至五里外。而兩旁草木廬舍。比水退。皆不壞。則此山殆空行過也。

續夷堅志。宣和末。華山石子岡地震之後。東西易位。摧壓十八村。土人謂神物所移。爲立移山祠。蘭泉張吉甫賦弔之。明昌四年秋。渭南之間。一日晨起。居人忽聞數千人呼聲。望之。有雲如大幃幕。蔽空而過。少頃開霽。並山南原已移爲北原矣。孫通祥爲文記之。近天興癸巳。麥秋。恆山公治軍鄧之五朶山。置倉聖朶。若以受軍租。臨大屋。已置二萬餘斛矣。有日。寅卯間。人見西北有黑雲。低空而過。聲勢甚惡。迤漸墮澗上。倉屋隨亦崩潰。雲起而雨。雨後人奔視之。元是大石片。方廣數畝。自天而下。橫兩澗之間。麥倉崩。乃無一麥可尋。又一異也。

江南通志。明英宗正統十四年。太湖中大貢小貢二山。鬪開合數次。共沈於水。起復鬪。踰時乃止。又湖口縣鐘山裂。

續文獻通考。明憲宗成化八年七月。陝西隴州大雘。州北有山。吼三日。裂成溝。長半里。福建通志。明世宗嘉靖九年四月。長樂大常山鳴。漳浦四都有海嶼。三峰並列。其日忽沒於海。不見。頃之。三山並爲一峰。屹立騰空。有樓臺巍煥之狀。變態不常。浮沈不一。如是者

凡三日。識者以爲蜃氣見云。

福建通志。明神宗萬曆三十年閏二月二十日。大金筆架山。突出一山。自巳至未。形體變幻不一。觀者圖之。

明狀元事略。茅瓚嘗讀書寶覺寺。借山巔舊屋居之。始至之夜。雷雨大作。崖崩數十丈。獨所居儼然無恙。

石

漢書五行志。始皇三十六年。鄭客從關東來。至華陰。望見素車白馬。從華山上下。知其非人。道住。止而待之。遂至。持璧與客曰。爲我遺鎬池君。因言今年祖龍死。忽不見。鄭客奉璧。卽始皇二十八年過江所泄璧也。與周子鼂同應。是歲石隕於東郡。民或刻其石曰。始皇死而地分。此皆白祥。炘陽暴虐。號令不從。孤陽獨治。羣陰不附之所致也。一曰石陰類也。陰持高節。臣將危君。趙高李斯之象也。始皇不畏戒自省。反夷滅其旁民。而燔燒其石。是歲始皇死。後三年而秦滅。

漢書五行志。昭帝元鳳三年正月。泰山萊蕪山南。匈匈有數千人聲。民視之。有大石自立。高丈五尺。大四十八圍。入地深八尺。三石爲足。石立處。有白鳥數千集其旁。

物類相感志。冀南有石鼓。長二丈。廣厚略等。漢成帝時。有聲如雷。聞平襄二百四十里內。時野雉皆鳴。民俗曰。鳴則有兵。是歲廣漢鄭躬作亂。

隋書五行志。周武帝建德元年。濮陽郡有石象。郡官令載回府。將刮取金。在道。自躍投地。如此者再。乃以大繩縛著車壁。又絕繩而下。時帝既滅齊。又事淮南。征伐不息。百姓疲敝。失衆心之應也。

創業起居注。太原獲青石。龜形。文有丹書四字。曰李治萬世齊。王遣使獻之。翠石丹文。天然映徹。上方下銳。宛若龜形。神工器物。見者皆驚奇異。帝初不之信。乃令水清磨以驗之。所司浸經宿。久磨其字。愈更鮮明。於是內外畢賀。帝曰。上天明命。賜以萬吉。恭承休祉。須安萬方。孤以寡德。寧堪預此。既爲人下。不容以之頒告。宜以少牢祝石龜。而爵送龜人。用彰休慶。

十國春秋吳高祖世家。天祐八年。洪州實石於越王山下。昭仙觀前。長七八尺。圍三丈餘。節度使劉威命昇入觀中。七日內漸縮小。如數尺狀。已又長尺許。後只七寸。識者以爲活石。

陸游南唐書劉仁贍傳。保大中。淮上石偶人言。元宗聞而惡之。斷其首。

太平清話。紹興元年。石工采石於馬鞍山。山摧。工壓焉。越三年六月。他工采石。聞其聲。相呼。應答如平生。報其家。鑿出之。見其妻。喜曰。久閉。乍風。飢如裂。俄頃。遂不語。化爲石。貌如平生。

宋書五行志。孝宗乾道二年三月丙午夜。福清縣石竹山大石自移。聲如雷。石方可九丈。所過成溪。才四尺。而山之木石如故。

閒窗括異志。陳山龍王廟。後有觀音殿。曩年。忽有兩石從半山鬪墜而下。一從殿後壁滾入觀音座下。一墜殿之西屋。瓦無所損。不知從何而入殿中也。今二石尙存。亦可異。留題者甚多。余乙卯歲到祠下。嘗賦詩於壁。以記其事。

異林。弘治戊午。温州泰順縣左。忽有一物。橫飛曳空。狀如箕。尾如帚。色雜粉紫。長數丈餘。無首。吼若沉雷。從東北去。修武縣東岳祠北。忽有黑氣。聲如雷。隱隱墮地。村民李雲往視之。得溫黑石一枚。良久乃冷。

雲南通志。明武宗正德五年。金齒城西。石上開花。

鶴慶府志。明神宗萬曆四十六年秋。玉屏山石竅內光澈如火。是年發科九人。今呼爲文星石。

庚己編。予家楓橋別業。港運河中有青石一方。長可四五尺。蓋塚墓間物。歲久爲怪。每至秋間。能自出行於河。出必有覆舟之患。一歲有木商泊筏於港口。自其下過。木爲撐起尺餘。商大驚。而外報覆麥舟少時。復自外入。木起如前。今猶在水中。時爲變怪。

金臺紀聞。鄆縣河灘上有亂石。隨手碎之。中有石魚。長可二三寸。天然鱗鬣。或雙或隻不等。云藏衣笥中。能辟蠹魚。又平陽府候馬驛滄河兩岸。仄土上。皆婦人手跡。或掌或拳。儼然若印。削去之。其中復然。又大同山中。有人骨在山之腰。上下五六十丈。皆石耳。惟中間一帶。可四五尺。皆髑髏脛節。齟齬然。關中之山。數處亦爾。余聞之陝西舉人張守。後以訪之士大夫。云果然。造化變幻。何所不有也。

飛浮石在黃河中。卽史所載之飛服山也。出沒不時。峯巒下垂。上平如几。山可三四里許。近河好事者。或棹舟敲取其石。爲玩品。竅皆空。能吸水倒升。順治丁酉。出浮河面。不久而沒。

烏什萬山中有白石峯。皎然玉立。如淡妝美人。翹首有所盼。問之土人。曰。此秧哥塔什也。回語婦人曰。秧哥石曰塔什。相傳乾隆間。兆文毅公惠平西域時。有某部酋子。被俘入關。其妻思之。日佇立山頭。以望其返。後遂化爲石也。

凡石中有水者。俗謂之空青。乾隆時。伍拉納曾藏水晶空青。中有魚形。俗傳空青爲山膽。山谷有之。然考本草。空青生益州山中。弘農豫章間有之。他山則愈少矣。有白青綠青諸名。目能化銅鉛爲赤金。治日之聖藥也。腹中漿澗埋土中七日。汁液重生者真。或又謂空青多爲蛟龍所攪。以致人世罕覩。則齊東野人之語也。袁子才曾於貴人家見一石卵。內外瑩澈如水晶。中有漿汁。隱隱流動。下蹲一白兔。躍躍欲飛。云是空青。此又別一種類矣。臨桂陳繼昌。初字哲臣。嘉慶癸酉以第一人舉於鄉。名守齋。古文迨庚辰春。以夢更名繼昌。字蓮史。是科捷會狀。蓋三試皆元也。邑故因山爲城。東北曰伏波門。有山曰伏波。山下有洞。瀕江曰還珠。明正德丁卯。雲南按察司副使包裕有石刻詩云。巖中石合狀元徵。此語分明自昔聞。巢鳳山鍾王世則。飛鸞峰毓趙觀文。應知奎聚開昌運。會見臚傳現慶雲。天子聖神賢哲出。廟廊繼步策華勛。後注云。伏波巖。即還珠洞有石如柱。向離石二尺許。識云。巖石連出狀元。陳大魁之歲。石果將連。蓋滴乳積漸黏屬也。陳名與字之四字。見於包詩後四句者凡三。亦奇。其初應童子試。縣府院試亦皆第一。時謂之大小三元。趙爾豐嗜石成癖。收藏極富。督師川邊時。曾於察木多附近淺渚中獲一石。溫潤縝密。迥異恆品。色深綠。白紋密布其上。屈曲遒勁。有折服屈鐵之勢。攜歸置案頭水盂中。紋益顯。

諦視。則縱橫顛倒。悉成文字。且篆籀行草真楷。以及滿文番書。無體不備。趙大喜欲狂。因與幕僚研究之。得真草篆籀各體一百八十九字。滿文五字。番體書即梵文八字。鳥篆二獸篆。共二百五字。後有人物十餘。眉目畢具。栩栩欲活。尤奇者。初視識一字。略一轉側。卽變化不測。或易體爲二三字。或五六字。甚有一字變至十餘字者。且點畫完整。可一望而知爲某某字。至筆力之蒼古樸厚。姿勢之跌宕秀逸。猶其餘事。寶之。因著靈石記。以誌其事。並倩名手繪圖。遍徵題詠。

江寧雨花臺所產小石。五色斑斕。光緒時。將備學堂學生余某。一日。雨後登臺。得一石。徑寸餘。白質瑩潔。如水晶。中有人影。作軍士荷槍狀。口鼻眉睫。及冠上徽章。皆可辨。余故貧。付之質庫。得四十金。已出非望。竟不贖也。又某校教員有江某者。曾得一石。上有紅日一輪。下爲兩雞相對。羽色畢具。冠距嶄然。質晶瑩。映日益顯。乃以八金購得之。

南雁宕有動靜石二座。大如七架梁之屋。一動一靜。上下相壓。遊者臥石上。以足撐之。雖七八齡之童。能使離開尺許。轟然有聲。偷用手推。雖強有力者十餘人。不能動其毫末。廈門南普陀寺後有一巨石。其下貼地空一寸許。以繩或長竹枝就地掠過。中無所礙。然竭人力不能移動也。

水災

後漢書任文公傳。文公爲治中從事。時大旱。白刺史曰。五月一日當有大水。其變已至。不可防救。宜令吏人豫爲其備。刺史不聽。文公獨儲大船。百姓或聞。頗有爲防者。到其日。旱烈。文公急命促載。使白刺史。刺史笑之。日將中。天北雲起。須臾大雨。至晡時。澍水涌起。十餘丈。突壞廬舍。所害數千人。文公遂以占術馳名。

悅生隨抄。東坡言郭子儀鎮河中。日。河甚爲患。子儀禱河伯曰。水患止。當以女奉妻。已而河復故道。其女一日無疾而卒。子儀以其骨塑之於廟。至今祀之。惜乎此事不見於史也。尙書故實。牛相公僧儒鎮襄州。日。以久旱。祈禱無應。有處士。不記名姓。衆云。象龍者。公請致雨。處士曰。江漢間無龍。獨一湫泊中有之。黑龍也。強驅逐。必慮爲災。難制。公固命之。果有大雨。漢水泛漲。漂溺萬戶。處士懼罪。亦亡去。十年前。有人他處見猶在。

茅亭客話。開寶五年壬申。秋八月。初。成。都。大。雨。岷山暴漲。永康軍大堰將壞。水入府江。知軍薛舍人文寶與百姓憂惶。但見驚波怒濤。聲如雷吼。中流有一巨材。隨駭浪而下。近而觀之。乃一大蛇耳。舉頭橫身。截於堰上。至其夜。聞堰上呼噪之聲。列炬縱橫。雖大風暴雨。其影不滅。平日。廣濟王李公祠內。旗幟皆濡濕。堰上唯見一面沙堤。堰水入新津江口。時

嘉眉州漂溺至甚。而府江不溢。初李冰自秦時代張爲蜀守。實有道之士也。蜀困水難。至於舊竈生蛙。人懼墊溺。且久矣。公以道德役使鬼神。擒捕水怪。因是壅止泛浪。鑿山離堆。關沫水於南北。爲二江。灌溉彭漢蜀之三郡。沃田億萬頃。仍作三石人。以誓江水曰。俾後萬祀。水之盈縮。竭不至足。盛不沒肩。又作石犀五。所以厭水物。於是蜀爲陸海。無水潦之虞。萬井富貴。功德不泯。至今賴之。咸云。理水之功。可與禹偕也。不有是績。民其魚乎。每臨江滸。皆立祠宇焉。

宋史張守約傳。守約爲涇原鄜延秦鳳副總管。知涇州。涇水善暴城。每春必增治堤堰。費不貲。適歲饑。罷其役。或曰。如水害何。守約曰。歉歲勞民。甚於河患。吾且徐圖之。河神祠故在南壩。禱而遷諸北。以殺河怒。一夕雷雨。明日河徙而南。其北遂爲沙磧。

聞見錄。政和戊戌夏六月。京師大雨十日。水暴至。諸壁門皆塞以土。汙流漲溢。宮廟危甚。宰執廬於天漢橋上。一餅師家早起。見有蛟螭伏於戶外。每自蔽其面。若羞怖狀。萬人聚觀之。道士林靈素方以左道用事。曰妖也。捶殺之。四郊如江河。不知其從出。識者已知爲兵象矣。林靈素專毀佛。泗州普照王塔廟亦廢。當水暴至。遽下詔加普王六字號。水退復削去。先當制舍人許翰。以詞太褒。得罪。

春渚紀聞。錢塘楊村法輪寺僧淨元。年三十。通經祝髮。卽爲禪比丘。得法之後。歸隱舊廬。人不知異也。政和癸巳。海岸崩毀。浸壞民居。自仁和之白石至鹽官。百有餘里。朝廷遣道士鎮以鐵符。及大築隄防。且建神祠以禳之。毀益不支。至紹興癸丑。師忽謂衆曰。我釋迦文佛。歷劫以來。救護有情。捐棄軀命。初無少靳。而吾何敢愛此微塵幻妄。坐視衆苦而不赴救。卽起禪定。振履經行。視海毀最甚處。至於蜀山。時六月五日也。從而觀者數百人。而海風激濤。噴湧山立。師將褰衣而前。衆爭挽引。且請偈言。以示後來。師笑之曰。萬法在心。底須言句。我不能世俗書。亦姑從汝請耳。卽高舉曰。我捨世間如夢。衆人須我作頌。頌卽語言邊事。了取自家真夢。又曰。世間人心易了。只爲人多不曉。了卽皎在目前。未了千般學道。頌畢。舉手諭衆。躡身沉海。衆視驚呼。至有頓足流涕者。謂卽葬魚腹矣。移時風止。海波如鏡。遙見師端坐海面。如有物拱戴。順流而來。直抵崩岸。爭前挽掖而上。視師衣履不濡也。連視崖側。有數大鯉。昂首久之。沉波而去。卽揚聲謂衆曰。自此海毀無患也。不旬日。大風漲沙。悉還故地。蜀山之民。深德之。卽其地營庵居。留事之。揮塵餘話。紹興甲子歲。衢婺大水。今首台余處。恭未十歲。與里人共處一閣。凡數十輩在焉。閣被漂。幾沉。空中有聲云。余端禮在內。當爲宰相。可令愛護之。少選一物如鼃鼉。其長

十數丈。來負其閣。達於平地。一閣之人。皆得無它。

葦航紀談。紹興庚寅。天台水災。雖城中亦被害及十分之七。水退。而司官各訪舊地。忽主簿廳基衝出一朱棺。正當廳治。其簿朱公。俾令移往山東掩瘞。役夫開掘其地。忽見一碣。上有字云。乾卦吉。坤卦凶。五百年逢朱主簿。移我葬山東。雖不知其爲誰氏。而亦可異。遂移葬之。

癸辛雜識。庚寅五月。連雨四十日。浙西之田。盡沒無遺。農家謂尤甚於丁亥歲。雖景定辛酉。亦所不及也。幸而不沒者。則大風駕湖水而來。田廬頃刻而盡。村落名之曰湖翻。農人皆相與結隊。往淮南趁食。於太湖買舟百十餘。載數千人同往。甫至湖心。大風驟至。悉溺死。又有千餘人。度揚子江濟者。同日亦沈於江。淨慈靈隱。皆停堂。客僧數百。皆渡江還浙東。內四僧。偶別門徒。至中途。忘攜雨具。還取之。至江干。則渡舟解維矣。方悵然自失。舟至中流。亦爲風浪所覆。四僧幸而得免。豈非所謂劫數者耶。

續夷堅志。甲辰乙巳歲。廣寧夏五六月間。大陰晦。雷雨環作。聲不斷。夜望閭山上。白氣直與海接。須臾下雨。終夜不息。平明。水沈村落。死者無限。大土崖高數百尺。皆蕩爲平土。下漫石。石上有白痕。不知何代爲岡崖所覆壓也。顛龍鬪處。留跡數十所。印泥鱗甲爪痕。有

長五六十尺者。有長百餘尺者。意羣龍聚鬪於此。土人遭此大變。

兗州府志。明洪武初。曹州有老嫗。遇異人。指州治前石獅語曰。此獅之目若赤。則水患至矣。汝於其時亟去。可免也。嫗日視其獅。甚數。人怪問之。知其故。陰以朱塗獅目。嫗見其赤。不知其僞也。遂亟走焉。既去數百步。回視之。則州境果爲巨浸矣。

兗州府志。景泰中。徐武功伯有貞治。張秋決河。求發源處。不得。乃投物試之。凡數處。不受。武功曰。水流則不受。物源不在是也。輒又投之一所。物受曰。此水源也。百計塞之。不效。武功夢一高僧授簡曰。至人無欲。乃悟曰。此下殆有龍窟。龍所欲者珠。所畏者鐵也。於是鑄長鐵柱。貫而下焉。水始受塞。蓋鐵能蝕珠。龍愛珠。故去耳。

明外史周定王橚傳。橚裔孫恭枋嗣。崇禎十四年冬。李自成再圍汴。築長圍。城中樵採路絕。十五年九月。河決。城潰。枋從後山登西城樓。率宮妃諸王。露棲雨中。數日。始獲免。士民溺死者數百萬。諸宗皆沒。先是。端王末發祕記。有王室將衰。河決爲害語。王告世子。以爲大戚。及是果驗。

火類

周本紀。武王東觀兵。至於盟津。既渡。有火自上復於下。至於王屋。流爲烏。其色赤。其聲魄

云。

神仙傳。孫博者。河東人也。有清才。能屬文。著詩百篇。誦經數十萬言。晚事學道。治墨子之術。能令草木金石皆爲火光。照耀數十里中。亦能令身成火。口中吐火。指草樹生火。則焦枯。更指之。卽復故。亦能使三軍之衆各成一聚火。有藏人亡奴在軍中者。累日求之不得。博語奴主曰。吾爲卿燒其營舍。奴必走出。卿但當諦伺提取之。於是博以一赤丸擲軍中。須臾。火起。張天。奴果走出。而得之。博乃更以一青丸擲火。火卽滅。所燔屋舍百物。向已焦然者。皆悉復故。博每作火。有所燒。他人雖以水灌之。終不可滅。須博自止之。乃止。行水火中。不沾灼。亦能使千百人從已蹈之。俱不沾灼。

博物志。鬪戰死亡之處。其人馬血。積年化爲燐。燐著地及草木。如露。略不可見。行人或有觸者。著人體。便有光拂拭。便分散無數。愈甚。有細咤聲。如炒豆。唯靜住良久。乃滅。後其人忽忽如失魂。經日乃差。今人梳頭著脫衣時。有隨梳解結有光者。亦有咤聲。

拾遺記。晉太康元年。有羽山之民。獻火浣布萬匹。其國人稱羽山之山。有文石。生火。煙色以隨四時而見。名爲淨火。有不潔之衣。投於火石之上。雖滯污漬。皆如新浣。當虞舜時。其國獻黃布。漢木。獻赤布。梁冀製爲衣。謂之丹衣。

十六國春秋後秦錄。法智。白衣時。獨行大澤中。忽遇猛火四起。走路已絕。便禮誦觀世音。俄而火過。一澤之草。無有遺莖。惟智所容身處不燒。

建康實錄。元帝渡江。有王離妻季氏者。洛陽人。將洛陽舊火南渡。自言受道於祖母王氏。傳此火。并有遺書二十七卷。臨終。使行此火。勿令斷絕。火色甚赤。異於餘火。有靈驗。四方病者。將此火煮藥及灸。諸病皆愈。轉相妖惑。官司禁不能止。及季氏卒。火亦經時而滅。人號其所居爲聖火巷。

南史王懿傳。懿字仲德。苻氏之敗。仲德及兄叡同起義兵。與慕容垂戰敗。度河至滑臺。復爲翟遼所留。使爲將帥。積年。仲德欲南歸。乃棄遼奔太山。遼追騎急。夜行。忽見前有猛炬導之。乘火行百許里。以免。

續文獻通考。唐鄭潛曜母代國長公主寢疾。潛曜刺血爲書。請神。丐以身代。火其書。而神許二字獨不化。翌日立愈。

老學庵筆記。吳中卑薄。廬地二三尺。輒見水。予頃在南鄭。見一軍校。火山軍人也。言火山之南。地尤枯瘠。鋤鑿所及。烈焰應手涌出。故以火山名軍。尤爲異也。

西溪叢話。台州杜瀆監之北。安聖院僧師肇。端午日。晝與僧對坐。忽聞屋瓦有聲。火光一

線下至地。少頃。遂大如車輪。先燎僧之左臂。次及右臂。忽入於背。不見。久之。復爲一線飛去。出屋。則震雷一聲。其僧僅有氣。且舉衣視之。背後袈裟一圓孔如錢。中單圓孔如碗。脊下燒一圓瘡。瘡甚。皆以爲天火。不可治。予以湯火藥塗之。月餘。遂無事。怪異如此。

李濂濟源游記。王屋山在濟源縣西百里。歲庚辰三月己卯。宿上方院。將就枕。道士走報請觀天燈。亟出視之。則見遠火如流星。下上明滅。杳無定跡。時從行者咸相顧駭異。

惠州府志。嘉靖七年夏。長樂塔岡火光見。光數十丈。人以爲火。裘盡一更而止。

嘉禾志。顧亭林庵中有忠烈公祠。近歲。忽地裂數尺。中有風濤聲。以物探之。應手火起。至今尙然。

廣東通志。徐勤者。蘇之常熟人也。爲人巧儉。善造詞牒。僚吏畏之。每風雷暴作。輒揚言曰。我縣丞徐勤也。苟貪則應天之怒。勤旣死。葬有年矣。其子存仁。惑於風水宗。改葬之日。火煜煜從地中起。執事者多燎其鬚髮。其召異也。信有由哉。

火災類

後漢書汝南先賢傳。蔡君仲有至孝之心。母終。棺在堂。西舍失火。將至。君仲伏屍號哭。火越向東家。

後漢書劉昆傳。昆字桓公。建武五年。除江陵令。時縣連年火災。昆輒向火叩頭。多能降雨止風。二十二年。徵代杜林爲光祿勳。詔問反風滅火。行何德政。而致是事。昆對曰。偶然耳。帝歎曰。此乃長者之言也。

拾遺記。糜竺用陶朱計術。日益億萬之利。貨擬王家。有寶庫千間。竺性能賑生。卹死。家內馬屋。仄有古塚。有伏尸。夜聞涕泣聲。竺乃尋其泣聲之處。忽見一婦人。袒背而來。訴云。昔漢末妾爲赤眉所害。叩棺見剝。今袒在地。羞晝見人。垂二百年。今就將軍乞深埋。并弊衣以掩形體。竺許之。卽命爲棺槨。以青布爲衣衫。置於塚中。設祭既畢。歷一年餘。行於路西。忽見前婦人。所著衣皆是青布。語竺曰。君財寶可支一世。合遭火厄。今以青蘆杖一枝。長九尺。報君棺槨衣服之惠。竺挾杖而歸。所住鄰中。常見竺家有青氣如龍蛇之形。或有人謂竺曰。將非怪也。竺乃疑此異。問其家僮。云。時見青蘆杖自出門間。疑其神。不敢言也。竺爲性多忌。信厭術之事。有言中忤。卽加刑戮。故家僮不敢言。竺貨財如山。不可算計。內以方諸盆餅。設大珠如卵。散滿於庭。謂之寶庭。而外人不得窺。數日。忽青衣童子數十人來云。糜竺家當有火厄。萬不遺一。賴君能恤斂枯骨。天道不辜君德。故來禳卻此火。當使財物不盡。自今以後。亦宜防衛。竺乃掘溝渠。周繞其庫。旬日。火從庫內起。燒其珠玉十分之

一。皆是陽燧旱燥。自能燒物。火盛之時。見數十童子來撲火。有青氣如雲。覆於火上。卽滅。童子又云。多聚鸛鳥之類。以禳火災。鸛能巢於水上也。家乃收鷓鴣數千頭。養於池渠中。以厭火。竺歎曰。人生財限。不得盈溢。懼爲身之患害。時三國交鋒。軍用萬倍。乃輸其寶物。車服以助先主。黃金一億斤。錦繡氈罽積如丘壘。駿馬萬疋。及蜀破後。無復所有。飲恨而終。

博異記。元和中。內侍劉希昂。將遇禍。家人上廁。忽聞廁中云。卽來。且從容。家人驚報。希昂自往聽之。又云。卽出來。卽出來。昂曰。何不出來。遂有一小人。可長尺餘。持鎗跨馬而走出。迅疾。趁不可及。出門無所見。未幾而復至。七月十三日中。忽有一白衣女人。獨行至門曰。緣遊看去家遠。暫借後院盤旋可乎。希昂令借之。勒家人領過。姿質甚分明。良久不見出。遂令人覘之。不見。希昂不信。自往觀之。無所見。唯有一火柴頭在廁門前。家屬相謂曰。恐及火災。起覓術士鎮壓之。當鎮壓日。火從廚上發。燒半宅。且盡。冬希昂忤憲宗。罪族誅。稽神錄。丁卯歲。廬州刺史劉威。移鎮江西。旣去任。而郡中大火。虞候申巡火甚急。而往往有持火夜行。捕之不獲。或射之殫。就視之。乃板材腐木敗帚之類。郡人愈恐。數月。除張宗爲廬州刺史。火災乃止。

稽神錄。宣州節度田頴將作亂。一日向暮。有鳥出色如雉。而大尾。有火光如散星之狀。自外飛入。止戟門而不見。翌日。府中大火。曹局皆盡。惟甲兵存焉。頴資以起事於明年。稽神錄。呂師造爲池州刺史。聚斂常嫁女於揚都。資送甚厚。使家人送之。晚泊竹篠江岸上。忽有道士。狀若狂人。來去奔走。躍入舟中。穿舟中過。隨其所經。火即大發。復登後船。火亦隨之。凡所載之舟。皆爲煨燼。一老婢髮尺餘。人與船了無所損。失道士亦不復見。杭州府志。宋嘉泰辛酉之火。烈焰滿城。而吳山一老翁家獨存。翁平日誦經樂施。火起之夕。以老憊不能跬步。遣兒與婦令亟走。兒婦不忍相舍。同處烈焰中。後竟不焚。人謂爲善之報。

祐山雜說。嘉靖癸丑。嘉興宣公橋失火。延燒甚衆。士人黃湛泉偶至郡。舟泊橋下。望見火中一物如猫。火愈熾。其物愈大。少頃。卽成一大紅人。湛泉歸數日。家亦失火。蓋先兆云。康熙甲寅二月。兩廣總督轅門前之旗竿。白晝飛火。忽焚其右。焦灼過半。是年孫延齡叛。竊踞桂林。大軍攻之。屢爲所挫。

咸豐癸丑。粵寇陷江寧。分股擾六合。時大兵甫抵鍾山。壁壘未定。不及往援。溫壯勇公紹原率民團守禦。勢岌岌。寇環城占民居。爲久攻計。城外有火神廟。甚宏敞。曾將踞之。率衆

往昇神像。數十人舉之不動。刀斫不入。穴後壁。以巨木撞之。亦不仆。懼而止。是夕微雨。衆酣臥。陡然火起。凡所踞之屋。悉成灰燼。火光燭天。羣疑官兵所爲。大駭狂奔。自相踐踏。而死者無數。壯勇乘間出師襲之。大有斬獲。寇千餘人。逃去者十僅二三。率皆焦頭爛額。自是膽落。兩年餘不敢犯六合。迨戊午。大營兵潰。寇勢蔓延。壯勇知不可爲。乃縱民使徙。己則以身殉之。城破之日。居民已空。無一羅鋒鏑者。兵退月餘。壁穴宛然。神像高七尺許。微有刀斫痕。泥采少剝。竟不入木。火焚之迹。延及二里餘。有連燬十餘家。獨存一二者者。有十餘家完好獨燬一二者者。復有前存後燬。左存右燬者。

青海柴達木之西部。有地名托拉塔拉林。係西藏新疆安西出入之路。從前林木百餘里。不斷。屢經野燒。千年古樹。火燼數月不滅。後成一片焦土。若借火力以爲開闢者。亦異事也。

光類

風俗通。太尉梁國橋元公祖。爲司徒長史。五月末所。於中門外臥。夜半後。見東壁正白。如開門明。呼問左右。左右莫見。因起自往。手收摸之。壁白如故。還牀。復見之心大悸動。其日予適往候之。語次相告。因爲說鄉人有董彥興者。卽許季山外孫也。其探贖索隱。窮神知

化。雖眚孟京房。無以過也。然天性褊狹。羞於卜術。間來候師王叔茂。請起往迎。須臾。便與俱還。公祖虛禮盛饌。下席行觴。彥興自陳。下土諸生。無他異分。幣重言甘。誠有踧踖。頗能別者。願得從事。公祖辭讓再三。爾乃聽之。曰。府君當有怪白光如門明者。然不爲害也。六月上旬。雞鳴時。南家哭聲。吉也。到秋節。遷北行郡。以金爲名。位至將軍三公。公祖曰。怪異如此。救族不暇。何能致望於所不圖。此相饒耳。到六月九日未明。太尉楊秉暴薨。七月二日。拜鉅鹿太守。鉅邊有金。後爲度遼將軍。歷登三事。今妖見此而應在彼。猶趙鞅夢童子裸歌而吳入郢也。

東觀漢記。李軼等讖言。劉氏當復起。李氏爲輔。遂市兵弩。絳衣。赤幘。歸舊廬。望見廬南。有若火光。以爲人持火。呼之光。遂盛。曠曠上屬天。有頃不見。上異之。

異苑。清河王經。字君備。去官還家。管輅與相見。經曰。近有一怪。大不喜之。欲煩作卦。卦成。輅曰。爻吉。不爲怪也。君夜在堂。戶前有一流光如燕雀者。入君懷中。殷殷有聲。內神不安。解衣彷徨。招呼婦人。覓索餘光。經大笑曰。適如君言。輅曰。吉。遷官之徵也。頃之爲江夏太守。

異苑。晉惠帝永康元年。帝納皇后羊氏。后將入宮。衣中忽有火光。衆咸怪之。自是蕃臣搆

兵。洛陽失御。后爲劉曜所嬖。

晉書張祚傳。祚僭稱帝。改建興四十二年爲和平元年。其夜。天有光如車蓋。聲若雷霆。震動城邑。祚篡立三年而亡。

宋書五行志。明帝泰始二年五月丙午。南瑯琊臨沂黃城山道士盛道度堂屋一柱。自然夜光照室內。此木火失其姓也。或云木腐自光。

北史周武帝本紀。帝魏大統九年。生於同州。有神光照室。創業起居。注大業十三年正月丙子夜。晉陽宮西北。有光夜明。自地屬天。若大燒火。飛燄炎赫。正當城西龍山上。直指西南。極望竟天。

十國春秋吳太子妃李氏傳。年二十四歲。無疾坐亡。有光如剪。長丈餘。自口而出。凡五夕。始滅。至歛。溫輒如生。

遼史高模翰傳。會同元年三月。勅虎官楊覃赴乾寧軍。爲滄州節度使。田武名所圍。模翰與趙延壽聚議往救。俄有光自模翰目中出。縈繞旗矛。燄如流星。久之。模翰喜曰。此天贊之祥。遂進兵。殺獲甚衆。以功加侍中。

默記。王樸仕周。爲樞密使。五代自朱梁以用武得天下。政事皆歸樞密院。至今言二府。當

時宰相但行文書而已。況樸之得君。所以世宗才四年間。取淮南。下三關。所向成功。時緣用兵。樸多宿禁中。一日。謁見世宗。屏人顰蹙。且倉皇歎嗟曰。禍起不久矣。世宗因問之曰。臣觀元象大異。所以不敢不言。世宗云。如何。曰。事在宗社。陛下不能免。而臣亦先當之。今夕請陛下觀之。可以自見。是夜。與世宗微行。自厚載門同出。至野次。止於五丈河旁。中夜後。指謂世宗曰。陛下見隔河如漁燈者否。世宗隨亦見之。一燈熒熒然。迤邐甚近。則漸大。至隔岸。火如車輪矣。其間一小兒。如三數歲。引手相指。既近岸。樸曰。陛下速拜之。既拜。漸遠而沒。樸泣曰。陛下既見。無可復言。後數日。樸於李穀坐上。得疾而死。世宗既伐幽燕。道被病而崩。至明年。而天授我宋矣。火輪小兒。蓋聖朝火德之兆。夫豈偶然。

括異志。蔡元度適餘杭。舟次泗州。僧伽吐光射其舟。萬人仰瞻。士大夫知元度不起矣。至高郵而沒。世言元度乃木叉後身云。

夢溪筆談。廬中甫家吳中。嘗未明而起。牆柱之下。有光熠然。就視之。似水而動。急以油紙扇搨之。其物在扇中。滉漾正如水銀。而光艷爛然。以火燭之。則了無一物。又魏國大主家亦嘗見此物。李團練評嘗言。予與中甫所見無少異。不知何異也。予昔年在海州。曾夜煮鹽鴨卵。其間一卵爛然。通明如玉。熒熒然屋中盡明。置之器中。十餘日。臭腐幾盡。愈明不

已。蘇州錢僧孺家煮一鴨卵亦如是。物有相似者必自是一類。金史太祖本紀。太祖進軍寧江州。次唐括帶斡甲之地。諸軍禳射。介而立。有光如烈火。起於人足及戈矛之上。人以爲兵祥。明日。次扎只水。光見如初。

山西通志。浮山縣西南之任張村。有僊人張果墓。在本村西嶺之半。名柏林坡。卽月山東麓也。丘壟宛然。土人禁樵牧不得入。其後裔見居本村溝南。莊去壟可二里許。云係果家之舊址。故老相傳。其壟恆有異光。多於夜分時見。遇太平則皎若曙星。謂之萬年燈。五代迄明。屢起屢驗。洪永至成弘間。光最盛。自後漸希。土人以年久無徵。遂不復信其事。及萬曆乙卯。忽又復見。不踰紀復。隱識者以爲科甲興起之兆。謂舉人高捷。自陳孜登第後。百餘年至乙卯始發科故也。

天開眼。卽黃道光也。天空所現奇異之光輝。以近黃道。故名。俗謂之天開眼。於日落之後。日出以前。可見之。其形尖錐。或成圓錐。色清淡。近地處微紅。能遮掩小恆星之光。天文學家謂流星之質。散布地球軌道內外。因爲日光所照。成爲繞日之大光線。在南北溫帶之處。多現於春暮秋朝。若在熱帶。則四時皆可見。不足爲異也。康熙辛未四月陰晦之夕。藍田有瞿修齡者。從其主人勘地。至一山。時方二更。豁然天曙。紅光浮嶺。朗照林谷。行三四

里許。仍復昏黑。此卽俗所稱之天閉眼也。

餘杭俞望峴。大令生時。其母夢有魁光繞屋。因名魁。後改名甦。宰長沙。有吏才。一日。指空中曰。有魁光引我。吾逝矣。未幾卒。

氣類

論衡。陳留虞延。字君人。夜生。母見其氣如一匹絹。徑上天。以問人人。曰。吉氣與天通。後仕至司徒。

宋書符瑞志。孫堅之祖名鍾。冢上數有光怪。雲氣五色。上屬天。父老相謂。此非凡氣。孫氏其興矣。

魏志。武宣卞皇后傳。注。魏書曰。后以漢延熹三年十二月己巳。生齊郡白亭。有黃氣滿室。移日。父敬候怪之。以問卜者王旦。曰。此吉祥也。

王隱晉書。武帝咸寧元年。洛陽太祖廟中有青氣。占者云。以爲東莞王後當有天子。後改封瑯琊。江東之應也。

石勒載記。勒上黨武鄉羯人。父周曷朱。勒生時。赤光滿室。有白氣自天屬於中庭。後勒南郊。有白氣自壇屬天。勒大悅。還宮。赦四歲刑。

冊府元龜。隋長孫晟爲上開府儀同三司。鎮大利。安撫新附。高祖仁壽元年。晟表奏曰。臣夜登城樓。望見磧北有赤氣。長百餘里。皆如雨足下垂。彼地謹驗兵書。此名灑血。其下之國。必宜破亡。欲滅匈奴。宜在今日。詔楊素爲軍元帥。晟爲受降使。北伐。二年。軍次坎河。值賊帥思力侯劬等領兵拒戰。與大將軍梁默擊走之。轉戰六十里。賊衆多降。

隋書蕭吉傳。煬帝嗣位。拜太府少卿。嘗行經華陰。見楊素冢。上有白氣屬天。密言於帝。帝問其故。吉曰。其候素家當有兵禍滅門之象。改葬者庶可免乎。帝後從容謂元感曰。公家宜早改葬。元感亦微知其故。以爲吉祥。託以遼東未滅。不遑私門之事。未幾。而元感以反族滅。

冊府元龜。高祖生於長安。是日紫氣充庭。神光照室。太宗文皇帝以隋開皇十八年歲次戊午。生於武功之別館。初。太宗在孕而語。聲達於外。后心異之。將誕育。后不之覺。而太宗已生。時有慶雲見。瀾漫數里。上屬於天。二龍戲於門外水中。經三月。乃冲天而去。見者驚焉。大業十三年。望氣者云。龍門有天子氣。連太原。甚盛。故煬帝置離宮。數游汾陽宮。以厭之。至是。太宗稱述此事。以白高祖。卽舉義師。且曰。太宗所居處。有紫雲當其上。俄變爲五色。狀如飛龍。所居弘義宮中。有一大池。嘗作佳氣。鬱然高數百尺。太宗心獨異之。至九年。

其氣轉盛。上屬於天。六月癸未。克定內難。立爲皇太子。萬機巨細。皆令取決。初。太宗爲秦王。高祖制詩云。聖德合天地。五宿連珠見。和風拂世民。上下同歡宴。帝於宮西造宅。初成。高祖送玉璽至帝所。縉紳先生相謂曰。詩及玉璽。蓋奉國之祥瑞歟。

十國春秋吳越武肅王世家。天寶二年。術者言安吉縣東有王氣。王命鑿其地。忽四鵠飛出。化爲四龍。賜名曰四龍湖。

稽神錄。周太祖爲樞密時。北征如澶淵。旭日。日邊有紫光。當太祖馬首之上。高不及百尺。從官異之。至鄴都。一夕。在亭院齋。忽有黃氣起於前。繚繞而上。遽際於天。太祖於黃氣中。仰見星文。紫微文昌。爛然在目。駭曰。予在室中而見天象。不其異乎。密告知星者。乃拜賀曰。坐見天衢。物不能隔。至貴之祥也。異日。又於署衙中有紫氣起於檐竿龍頭之上。凡二日。觀者異之。及討李守真於河中。守真登陴。瞰陣。氣色不懾。獨言曰。是何妖變。後城中人言。見太祖軍上有紫氣。如樓閣車蓋之狀故也。

聞見前錄。河南節度使李守正叛。周高祖爲樞密使。討之。有麻衣道者謂趙普曰。城下有三天子氣。守正安得久。未幾。城破。先是守正子婦苻彥卿女也。相者謂貴不可言。守正曰。有婦如此。吾可知矣。叛意乃決。城破。舉家自焚。苻氏坐堂上不動。兵入。叱之曰。吾父與郭

公有舊。汝輩不可以無禮見加。或白公命柴世宗納之。後爲皇后。三天子氣者。周高祖。柴世宗。本朝藝祖。同在軍中也。麻衣道者。其異人乎。

潞安府志。正德七年六月。有黑眚。乘夜著人。卽膚拆血出。或出黃水。皆爪痕入。二三分。經月始愈。不受藥餌。日暮。比屋然燈。響爆。鳴金鼓。以震懾之。凡兩月。化爲白氣。蔽日而去。是歲長子旱。禾槁。

山川神類

水經注。石柱橋舊有忖留神像。此神嘗與魯班語。班令其人出。忖留曰。我貌瘠醜。卿善圖物容。我不能出。班於是拱手與言曰。出頭見我。忖留乃出首。班於是以脚畫地。忖留覺之。便還沒水。故置其像於水。唯背以上立水上。後董卓入關。遂焚此橋。魏武帝遂更修之。橋三丈六尺。忖留之像。曹公乘馬見之。驚。又命下之。

搜神記。廬陵歐陽明從賈客道經彭澤湖。每以舟中所有多少投湖中。云以爲禮。積數年後復過。忽見湖中有大道。上多風塵。有數吏乘車馬來候明。云是青洪君使要見。須臾達見。有府舍門。下列吏卒甚嚴。明甚怖。吏曰。無可怖。青洪君感君前後有禮。故要君。必有重遺君者。君勿取。獨求如願耳。明旣見。青洪君乃求如願。使逐明去。如願者。青洪君婢也。明

將歸。所願輒得。數年大富。

搜神記。南州人有遣吏獻犀簪於孫權者。舟過宮亭廟而乞靈焉。神忽下教曰。須汝犀簪。吏惶遽不敢應。俄而犀簪已前列矣。神復下教曰。俟汝至石頭城。遣汝簪。吏不得已遂行。自分失簪且得死罪。比達石頭。忽有大鯉魚。長三尺。躍入舟。剖之得簪。

搜神記。張璞。字公直。不知何許人也。爲吳郡太守。徵還。道由廬山。子女觀於祠堂。婢使指像人以戲曰。以此配汝。其夜璞妻夢廬君致聘曰。鄙男不肖。感垂採擇。用致微意。妻覺怪之。婢言其情。於是妻懼。催璞速發。中流舟不爲行。闔船震恐。乃皆投物於水。船猶不行。或曰。投女。則船爲進。皆曰。神意已可知也。以一女而滅一門。奈何。璞曰。吾不忍見之。乃上飛廬臥。使妻沈女於水。妻因以璞亡兄孤女代之。置席水中。女坐其上。船乃得去。璞見女之在也。怒曰。吾何面目於當世也。乃復投已女。及得渡。遙見二女在下。有吏立於岸側曰。吾廬君主簿也。廬君謝君。知鬼神非匹。又敬君之義。故悉還二女。後問女言。但見好屋吏。卒不覺在水中也。

搜神後記。晉太康中。謝家沙門竺曇遂。年二十餘。白晢端正。流俗沙門常行。經濟溪廟前。過。因入廟中看暮歸。夢一婦人來語云。君當來作我廟中神。不復久。曇遂夢問婦人是誰。

婦人云。我是清溪廟中姑。如此一月許。便病。臨死。謂同學年少曰。我無福。亦無大罪。死乃當作清溪廟神。諸君行便。可過看之。既死後。諸年少道人詣其廟。既至。便靈語相勞問。聲音如昔時。臨去云。久不聞喞聲。思一聞之。其伴慧觀便爲作喞訖。其神猶唱讚。語云。岐路之訣。尙有悽愴。況此之乖。形神分散。窈冥之欺。情何可言。既而歔歔不自勝。諸道人等皆爲流涕。

述異記。陶侃家童千餘人。嘗得胡奴。不喜言。嘗默坐。侃一日出郊。奴執鞭以隨。胡僧見而驚禮云。此海山使者也。侃異之。至夜。失奴所在。

創業起居注。七月甲子。有白衣野父。自云霍太山遣來。詣帝請謁。帝弘達至理。不語神怪。逮乎佛道。亦以致疑。未之深信。門人不敢以聞。此老乃伺帝行營。路左拜見。帝戲謂之曰。神本不測。卿何得見。卿非神類。豈共神言。野老對曰。某事山祠。山中聞語。遣語大唐皇帝云。若往霍邑。宜東南傍山取路。八月初雨止。我當爲帝破之。可爲吾立祠廟也。帝試遣案行。傍山向霍邑。道路雖峻。兵伍行而城中不見。若取大路。去縣十里。城上人卽遙見兵來。帝曰。行逢滯雨。人多疲濕。甲仗非精。何可令人遠見。且欲用權譎。難爲之朽。山神示吾此路。可謂指蹤。雨霽有徵。吾從神也。然此神不欺趙襄子。亦應無負於孤。顧左右笑以爲樂。

博異志。開元中。琅邪王昌齡。自吳抵京國。舟行至馬當山。屬風使。而舟人云。貴賤至此皆合謁廟。祈風水之安。昌齡不能駐。亦先有禱神之備。見舟人言。乃命使齎酒脯紙馬獻於大王。兼有一罈卓履子。上大王夫人。而以一詩令使者至彼而禱之。詩云。青驄一疋崑崙牽。奉上大王不取錢。直爲猛風波裏驟。莫怪昌齡不下船。讀畢而過。當市草履子時。兼市金錯刀子一副。貯在履子內。至禱神時。忘取之。誤并履子將往。使者亦不曉焉。昌齡至前程。偶覓錯刀子。方知誤并將神廟所矣。又行數里。忽有赤鯉魚。長可三尺。躍入昌齡舟中。昌齡笑曰。自來之味。呼侍者烹之。既剖腹。得金錯刀子。宛是誤送廟中者。昌齡嘆息曰。鬼神之情亦昭然。嘗聞葛仙公命魚送書。古詩有剖鯉得素書。今日亦頗同。侍兒小名錄。開元中。有士人從洛陽道。見一女子。容服鮮麗。泣謂曰。己非人。昆明池神之女。嫁劍閣神之子。夫婦不和。無由得白父母。故欲送書一封耳。士人問其處。女曰。池西有斜柳樹。君可叩之。若呼阿青。當有人從水中出。士人入京。便送書池上。果有此樹。叩之。頻喚阿青。俄見幼婢從水中出。得書甚喜。曰。久不得小娘子消息。延士人入。謂曰。君後日可甞至此。如期。果有女子從水中出。手持真珠一箇。笑以授士人云。

甘澤謠。韋騶者。明五音。善長嘯。自稱逸羣公子。舉進士。一不第。輒已。曰。男子四方之志。豈

拘節於風塵哉。游岳陽。太守以親知見辟。數月。謝病去。騶親弟駮。舟行溺於洞庭湖。騶乃水濱慟哭。移舟湖神廟下。欲焚其廟。曰。千金買胡安穩。獲濟。吾弟窮悴。乃罹此殃。焉用爾廟爲。忽於舟中寐。夢神人盛服來謁。謂騶曰。幽冥之途。無枉殺者。明公先君嘗爲城守。方剛讜正。鬼神避之。撤淫祠甚多。不當廢者有一二。神上訴。帝初不許。固請十餘年。乃許與後嗣一人。謝二廢廟之主。然亦須退不能知其道。進無以補於時者。故賢弟當之耳。儻求喪不獲。卽我之過。令水工送屍湖上。騶驚悟。其事遽止。遂命漁舟施釣繯。果獲弟之屍於岸。是夕。又夢神謝曰。鬼神不畏忿怒。而畏果敢。以其誠也。君今爲人果敢如是。吾所以懷畏。昔洞庭張樂是我所司。願以至音。酬君厚惠。所冀觀咸池之節奏。釋浮世之憂煩也。忽覩金石羽籥。鏗鏘振作。騶甚歎異。以爲非據。曲終乃寤。

集異記。裴孝廉珙者。家在洛京。仲夏自鄭西歸。及端午以覲親焉。下駟蹇劣。日勢已晚。方至石橋。於是驅馬徒行。情意甚速。續有乘馬而牽一馬者。步驟極駿。顧珙有仁色。珙因謂曰。子非投夕入都哉。曰然。珙曰。珙有懇誠。將丐餘力於君子。子其聽乎。卽以誠告之。乘馬者曰。但及都門而下。則不違也。珙許約。因顧謂己之二僮曰。爾可緩驅疲乘。投宿於白馬寺。西吾之表兄竇溫之墅。來晨徐歸。因上馬揮鞭而驚。俄頃。至上東門。遂歸其馬。珍重而

別乘馬者馳去極速。珙居水南。日已半規。卽促步而進。及家暝矣。入門。方見其親與珙之弟妹。張燈會食。珙乃前拜。曾莫顧瞻。因俯階高語曰。珙自外至。卽又不聞。珙卽大呼弟妹之名。字。亦無應者。笑言自若。珙心神忿惑。因又極叫。皆亦不知。但見其親顧謂卑小曰。珙在何處。那今日不至耶。遂涕下。而坐者皆泣。珙私怪曰。吾豈爲異物耶。何其幽顯之隔如是哉。因出至通衢徘徊久之。有貴人導從甚盛。遙見珙。卽以鞭指之曰。彼乃生者之魂也。俄有佩橐鞬者出於道左曰。地界啟事。裴珙孝廉命未合終。遇昆明池神七郎子案鷹迴。借馬送歸以爲戲耳。今當領赴本身。貴人微哂曰。小鬼無理。將人命爲戲。明日與尊父書令答之。既至而橐鞬者招珙復出上東門。度門隙中。至寶莊。橐鞬者令其閉目。自後推之。省然而蘇。其二僮皆曰。向者行至石橋。察郎君疾作。語言大異。懼其將甚。因投於此。既至則已絕矣。珙驚歎久之。少頃無恙。及歸。乃以其實陳於家。余於上都自見竇溫。細話其事。續湘山野錄。太平興國五年。祕書丞安德裕知廣濟軍。是歲亢旱。因禱於髡山神祠。方炷香。神自幃中冉冉而出。古服峨冠。拱揖而前立。安以至誠所感。殊不爲懼。遂訴愆亢之災。答曰。某堆阜之神也。竊鄉人之薦。愧無酬答。恨力小地卑。不能興致雲雨。雖云龍司厥職。動息由天。某當爲公至主者之所。密候雨信。必先期奉報。言訖而隱。安是夕夢神曰。雨候

甚邇。只在來早。及期大樹千里告足。翌日。公具牢醴以謝之。魯應龍括異志。李公擇之子夷曠。宣和中爲發運司。屬薄暮。抵江上亭。亭吏云。先有白水太保者在焉。夷曠遣吏謝之。屏內云。太保當避去。已而老少婦人數輩。傳呼太保來。太保者。一十餘歲。牛角童子耳。各乘馬以去。人馬皆異狀。夷曠疑之。遣數健步躡其後。各驚懼而返。云。約十數里外。望大潭。人馬皆下投其中。昔江子我爲予言。後與夷曠同官成都。問之。信然。

奇事記。王常者。洛陽人。負氣尙義。見人不平。必手刃之。見人饑寒。至於解衣推食。略無難色。至德二年。常於終南山遊。遇風雨。宿於山中。夜將半。雨霽雲飛。月朗風恬。常慨然四望。而歎曰。我欲平天下亂。無一人之柄以佐我。無尺土之封以資我。我欲救天下之饑寒。而又衣食亦不自充。天地神祇福善。故不足信。言訖。有一神人自空而下。謂常曰。爾何言此。常按劍沉吟良久。乃對曰。我言者。乃平生之志也。是何神聖。降臨此間。神人曰。我有術。黃金可成。水銀可死。雖不足平禍亂。亦可少濟人之饑寒。爾能受術於我。以救世人饑寒乎。常曰。我聞此術。是神仙之術。空有其名。未之見也。況載籍之內。備叙秦皇漢武好此道。終無成。但爲千載之譏。謂神人曰。秦皇漢武帝王也。帝王處救人之位。自有救人之術。而不

行反求神仙之術則非。爾無救人之位。欲救天下之人。固可行此術。常曰。黃金成水銀。水銀受太陰之氣。固流蕩而不凝定。微遇純陽之氣。合則化金於倏忽也。今若以水銀欲化成黃金。必須在山。卽化不在山。卽不化。但遇純陽之石。氣合卽化也。我有書。君受之。勿疑。常乃再拜。神人於袖中取一卷書授常。常跪受。訖。神人戒之曰。讀此書。盡了黃白之道。異日當付授一人。勿輕授。勿終祕。勿授貴人。勿授道流僧徒。彼皆少有救人之術。勿授不義之輩。彼必不以饑寒爲念。黃金成。濟人之外。勿奢逸。珍重我術。珍重我言。如不然。天奪爾算。常又再拜曰。神人今授我聖術。當終身無忘也。但乞示我是何神聖。使我知大惠之處。神仙曰。我山神也。昔有道人藏此書於我山。今遇爾俠烈之人。是以付爾。言訖而滅。常得此書讀之。遂成其術。爾後多遊天下。以黃金振濟乏絕。

呂少卿祖望。滄洲人。順治進士。康熙乙巳冬病亟。夢天帝召爲東嶽之神。力辭不獲。因訂後期。遂引疾歸里。舟過張家灣。忽沐浴更衣。曰。時至。吾去矣。遂瞑。舟中人隱隱見其騶從甚盛也。

婁文達公曰。修臨卒時。語家人曰。我乃燕子磯水神。今將復位。死後。汝等送靈柩還江西。

必過此磯。有關帝廟。可往求籤。如係上上第三籤。我仍爲水神。否則或有譴謫。不能復位矣。言畢而逝。家人聞之。疑信參半。蒼頭某信之獨堅。曰。公爲王太夫人所生。太夫人本籍江寧。渡江時。曾求子於燕子磯水神廟。夜夢袍笏者來。曰。與汝兒。并與汝一好兒。逾年。果生。公文達妻熊夫人挈柩歸。至燕子磯。如其言。卜於關帝廟。果得上上第三籤。舉家遂大哭。燒紙錢。蔽江立木主於廟。袁子才往蘇州。阻風於此。乃揖主而題壁曰。燕子磯邊泊。黃公壚下過。摩挲舊碑碣。惆悵此山河。短鬢皤皤雪。長江渺渺波。江神如識我。應送好風多。蘇州顧杏園太守鴻逵。以部郎出守潯州。自瓜州口浮江西上。泊舟蠓磯。磯有蠓磯夫人廟。蓋祀蜀漢孫夫人也。嘉慶丁巳。封崇節惠利靈澤夫人。磯在蕪湖北岸。無高岡。遙望之一亂石堆耳。相傳泊此者多不利。故遊賈宦客。必越而過之。太守之舟。以日暮遇風。不得已而泊焉。是夜。舟人夢入廟。見儀仗森嚴。執事者奔走雜遝。夫人翠羽明璫。端肅高坐。一古衣冠狀如判官者。前稟曰。今夕泊舟之人。將貽誤大局。害數千百萬生靈之命。不如就此溺之。以救無辜之民。夫人笑曰。汝意固善。然此等大劫。雖上帝亦祇聽其自然。豈我輩所可挽回邪。遽揮之出。舟人驚醒。太守竟無恙。抵任視事。不數月。粵寇起。事於金田。其徒黨之被逮繫獄者。顧承桂撫鄭夢白中丞祖琛意旨。而諭桂平令縱之矣。

丹達神廟。在西藏丹達山麓。極靈異。神爲明雲南參軍葉某。監餉晉烏思藏。過此墮雪窖中。迨春夏雪消。猶僵立韜上。土人驚異。因奉其尸而崇祀焉。凡過山者必禱之。閩中海船之舵樓。皆有小神龕。龕中安設天后牌位。並備具木製之小斤斧鋸鑿等物。若遇大風浪。必先斫斷桅木。以免搖撼。倉猝間力斫之不斷。則由舵工向神龕虔誠拈香。然後取出木製之小斤斧。作斫伐之勢。則其桅自斷。天后林氏。初封天妃。莆田人。

家宅神類

後漢書陰識傳。宣帝時。陰子方者。至孝。有仁恩。臘日晨炊。而竈神形見。子方再拜受慶。家有黃羊。因以祀之。自是以後。暴至巨富。田有七百餘頃。輿馬僕隸。比於邦君。子方常言。我子孫必將強大。至識三世。而遂繁昌。故後常以臘日祀竈。而薦黃羊焉。

春諸紀聞。中霽之神。實司一家之事。而陰祐於人者。晨夕香火之奉。故不可不盡誠敬。余少時過林棣趙倅家。見其莊僕陳青者。睡中多爲陰府驅令放攝死者魂。識云。每奉符至追者之門。則中霽之神。先收訊問。不許擅入。青乃出符示之。審驗反復。得實而後擧蹙而入。青於門外呼死者姓名。則其神魂已隨青往矣。其或有官品崇高之人。則自有陰官迎取。青止隨從而已。

春諸紀聞。建安李明仲秀才山居。偶赴遠村會集。醉歸。侵夜僕從不隨。中道爲山鬼推墮。潤仄。醉不能支。因熟睡中。其神徑還其家。見母妻於燭下共坐。乃於母前聲諾。而母略不之應。又以肘撞其婦。亦不知覺。忽見一白髻老人。自中霤而出。揖明仲而言曰。主人之身。今爲山鬼所害。不亟往。則真死矣。乃拉明仲自家而出行十里許。見明仲之屍臥潤仄。老人極力自後推之。直呼明仲姓名。明仲忽若睡醒。起坐驚顧。而月色明甚。乃一路而歸。至家已三鼓矣。乃語母妻其故。晨起。率家人具酒醴。敬謝於神。

春渚紀聞。朝奉郎劉安行。東州人。每遇啜茶。必先酌中霤神而後飲。一夕。忽夢一老人告之曰。主人祿命告終。陰符已下。而少遲之。幸速處置後事。明日午時。不可踰也。劉起拜老人。且詢其誰氏。曰。我主人中霤神也。每承主人酌茶之薦。常思有以致效。今故奉報也。劉既悟。點計其家事。且語家人神告之詳。云。生死去來。理之常也。我自度平生無大過惡。獨有一事。吾家廚婢採蘋者。執性剛戾。與其輩不足。若我死。必不能久留我家。出外則必大狼狽。今當急與求一親。使之從良。且有所歸。則我瞑目矣。因呼與白金十星。以爲資遣。語畢。沐浴易服。以俟時。至過午。忽覺少倦。就憩枕間。復夢其神欣躍而告曰。主人今以嫁遣廚婢之事。天帝佳之。已許延一紀之數矣。已而睡起安然。後至宣和間。無病而卒。

異聞總錄。南城楊氏頗富。長子不肖。父逐之。天寒無所向。入所貯牛糞屋中。藉草而寢。月明孤寒不寐。忽一虎躍而來。翼從數鬼。皆偃也。直趨屋所。取草鼓舞爲戲。子不敢喘。俄黑雲勁風。咫尺翳冥。虎若被逐。惶惶走。衆偃亦散。旣。神人傳呼而至。命喚土地神。老叟出拜。神人責之曰。汝受楊氏祭祀有年矣。乃縱虎爲暴。耶君幾爲所食。致煩吾出神兵驅之。汝可爲不職矣。吾乃其家竈君司命也。汝識乎。土地謝罪而退。明日起視。外有虎迹。草皆散擲地。後其父怒解。子得歸。具言之。由是事竈益謹。

語怪。弘治中。妻父李公貞伯。爲南京尙寶卿。居西長安街南。嘗半夜命侍婢秉燭下樓。入爨室。取湯水。聞婢呼喚聲。良久始來。問之。云。有二皂隸青衣。喝謂汝何敢來此。觸犯。應受杖去。遂執之。將撻。婢固推拒。久之。竈後一婦人出。貌甚端好。冠飾衣服。莊嚴珍麗。狀若貴嬪命婦。徐徐而坐。二皂拱侍。婦問故。皂言婢犯禁。婦曰。罪固應爾。姑宥之。皂執不可。婦又諄諭。婦旁又有一皂。傳命令必釋。二皂乃聽命舍去。婦不暇諦察。得脫奔進而來矣。吳香亭至綸中乾隆辛巳進士。先於戊寅除夕。夢灶神引至一處。列坐十神。而九神起立。開鐵櫃。示以金牌。中有古篆二十餘字。可辨。送吳登舟。岸上鳴金伐鼓。見波濤洶湧。中一蛇緣楫而上。一蛇從空而降。寤。以告其兄玉衡。玉衡謂其必中。意謂蛇者已也。金屬辛。其

歲適萬壽開科。乃取金牌中字改名玉綸。辛巳遂報捷。

城隍土地類

廣異記。開元中。滑州刺史韋秀莊。暇日來城樓望黃河。樓中忽見一人。長三尺許。紫衣朱冠。通名參謁。秀莊知非人類。問是何神。答曰。卽城隍之主。又問何求。答曰。黃河之神。欲毀我城。以端河路。我固不許。尅後五日。大戰於河湄。恐力不禁。故來求救於使君爾。若得二千人。持弓弩。物色相助。必當克捷。君之城也。惟君圖之。秀莊許諾。神乃不見。至其日。秀莊率勁卒二千人登城。河中忽爾晦冥。須臾。有白氣直上十餘丈。樓上有青氣出。相縈繞。秀莊命弓弩亂射白氣。氣形漸小。至滅。惟青氣獨存。逶迤如雲峯之狀。還入樓中。初時黃河俯近城之下。此復漸退。至今五六里也。

紀聞。吳俗畏鬼。每州縣必有城隍神。開元末。宣州司戶卒。引見城隍神。神所居重深。殿宇崇峻。侍衛甲仗嚴肅。司戶既入。府君問其生平行事。司戶自陳無罪。枉見錄。府君曰。然。當令君去。君頗相識否。司戶曰。鄙人賤陋。實未識。府君曰。吾卽晉宣城內史桓彝也。爲是神管郡耳。司戶既蘇言之。

癸辛雜識。括之縉雲有葉醫。挾術頗精。一夕。忽夢追至城隍。主者戒云。凡今北之人。虐南

人蓋有數。若南人恃北。執以虐南人者。此神明之所甚怒。罪無赦。趙某者。昔在福州。日殺人至多。獲罪於天。今使之得瘖疾而死。或以穀三石。酒二斗。雞四隻。相邀。汝慎毋往。不然逆天之罪。不可違也。然於次日。必有葉氏。亦以此數相償。且有重獲也。既覺惴惴然。遂往廟中炷香。甫歸家。而趙氏之家。令人果以物至相邀。遂辭以疾不往。次日葉府召醫。疾愈。以物酌謝。乃雞酒穀。如夢中之數。收功獲謝。而趙則殂矣。

松江府志。郡庠生丁文顯。遭疾。一日。語家人曰。我前生袁州貳守。郡守與通判有隙。中傷之。我本知其枉。不與辨釋。以此通判怨忿暴卒。訟之冥司。今郡守已逮。俟我證明。緣城隍神有檄。候臘月二十四日結斷。至二十三日。云郡倅已在門。遂卒。

仁恕堂筆記。上杭令陳公正中。死之日。有市民曉起出戶。見公儀仗整肅。乘輿入城隍廟。不解何故。至縣探之。則公以平明屬纊矣。庚午。公分校閩闈。門下士有張君世堪。林君慎者。張君亦早卒。林君一子龍哥。病死兩日復甦。云至陰間。見世堪執簿籍。若人間判司。龍哥素識世堪。求蔭庇。世堪曰。有定數。予安能生爾。檢簿閱之。謂尙有一年活。明歲此時當來。又指堂上衣冠。巍坐者。示龍哥曰。此吾與若父房師陳公也。後龍哥果活一年而卒。順治癸巳秋。海寇再犯上海。蘇州總兵王燦督戰。辱師。民聚而訴。巡撫周國柱統兵按臨。

燬恐民暴其走遁失機狀。反誣合縣通賊。自浦南迄靜安寺界。欲盡屠之。時海宇新造。兵革未靖。國柱頗惑其說。邑令閻紹慶。遂安令曹垂燦。願以百口保之。弗許。將俟黎明下令。縱殺。是夕。城隍神降於官廨。朱袍象簡。儼立階下。直視搖首者再。遂釋不屠。武進湯伯雄。大令敏中。以大興籍。登賢書。屢上春官。不第。以大挑知縣。試用河工。權知盱眙縣事。兼攝泗州篆。時粵寇東竄。江皖土匪聞風而起。伯雄嚴防之。寇不得逞。六合朱臥雲。比部奉命至皖。治團練。駐軍王姑廟。會與土兵有隙。遂內訌。圍臥雲軍數匝。大府聞之。檄伯雄解其圍。單騎宵征。幾爲所害。重圍中突有大呼者曰。湯知縣。好官也。不可加刃。此來必有以撫吾輩。吾輩宜聽其指揮。於是圍立解。時江寧已陷於寇。羽書絡繹。征調不絕於途。伯雄具糗糧。備芻茭。事必躬親之。故卒無擾。日坐堂皇判獄。年將六十。自辰至午。無倦容。直月朔謁廟歸。甫升堂。吏持卷請判。忽連書新到。任三字。書之不已。吏知有異。亟掖之退。遂不言不食。端坐至日晡而逝。當其升堂也。有小吏倦臥於堂下。見伯雄衣冠登輿。鹵簿呵殿而出。前列天長縣正堂牌。徑趨縣治前土阜之上。方訝其甫歸。復何往。耳中聞人譁言官病遽醒。蓋伯雄已爲天長縣城隍矣。

沈仲復中丞秉成。有弟名燾。字叔和。初令達義。及牧霸州。丁所生母憂。去官。服闋。以候缺。

久居京師。喜爲詩。又善飲酒。酒朋詩友。坐上恆滿。臨終前數日。猶與客飲酒賦詩。甚樂也。次日。忽語客曰。行與諸君永別矣。客驚問故。曰。吾昨夢順義縣城隍言將受代。代之者卽我。我意不欲。神曰。君久當爲神。徒以有老母故。稍緩之耳。母壽終。豈得不赴。我曰。我尙無子。神曰。有子無子。細事耳。何足論。其言如是。故知不免也。客以妖夢解之。然自是日漸委頓。至卒之日。沐浴剃髮。易衣而臥。問曰。已齊集未。俄又曰。既齊集矣。我卽去言。已遂瞑目而逝。後數年。直隸大無朝廷發金振之。順天府所屬一縣令。乾沒入己。事發畏罪。仰藥死。時有某。亦縣令之候缺者也。以生人爲冥官。至是。語人曰。昨日會諸神。鞠某縣令。順天府所屬六州二十一縣城隍神咸在我。識其一人。順義縣城隍。沈叔和也。某素不知沈。臨終之語。而其言乃與之符。

稽神錄。張鋌者。累任邑宰。以廉直稱。後爲彭澤令。至縣宅。堂後有神祠。祠前巨木成林。烏鳶野禽。羣巢其上。糞穢積於堂中。人畏其神。故莫敢犯。鋌大惡之。使巫祝於神曰。所謂土地之神。當潔淨縣署。以奉居人。奈何使腥穢如是耶。爾二日中當盡逐衆禽。不然。吾將焚廟而伐樹矣。居二日。有數大鴉。奮擊而至。盡壞羣巢。又一日大雨。糞穢皆盡。自此宅居清潔矣。

北夢瑣言。彭城劉山甫云。外祖李公敬彝郎中宅。在東都毓財坊。土地最靈。家人張行周事之有應。未大水前。預夢告張求飲食。至其日。率其類過水頭。並不沖圮。李宅異事也。玉堂閒話。兗州龍興寺西南廊第一院。有經藏。有法寶大師者。常於靈神佛堂之前。見一白衣叟。如此者數日。怪而詰之。叟曰。余非人。乃楊書記宅之土地。僧曰。何爲至此。叟曰。彼公復戾。興造不輟。致某無容身之地也。僧曰。何不禍之。答曰。彼福壽未衰。無奈之何。言畢不見。後數年。朱瑾棄城而遁。軍亂。一家皆遇害。楊名璫。累舉不第。爲朱瑾書記。

松江府志。萬曆間。西郊修船濱。上有捕魚者。夜聞鬼云。我受苦一年。求得代者。然此婦懷妊。不忍害其二命也。旦日。一婦失足下水。卽起無恙。果有妊七月矣。至次年。又聞鬼言。今代我者。又有細布重役。死則一家星散。吾寧再俟一年。旦日。有人從橋墮下。亦不死。是夕。鬼向捕魚者索飯。云。我有二念。諸神爲奏上帝。帝命將下。不復在此。方索食。捕魚者許之。明夕。鬼又來別云。我已作泖橋司土地矣。

方悔軒比部性純孝。其母夫人之塋前。舊有土地祠。其祠向與塋地之山向相左。嘉慶己卯春。悔軒將北上。應京兆試。瀕行。禱於祠。求神祐。是夜。忽大雷電以風。詰朝。村人譁言祠之門。忽轉而向太夫人宅兆。視之。果然。悔軒遂以是年領鄉薦。

布袋和尚者。嘉慶時至吳江縣城賣卜。居城東關帝廟。口操楚音。年可七十餘。項懸黃布袋。不暫釋。因以名之。袋廣長尺餘。每日所用之物。若杯若壺。若冠履。若紙墨筆硯。咸取之於此。未嘗闕。和尚日賣卜。以十事爲限。談休咎。輒中。既畢。則徧游村市。見字紙。必拾之。投袋中。恆勸人惜字。自言每日所拾。暮則權之。必滿一斤之數。如是者三十餘年矣。廟中人。有伺其睡熟。而探其袋者。止得龜殼一。長寸餘。於是皆疑爲仙。環而叩其術。和尚厭之。乃不恆至。一夕忽來。卽闔戶而寢。次日日中不起。呼之不應。破扉入。則圓寂矣。失其袋。大索不得。方共驚異。而西郭外之人。麇至。咸曰。和尚成神矣。蓋其地故有土地廟。是夕父老皆夢土地來別。曰。吾去矣。明日有懸布袋於項者。是代吾者也。及旦。父老至廟中。察之。則見神項下懸一黃布袋。詫曰。此布袋和尚之物。胡爲而在此。入城。而和尚果死。故知其眞成神也。衆卽葬之土地廟後。

有孔某者。爲吳竹莊中丞之友。咸豐時。粵寇由楚犯豫章。中丞浼孔送其眷赴蕪湖。猝遇敗寇。蠡屯兩岸。舟不能進。孔思舍舟避之。率衆行半里許。見一老人策杖而前。曰。四面皆賊。君偕婦女行。得毋有戒心乎。孔曰。欲覓避寇之所。老人曰。前村有土神祠。可避寇。孔如其言行不數武。果見祠兩楹。姑止焉。吳之眷居於內。孔率二親兵居神堂。但聞門外馬蹄

聲絡繹不絕。門隙火光。照耀如白晝。衆駭甚。四更後。始寂然。孔出食。分啖衆人。畢。天嚮明。寇蹤已遠。遂出祠登舟。回顧所宿祠。卑陋不能容一人。始知爲神所佑。相與膜拜而去。厥後吳以皖藩權巡撫篆。詣祠謝大葺之。

龍神類

柳毅傳。儀鳳中。有儒生柳毅者。應舉下第。將還湘濱。念鄉人有客於涇陽者。遂往告去。至六七里。鳥起馬驚。疾逸道左。又六七里乃止。見有婦人牧羊於道畔。毅怪視之。乃殊色也。然而娥臉不舒。巾袖無光。凝聽翔立。若有所伺。毅詰曰。子何苦而自辱若是。婦始楚而謝。終泣而對曰。賤妾不幸。今日見辱於長者。然而恨貫肌骨。亦何能愧避。幸一聞焉。妾洞庭龍君小女也。父母配嫁涇川次子。而夫婿樂逸。爲婢僕所惑。日以厭薄。旣而將訴於舅姑。舅姑愛其子。不能禦。逮訴頻切。又得罪舅姑。毀黜以至此。言訖。欷歔流涕。悲不自勝。又曰。洞庭於茲。相遠不知其幾多也。長天茫茫。信耗莫通。心目斷盡。無所知哀。聞君將還吳。密邇洞庭。欲以尺書寄托侍者。未卜將以爲可乎。毅曰。吾義夫也。聞子之說。氣血俱動。恨無毛羽。不能奮飛。是何可否之謂乎。然而洞庭深水也。吾行塵間。寧可致意耶。惟恐道途顯晦。不相通達。致負誠托。又乖懇願。子有何術可導我耶。女悲泣自謝曰。負戴珍重。不復言。

矣。脫獲迴耗。雖死必謝。君不許。何敢言。既許而問。則洞庭之與京邑。不足爲異也。毅請聞之。女曰。洞庭之陰。有大橘樹焉。鄉人謂之社橘。君當解去鐵帶。束以他物。然後舉樹三發。當有應者。因而隨之。無有礙矣。幸君子書叙之外。悉以心誠之話倍託。千萬無渝。毅曰。敬聞命矣。女遂於襦間解書。再拜以進。東望愁泣。若不自勝。毅深爲之戚。乃置書囊中。因復問曰。吾不知子之牧羊。何所用哉。神祇豈宰殺乎。女曰。非羊也。雨工也。何爲雨工。曰。雷霆之類也。毅復視之。則皆矯顧怒步。飲齧甚異。而大小毛角。則無別羊焉。毅又曰。吾爲使者。他日歸洞庭。慎勿相避。女曰。寧止不避。當如親戚耳。語竟。引別東去。不數十步。回望女與羊。俱亡所見矣。其夕至邑。而別其友。更餘到鄉還家。乃訪於洞庭。洞庭之陰。果有社橘。遂易帶向樹。三擊而止。俄有武夫出於波間。再拜請曰。貴客將自何所至也。毅不告其事。曰。徒謁大王耳。武夫揭水指路。引毅以進。謂毅曰。當閉目。數息可達矣。毅如其言。遂至其宮。始見臺閣相向。門戶千萬。奇草珍木。無所不有。夫乃止。毅停於大室之隅。曰。客當居此。以伺焉。毅曰。此何所也。夫曰。此靈虛殿也。毅觀之。則人間珍寶。畢盡於此。柱以白璧。砌以青玉。牀以珊瑚。簾以水晶。雕琉璃於翠楣。飾琥珀於虹棟。奇秀深香。不可殫言。然而王久不至。毅謂夫曰。洞庭君安在哉。曰。君方幸元珠閣。與太陽道士講大經。少選當畢。毅曰。何謂

大經。夫曰。吾君龍也。龍以水爲神。舉一波可包陵谷。道士乃人也。人以火爲神。發一炬可燎阿房。然而靈用不同。元化各異。太陽道士精於人理。吾君嚶以聽焉。語畢。俄而宮門間景從雲合。而見一人。披紫衣。執青玉。夫躍曰。此吾君也。乃至前以告之。君望毅而問曰。豈非人間之人乎。毅對曰。然。既而拜。君亦拜。復坐於靈虛之下。謂毅曰。水府幽深。寡人暗昧。夫子不遠千里。將有爲乎。毅曰。毅大王之鄉人也。長於楚。遊學於秦。昨下第。閑驅涇水之涘。見大王愛女牧羊於野。風鬢雨鬢。所不忍視。毅因詰之。謂毅曰。爲夫婿所薄。舅姑不念。以至於此。悲泗流漓。誠怛人心。遂託書於毅。毅許之。今已至此。因取書進之。洞庭君覽畢。以袖掩面而泣曰。老父之罪。不診鑒聽。坐貽聾瞽。使閨窗孺弱。遠罹詭害。公乃陌上人也。而能急之。幸被齒髮。何敢負德。詞畢。又哀咤良久。左右皆流涕。時有宦人密侍君者。君目以書授之。令達宮中。須臾宮中皆慟哭。君驚謂左右曰。疾告宮中。無使有聲。恐錢塘知。毅曰。錢塘何人也。曰。寡人愛弟也。昔爲錢塘長。今則致政矣。曰。何故不使知。曰。以其勇過人耳。昔堯遭洪水九年者。乃此子一怒也。近與天將失意。穿其五山。上帝以寡人有薄德於古今。遂寬其同氣之罪。然猶縻繫於此。故錢塘之人。日來候焉。詞未畢而大聲忽發。天坼地裂。宮殿擺簸。雲煙沸湧。俄有赤龍長萬餘尺。電目血舌。朱鱗火鬣。頂掣金鑲。鑲牽玉柱。

千雷萬霆。繖繞其身。霰雪雨雹。一瞬皆下。乃擘青天而飛去。毅初恐蹶仆地。君親起持之。曰。無懼。毅良久安抑。乃獲自定。固告辭曰。願得生歸。以避復來。君曰。不必如此。其去則然。其來則不然。幸爲少盡繖。因命酌互舉。以款人事。然而祥風慶雨。融融怡怡。幢節玲瓏。簫韶以隨。紅妝千萬。笑語熙熙。中有一人。自然蛾眉。明璫滿身。綃縠參差。迫而視之。乃前所寄辭之女。然而若喜若悲。零淚如絲。須臾紅煙蔽其左。紫氣舒其右。香凝環旋。入於宮中。君笑謂毅曰。涇水之囚人至矣。君乃辭歸宮中。須臾又聞怨苦。久而不已。有頃君復出。與毅飲食。又有一人。披紫裳。執青玉。貌聳神溢。立於君左右。君謂毅曰。此錢塘也。毅起趨拜之。錢塘亦盡禮相接。謂毅曰。女姪不幸。爲頑童所辱。賴君子信義昭彰。致達遠冤。不然者。是爲涇陵之士矣。饗德懷恩。詞不盡意。毅據退辭謝。俯仰唯唯。迺告兄曰。向者辰發靈虛。已至涇陽。午戰於彼。未還於此。中間馳至九天。以告上帝。帝知其冤。而宥其失。前所譴執。因而獲免。然而剛腸激發。不遑辭候。驚擾宮中。復忤賓客。愧惕慙懼。不知所還。因退而再拜。君曰。所殺幾何。曰。六十萬。傷稼乎。曰。八百里。無情耶。安在。曰。食之矣。君憮然曰。頑童之爲是心也。誠不可忍。然汝亦太草草。賴上帝靈聖。諒其至冤。事然者。吾何辭焉。從此已去。勿復如是。錢塘復再拜坐定。遂宿毅於凝光殿。明日。又宴毅於凝碧宮。會友戚。張廣樂。

具以醪醴。羅以甘潔。初笳角擊。鼓旌旗劍戟。舞萬夫於其右。中有一夫前曰。此錢塘破陣樂。旌鉦傑氣。顧驟悍慄。坐客視之。毛髮皆豎。復有金石絲竹。羅繡珠翠。舞千女於其左。中有一女前進曰。此貴主還宮樂。清音宛轉。如訴如慕。坐客聽之。不覺淚下。二舞既畢。龍君大悅。錫以紈綺。頒於舞人。然後密席貫坐。縱酒極娛。酒酣。洞庭君乃歌曰。大天蒼蒼兮。大地茫茫。人各有志兮。何可思量。狐神鼠聖兮。薄社依牆。雷霆一發兮。其孰敢當。荷貞人兮。信義長。令骨肉兮。還故鄉。永言慙愧兮。何時忘。洞庭君歌罷。錢塘君再拜而歌曰。上天配合兮。生死有塗。此不當婦兮。彼不當夫。腹心辛苦兮。涇水之隅。風霜鬢鬢兮。雨雪羅縹。賴明公兮。引素書。令骨肉兮。家如初。永言珍重兮。無時無。錢塘君歌闕。洞庭君俱奉觴於毅。毅踟躇而受爵。飲訖。復以二觴奉二君。乃歌曰。碧雲悠悠兮。涇水東流。傷美人兮。兩淚花愁。尺書遠達兮。以解君憂。哀冤果雪兮。還處其休。荷和雅兮。感甘羞。山家寂寞兮。難久留。欲將辭去兮。悲綢繆。歌罷。皆呼萬歲。洞庭君因出碧玉箱。貯以開水犀。錢塘君復出紅珀盤。貯以照夜璣。皆起進毅。毅辭謝而受。然後宮中之人。咸以綃綵珠璧。投於毅側。重疊煥赫。須臾埋沒。前後。毅笑語四顧。媿揖不暇。泊酒闌歡極。毅辭起。復宿於凝光殿。翌日。又宴毅於清光閣。錢塘因酒作色。踞謂毅曰。不聞猛石可裂。不可捲。義士可殺。不可羞者耶。愚

有衷曲。一陳於公。爲可則俱履雲霄。如不可則皆夷糞壤。足下以爲何如哉。毅曰。請聞之。錢塘曰。涇陽之妻。則洞庭君之愛女也。淑性茂質。爲九姻所重。不幸見辱於匪人。今則絕矣。將欲求託高義。世爲親賓。使受恩者知其所歸。懷愛者知其所付。豈不爲君子始終之道者。毅肅然而作。欻然而笑曰。誠不知錢塘君辱困如是。毅始聞跨九州。壞五嶽。洩其憤。怒復見斷鑱金。掣玉柱。赴其急難。毅以爲剛決明直。無如君者。蓋犯之者不避其死。感之者不愛其生。此真丈夫之志。奈何簫管方洽。親賓正和。不顧其道。以威加人。豈僕之素望哉。若遇公於洪波之中。元山之間。鼓以鱗鬣。被以雲雨。將迫毅以死。毅則以禽獸視之。亦何恨哉。今體以衣冠。坐談禮義。盡五常之至性。窮百行之微旨。雖人世豪傑。有不如者。況江河靈類乎。而欲以介然之軀。悍然之性。乘酒假氣。將迫於人。豈近直哉。且毅之質。不足以藏王之一甲之間。然而敢以不伏之心。勝王不道之氣。惟王籌之。錢塘逡巡致謝曰。寡人生長宮房。不聞正論。向者詞述狂狷。唐突高明。退自循顧。戾不容責。幸君子不爲此乖間也。其久復懽宴。其樂如舊。毅與錢塘。遂爲知心友。明日毅辭歸。洞庭君夫人別宴毅於潛景殿。男女僕妾。悉出預會。夫人泣謂毅曰。骨肉受君子深恩。懷不得展愧戴。遂至睽別。使前涇陽女當席拜毅。以致謝。夫人又曰。此別豈有復相遇之日乎。毅始雖不諾。錢塘之

請。然當此席。殊有歎恨之色。宴罷辭別。滿宮悽然。贈遺珍寶。怪不可述。毅於是復循出塗。上岸。見從者十餘人。擔囊以隨。至其家而辭去。毅因適廣陵寶孿。鬻其所得。百未發一。財已盈兆。故淮右富族。咸以爲莫如。遂娶於張氏。亡。又娶韓氏。又亡。徙家金陵。常以繆曠多感。欲求新匹。有媒氏告之曰。有盧氏女。范陽人也。父曰浩。嘗爲清流宰。晚歲好道。獨遊雲泉。今則不知所在矣。母曰鄭氏。前年適清河張氏。不幸而張夫早亡。母憐其少艾。惜其惠美。欲擇婿以配焉。又何如哉。毅乃卜日就禮。既而男女二姓。俱爲豪族。法用禮物。盡其豐盛。金陵之士。莫不健仰。居月餘。毅因晚入戶。視其妻。深覺類於龍女。而逸艷豐狀。則過之。因與話昔事。妻謂毅曰。人世豈有如是之理乎。經歲餘。有一子。毅益重之。既產踰月。乃濃飾豔服。召毅於簾室之間。笑謂毅曰。君不憶余之於昔邪。毅曰。夙非姻好。何以爲憶。妻曰。余卽洞庭君之女也。涇川之辱。君能救之。自此誓心求報。泊錢塘季父。論親不從。乖負夙心。悵望成疾。中間。父母欲配嫁於濯錦小兒。某遂閉戶剪髮。以明無意。雖君子棄絕。分無見期。而當初之心。死不自替。他日。父母憐其志。復欲馳白於君。值君累娶張韓二氏。理不可遣。迨張韓繼卒。君卜居於茲。故余之父母。得以爲心矣。誠不意今日獲奉君子。感喜終世。死無恨矣。因咽泣良久。復謂毅曰。始不言者。知君無重色之心。今乃言者。知君有愛子

之意。婦人匪薄。不足以懽厚永心。故因君愛子以託賤質。未知君意如何。愁懼兼心。不能自解。君附書之日。笑謂妾曰。他日歸洞庭。慎無相避。誠不知當此之際。君豈有意於今日之事乎。其後季父請於君。君固不許。君乃誠將不可耶。抑忿然耶。君其話之。毅曰。似有命者。僕始見君於長湮之隅。枉抑憔悴。誠有不平之志。然自約其心者。達君之冤。餘無及也。初言慎勿相避者。偶然耳。豈有意哉。泊自錢塘逼迫之際。唯理有不可直。乃激人之怒耳。夫始以義行爲志。寧有殺其壻而納其妻者邪。一不可也。某素以操貞爲志。尙寧有屈於己而伏於心者乎。二不可也。且以率肆胸臆。酬酢紛綸。唯直是圖。不遑避害。然而將別之日。見君有依然之容。心甚恨之。終以人事扼束。無由報謝。吁。今日君盧氏也。又家於人間。則無始心。未爲惑矣。從此以往。永奉懽好。心無纖慮也。妻因深感。嬌泣良久不已。有頃。謂毅曰。勿以他類。遂爲無心。固當知報耳。夫龍壽萬歲。今與君同之。水陸無往不適。君不以爲妄也。毅嘉之曰。吾不知國客乃復爲神仙之餌。乃相與觀洞庭。既至而賓主盛禮。不可具紀。後徙居南海。僅四十年。其邸第輿馬。珍鮮服玩。雖侯伯之室。無以加也。毅之族戚。遂濡澤。以其春秋積序。容狀不衰。南海之人。靡不驚惑。泊開元中。上方屬意於神化之事。精索道術。毅不得安。遂相與歸洞庭。凡十餘載。代莫知跡。至開元末。毅之表弟薛嘏。爲京畿

令謫官東南。經洞庭。晴晝長望。俄見碧山出於遠波。舟人皆側立曰。此本無山。恐水怪耳。指顧之際。山與舟稍相逼。乃有彩船自山馳來。迎問於嘏。其中有一人呼之曰。柳公來候耳。嘏省然記之。乃促至山下。攝衣疾上。山有宮闕如人世。見毅立於宮室之中。前列絲竹。後羅珠翠。物玩之盛。殊倍人間。毅詞理益元。容顏益少。初迎嘏於砌。持嘏手曰。別來瞬息。而髮毛已黃。嘏笑曰。兄爲神仙。弟爲枯骨。命也。毅因出藥五十丸。遺嘏曰。此藥一丸可增一歲。歲滿復來。無久居人世。歡宴畢。嘏乃辭行。自是已後。遂絕影響。嘏常以是說告於人世。殆四紀。嘏亦不知所在。

唐逸史。明皇在東都。晝寢。夢一女子。容艷異常。梳交心髻。大袖寬衣。帝曰。汝何人。曰。妾凌波池中龍女也。衛宮護駕。妾實有功。今陛下洞曉鈞天之樂。願賜一曲。以光族類。帝於夢中爲鼓胡琴。倚歌爲凌波池之曲。龍女拜謝而去。及寤。盡記之。命禁樂。自御琵琶。習而翻之。因宴於凌波宮。臨池奏新聲。忽池波湧起。有神女出於波心。乃夢中之女也。望拜御坐。良久乃沒。因置祠池上。每歲祀之。

蘇州府志。錢謙益煥靈廟記。梁天監元年。有村姥居山之東。感孕而生白龍。三日。龍來就乳。姥怖而死。鄰爲瘞之。忽雷雨。遷塚於山之腹。泉池泓然。木無棲鳥。歲之五月。龍來省視。

一境驟寒。唐貞觀十年。龍常鬪墨龍於虞山之東。山裂水出。故名破山。邑人因設像祠龍母於寺西澗旁。水旱禱焉。宋太平興國中。遷像於頂山寺。是日白氣亙天而龍見。三日後遶於祠上。

文獻通考。邾亭廟在南康軍邾亭湖上。能使行舟分風上下。先是江中有蛟爲害。東晉旌陽令許遜斬之。小蛟逸去。後頗爲害。行舟多覆溺者。大中祥符三年。內侍趙履信奉使過滄湖。有龍長十餘丈。自空而下。須臾暴雨。因焚香祝之。翌日龍自湖中復乘雲而上。又有木筏過湖。忽有巨蟒登筏。筏遂沈。俗言卽廟神也。遂詔官吏祭蛟。又改蛇山爲吳山。立廟山側。下卽其穴。六年十月。上作戒蛟文。遣中使齋往刻石。仍致祭。自是頗有靈應。

聞見近錄。夔峽將至灩澦堆。峽左巖上有題聖泉二字。泉上有大石。謂之洞石。而初無泉也。過此擊石大呼。則水自石下出。予嘗往焚香。俾舟人擊而呼之曰。山神土地。人渴矣。久之不報。一卒無室家。復大呼曰。龍王。萬姓渴矣。隨聲水注。時正月雪下。其水如湯。或曰夏則如冰。凡呼者必以萬歲。必以龍王而呼之。水於是出矣。

蘇州府志。胡偉靈濟廟記。晉隆安中。繆氏女。因出歸途日暮。天欲雨。忽遇老人。詢姓氏。居所。願假避雨。待旦而前。語竟。失老人所在。已而有娠。父母惡而逐之。乞食於鄰。踰年產一。

肉塊棄之水中。忽焉化爲白龍。宛延母前。若有所告者。母驚仆地。須臾雷電晦冥。風雨交作。良久開霽。則白龍夭矯於山椒。俄頃復還產所。視母已死。乃飛騰而去。鄉民厚葬其母。於此。今所謂龍冢是也。自是憑巫以求立祠。且言所產白龍。已廟食長沙。於是鄉民建龍廟於山顛。每歲三月十有八日。龍歸省母。前期旬日。天氣肅寒。四山煙雨。乍晴復合。正誕之辰。龍必見形。或身長尋丈。隱顯於衆山之上。或小如蜥蜴。依於廟貌。暴風雷雨。澍溝號木。則其驗也。歲在庚辰三月三日。客有鱣舟南徐者。一白衣老附舟云。吾至自長沙。欲省親於蘇之陽山。願以錢十緡僦直而酬其半。舟師從之。辰已間解維。至夜僅行數十里。老人怒其緩。自爲操舟。舟師因共臥。遲明蹴之使興。舟已近岸。距南徐三百六十里矣。老人翩然登岸。徐步入廟。舟師隨之。寂無形影。顧龍母帳前。僦舟半直在焉。旣而雷雨大作。舟師問寺僧。始知龍歸也。長沙廟食。誕辰省母。至是益驗。

輟畊錄亦集乃路在西北方。有山曰蹇占山。北多龍湫。土人欲有所事。則投之。吉安道士劉學僊嘗至其地。見有烹羔筒酪祠焉。數皮而沈之。祝曰。神爲我糶而治之。爲期而去。至期復祠之。則得成革矣。若有曰鬼工。然不可測也。歸語於虞邵菴先生。初以爲誑。及質諸其土人之在京師者。則始信。蓋其人習以爲常。不以爲異耳。

廣信府志。貴溪縣仁福鄉聖井。相傳宋初有郭巫。祈雨井上。忽墜所吹白牛角。巫投取之。遂墜井。初不覺。既而見水中有樓台儼然。一老翁中坐。侍衛森列。持所墜角於牖間。巫進請角。翁謂曰。旱乃天數。非吾獨專。小民不修誠回天。而晝夜聒井。何爲。故奪汝角。巫懇請不已。謂後不復敢聒井。翁命還之。巫得出。衣巾不濡。後再旱。巫違前誠。吹角井上。角復墜井。巫取之。溺不復出。踰五日。屍出山前潭水上。僵坐不仆。漁者推赴長流。旦視坐如前。如是者數四。屍竟不去。亦不朽敗。是夕見夢於鄉人曰。吾郭巫也。向再入井見龍。龍謂數入冥間。不令出。既因命我掌祠。出屍以見異。鄉人往驗之。信爲立祠。凡有禱則應。

瘟疫神類

玉堂閒話。朱梁時。有士人自雍之邠。數舍。遇天晴月皎。中夜而進行。至曠野。忽聞自後有車騎聲。少頃漸近。士人避於路旁草莽間。見三騎官帶如王者。亦有徒步徐行談話。士人躡之。數十步。聞言曰。今奉命往邠州取數千人。未知以何道而取。二君試爲籌之。其一曰。當以兵取。又一曰。兵取雖優。其如君子小人俱罹其禍。何宜以疫取。同行者深以爲然。既而車騎漸遠。不復聞其言。士人至邠州。則部民大疫。死者甚衆。異聞總錄。呂文靖公宅。在京師榆林巷。羣從數十。遇時節朔望。則味旦共集於一處。以須

尊者之出。文穆公之孫公雅。年十八歲。時當元日。謹禮以卑幼。故起太早。命小妾持籠燈行前。髣髴見數人立暗中。奇形異服。頗類世間瘟神。相與語云。待制來。稍稍斂身向壁。妾驚仆而燈不滅。呂徐掖起之。自攜籠行。諸鬼慌窘。悉趨壁而沒。是歲一家皆染時疾。惟呂獨無他。後終徽猷閣待制。鬼蓋先知之矣。

異聞總錄。紹興三十一年。湖州漁人吳一。因捕魚。繫舟新城柵界民舍外。夜過半。聞岸上人相語曰。我曹寓是家已久。當爲去計。移入此舟如何。或應曰。此乃魚艇爾。又他處人何可登也。明日東南上當有船來。其中有兩朱紅合。及赤泥酒數餅者是。可隨以往。渠乃病人家親戚。來相問訊。又其家頗富。足稱吾所需。皆曰然。言終而寂。吳一怪之。天欲明。起訪其事。乃此民舍正病疫。所謀者鬼也。遂徑往東南數里外。蟻泊將驗之。果遇小舟來。望其中物色。同鬼言。急呼止。告以夜所聞。大駭曰。乃我壻家。今正欲往視其病。非君相救。一家且入鬼錄矣。盡以所攜酒炙爲贈。致謝而反。

旌異記。慶元元年五月。湖州南門外。一婦人顏色潔白。著皂弓鞋。踽踽獨行。呼賃小船。欲從何山路往易村。既登舟。未幾卽偃臥。自取葦席以蔽。舟纔一葉。展轉馨欬必相聞。寂然無聲。舟人訝焉。舉席視之。乃見小烏蛇。可長尺許。凡數千條。蟠繞成聚。驚惶流汗。復以席

覆之。凡行六十里。始抵岸。乃扣舷警之。奮而起。儼然人矣。與初下船不少異。腰間解錢二百爲雇值。舟人不敢受。婦問其故。曰。我適見汝若此。何敢受。笑曰。切莫說與人。我從城裏來。此行蛇瘟。一個月後却歸矣。徐行入竹林。數步而沒。彼村居人七百家。是夏死者大半。初湖常秀三州。自初夏疫癘大作。湖州尤甚。獨五月稍寧。六月復然。當是蛇婦再還也。嘉慶乙丑。毛小癡客四川之中壩巡司署。三月初五日晨。喧傳市中彈有墨線痕。往觀之。自大堂暖閣至頭門百餘步之甬道。貫墨線一條。詢之居民。咸稱街巷皆然。成都龍安。定皆同日彈有墨線。不知何異也。至立夏後。疫病大作。四五月尤甚。成都各城門。日各出棺千餘具。先是三月初。簡州刺史徐鼎奉檄赴嘉定。催銅。夜夢五人從東來。自稱行疫使者。將赴成都。問以何時可回。答云。過年看龍燈方回也。徐旋省。適瘟疫流行。憶及夢中語。卽告制軍。議以五月朔爲元月。曉諭人民。大張燈火。延僧道誦經禮懺。紮龍燈。放花爆。民間亦助結燈綵。每夜火光燭天。金鼓之聲不絕。自錦江門直至鹽市口。男女紛沓。歌曲滿街。卽每歲元宵。亦無此盛也。如是半月。而疫亦止。

雜神類

續前定錄。崔龜從未達時。嘗至宣州。夢到一廟門。屋宇深大。非人間所有。有綠衣吏抱案。

龜從揖而問之。綠衣亦喜云。人生簿籍也。崔問曰。某未達應舉。請爲一檢可乎。吏唯之。因爲檢曰。灼然及第。科名極高。官至此州刺。言訖遂覺。崔自喜之。明年果中第。又聯得科目。官至中書舍人。出爲華州刺史。因謂妻曰。昔夢皆驗。今爲刺史。位止此矣。當爲身後之計。俄除戶部侍郎。深不自會。尋除爲宣州觀察使。至日。吏白曰。舊例長史到。皆謁敬亭神廟。崔君命駕謁之。既到。道路門巷。皆昔夢中所遊。入門宛然。遂升堂。見西壁有畫一綠衣吏抱案。其吏卽夢中所見。乃歸而怏怏。又謂妻曰。昔夢綠衣人云。合至此州刺史。此已任矣。及旬日得疾。治之不愈。謂妻曰。本來之語。此其驗矣。妻曰。昔日爲遊客。尙獲佳夢。今爲地主。合往求之。崔公乃置酒食進祝之。其夕又夢敬亭神自至曰。大夫尋愈。幸無憂也。崔卽告本廟吏之詞。神曰。吏以公爲當此州。偶然爾。公位極重。不可盡言。自此去尙有十四年壽耳。言訖而覺。崔公疾尋差。後皆如其言。時開成四年也。

北夢瑣言。福建道以海口黃崎岸橫石巉峭。常爲舟楫之患。閩王瑯琊王審知。思欲制置。憚於力役。乾寧中。因夢金甲神自稱吳安王。許助開鑿。及覺。話於賓僚。因命判官劉山甫躬往設祭。具述所夢之事。三奠未終。海內靈怪俱見。山甫乃憩於僧院。憑高觀之。風雷暴興。見一物非魚非龍。鱗黃鬣赤。凡三日。風雷止。齋已別開一港。甚便行旅。當時錄奏。賜號

甘棠港。

馬令南唐書柴克宏傳。常州有隋末陳杲仁。杲仁見夢於克宏曰。吾以陰兵助爾。及戰。有黑牛二頭衝突越兵。克宏繼之。大敗越人。俘馘甚衆。克宏奏封杲仁爲武烈大帝。異聞總錄。宣和七年春。相州士人來京師調官。歸出封丘門。見婦人著紅背子。戴紫髻。首行於馬前。相去十餘步。無僕從。隨甚異之。策馬追逐。婦人行跡不加速。終不可及。到陳橋鎮。忽小立回顧曰。汝何爲見躡。切無起妄想。且得大禍。吾乃太社之神。奉上帝命。部押汴都諸神五百輩。赴東嶽收管。不謂汝得見之。俄風吹髻墮。士人喜而就視。乃大面如盤。無口與鼻。但縱橫數十眼。光閃閃然。其人絕叫墮地。移時始甦。密與識者言。疑神祇舍去。非國之福。明年果受兵。城遂陷。此事聞之於徐端立。呂察問云。其叔曾祖文靖公未達時。嘗夜步月下。逢婦人以紅髻首立於側。公了不顧。婦人言。官人觀我一觀。亦不答。至於再三。漫揭其髻。則滿面皆眼也。叱之曰。恁嘴臉。却要人看。婦無語而立。不動。少頃。公復過前。乃謝曰。官人真有宰相器量。遂沒不見。蓋亦此類出而試人云。

松江府志。張仁義號一山。爲黃冠。元季有朱將軍者。鎮海上。陰蓄不軌。躊躇未發。聞仁義善符籙。能致丁甲諸神。乃使召之。仁義既至。將軍胡語呼之曰。把失。我有事向神決之。遂

命仁義召神。將軍袖出片紙。引燭爇於爐中。頃之仁義呼曰。神至矣。速具紙筆。以人手腕代之。將軍出其手覆爐上。須臾手動。筋節縮栗。將軍已駭懼。倏執筆大書一行曰。朱海賊而欲反邪。赤而族。毋妄動。其二行則曰。而妻疾。某達魯花赤崇之。亟齋薦可甦也。又一行曰。而妾姪。明日午後生子矣。蓋三事皆將軍袖中紙所書。而最後一行云。明日晚刻。胡同知取汝首級。可賄免。傍觀者皆愕視吐舌。擲筆而將軍蘇。取視其紙。色大沮。乃留仁義設醮。度達魯花赤。其妻病尋愈。而午後妾果生子。下漏一刻。則鐃鉦鼓吹從東方來。仁義從別室窺之。見一人騎而前。又一人騎從而後。各手一盤。盤中詔一劍。各以黃錦覆之。最後胡同知緋衣策馬入矣。少間。止聞堂中樂飲歡呼。夜四鼓。將軍乃送胡同知出。前所捧盤。仍錦覆劍。後一盤。則所賄金也。乃宴犒仁義。禮爲上客。贈厚幣而歸。

齊諧記。吳縣張成夜起。忽見一婦人立於宅上南角。舉手招成。成卽就之。婦人曰。此地是君家蠶室。我卽是此地之神。明年正月半。宜作白粥泛膏於上祭我也。必當令君蠶桑百倍。言絕失之。成如言作膏粥。自此後大得蠶。

趙函乙。合肥人。順治丁亥進士。督學江西。一日行洪州道上。夢有冠兜鍪之神人。引至一敗廟。指黃幕中而語曰。此君前身也。次日。至追賢坪。見道側有古廟。已頽落。入視之。宛如

夢中土人云。是宋時密都統廟。都統名佑。合肥人。與元將血戰死。廟食三百年矣。趙嗟異。因重新其廟。自爲之記。

山東萊州府有烈皇廟。神卽明思宗也。康熙初。有一士人青巾白衣。猖狂至此。獨力營建。云神能護一方田稻。故小家農民。奉之者衆。靈感甚著。

康熙壬子。有神降於溧陽民家。曰。吾金壇葛子堅也。今年旱蝗爲虐。帝命我驅之。我能使不犯禾稼。一莖不傷。民且信且疑。而蝗大至。瀰漫林莽。始大懼。裂楮大書曰。驅蝗葛公之神。爭出雞酒祀之。蝗乃去。葛名維屏。以順治壬辰進士爲蘭陽令。康熙丙午秋闈。爲受卷官。愛惜諸生試卷。不肯輕貼。爲監臨所詬詈。因憤恨自經死。

康熙時。平湖陸清獻公隴。其罷嘉定令。里居一日。坐書室。似夢非夢。見青衣二隸持刺相邀。視之。乃明楊忠愍公繼盛帖也。大驚而醒。頃之。假寐。神魂飄蕩。見二隸在前引路。至一處。宮殿巍奐。隸入稟。忠愍出。肅入。分賓主禮。坐定。忠愍極贊清獻之居官清正。茶罷。忠愍忽云。有嘉定治民張某。訟公枉法。受銀十二兩。請公對簿。清獻卽起立。隸引至法堂。頃之。忠愍升殿。喝隸拘張某至。張堅稱老爺在任。曾受民銀十二兩。清獻辯爲無。張云。康熙某年。兒子援例求老爺出結。某引兒子拜門生。送二杯二緞。用銀十二兩。清獻云。杯緞有之。

乃贄也。何得云賊。忠愍乃謂清獻云。朝廷尙收其俊秀捐銀。知縣自應出結。雖云贄禮。亦不爲賊。公以銀兩送還。此案便結。清獻允之。忠愍乃起。揖之曰。公清廉正直。爲人所濟。上帝憫之。此位不久屬公矣。命二隸仍送之還。清獻醒。爲人道其事。不踰年果卒。

冥司類

隋書韓擒傳。擒字子通。河南東垣人也。後家新安。擒少慷慨。以膽略見稱。容貌魁岸。有雄傑之表。周拜都督新安太守。稍遷儀同三司。襲爵新義郡公。高祖進位上柱國。別封壽光縣公。食邑千戶。以行軍總管屯金城。卽拜涼州總管。俄徵還京。上宴之內殿。恩禮殊厚。無何其鄰。母見擒門下儀衛甚盛。有同王者。母異而問之。其中人曰。吾來迎王。忽然不見。又有人疾篤。忽驚走至擒家曰。我欲謁王。左右問曰。何王也。答曰。閻羅王。擒子弟欲撻之。擒止之曰。生爲上柱國。死作閻羅王。斯亦足矣。因寢疾。數日竟卒。時年五十五。

紀聞。京兆人劉子貢。五月二十二日。因病熱卒。明日乃蘇。自言被錄至冥司。同過者十九人。官召二人出木括其頭。加釘鑠焉。命繫之曰。此二人罪重。留餘者且釋去。又引子貢問曰。此爲何處。人曰。此皆地獄也。緣同光王生。故休罪人七日。此中受罪者暫停。若遇其鼓作。罪人受苦。可驚駭耳目。子貢娶於離江縣令蘇元宗。見元宗於途。問之曰。丈人在生好

善。何得在此。元宗曰。吾前生有過。故留。然事已辦。今將生天不久矣。又問。二子先死者。何在。長者愿而信。死便生天。少兒賊而殺。見在地獄。又遇鄰人李韋。韋曰。君爲傳語吾兒。吾生前坐罪大。被拘留。爲吾造觀世音菩薩像一。寫妙法蓮華經一部。則生天矣。又遇其父。愼愼曰。吾以同光王生。故得假在外。不然。每日受罪。苦不可言。坐吾彈殺鳥獸。故每日被牛頭獄卒。燒鐵彈數千。其色如火。破吾身皮數十道。納熱彈其中。痛楚不可忍。又見身存者。多爲鬼。子貢以二十三日生。生七日。至二十九日。又殂。遂不活。

通幽記。皇甫恂。字君和。開元中授華州參軍。暴亡。其魂神若在長衢路中。夾道多槐樹。見數吏擁篲。恂問之。答曰。五道將軍常於此息焉。恂方悟死耳。嗟歎而行。忽有黃衣吏數人。執符言天曹追逐。驅迫至一處。門關甚崇。似上東門。又有一門。似尙書省門。門衛極衆。方引入。一吏曰。公有官。須別通。且伺務隙耳。恂拱立候之。須臾。見街中人驚矍辟易。俄見東來數百騎。戈矛前驅。恂匿身牆門以窺。漸近。見一老姥。擁大蓋策四馬。從騎甚衆。恂細視之。乃其親叔母薛氏也。恂遂趨出拜伏。自言姓名。姥駐馬問恂。是何人。都不省記。恂卽稱小名。姥乃喜曰。汝安得來此。恂以實對。姥曰。子姪中惟爾福最隆。來當誤耳。且吾近充職務。苦馳驅。汝就府相見也。言畢。遂過。逡巡判官務隙。命入。見一衣冠昂然。與之承迎。恂哀

祈之。謂恂曰：足下陽中有功德否？恂對曰：有之。俛而笑曰：此非妄語之所。顧左右曰：喚闍割家來。恂甚惶懼。忽聞疾報聲。王有使者來。判官遽趨出拜受命。恂窺之。見一闍人傳命畢。方去。判官拜送門外。却入謂恂：向來大使有命。言足下未合來。所司誤耳。足下自見大使。便可歸也。數吏引去。西行三四里。至一府郡。旌旗擁門。恂被命入。仰視乃見叔母據大殿。命上令坐。恂俯伏而坐。羽衛森然。旁有一僧跌寶座。二童子侍側。恂亦理揖。叔母方叙平生委曲親族。誨恂以仁義之道。陳報應之事。乃曰：兒豈不聞地獄乎？此則其所也。須一觀之。叔母顧白僧。願導引此兒。僧遂整衣而命恂從我。恂隨後行。比一二里。遙望黑風自上屬下。煙漲不見其際。中有黑城。飛焰赫然。漸近其城。其黑氣即自去。和尙丈餘而開。至城門。即自啟。其始入也。見左右罪人。初剥皮吮血。砍刺糜碎。其叫呼怨痛。宛轉其間。莫究其數。楚毒之聲動地。恂震怖不安。求還。又北望一門。熾然炎火。和尙指曰：此無間門也。言訖欲歸。忽聞火中一人呼恂。恂視之。見一僧坐鐵牀。頭上有鐵釘釘其腦。流血至地。細視之。是恂門徒胡僧辨也。驚問之。僧曰：生平與人及公飲酒食肉。今日之事。自悔何及。君今隨和尙。必當多福。幸垂救。曰：何以奉救？僧曰：寫金光明經一部。及於都市爲造石幢。某方得作畜生耳。恂悲而諾之。遂迴至殿。具言悉見。叔母曰：努力爲善。自不至是。又曰：兒要知

官爵否。恂曰：願知之。俄有黃衣抱案來，放於廡下。發視之，見京官至多。又一節言太府卿貶綿州刺史。其後掩之。吏曰：不合知矣。遂令二人送恂歸。再拜而出。出門後，問二吏姓氏。一姓焦，一姓王。相與西行十餘里，有一羊三足，截路吼噉。罵恂曰：我待爾久矣。何爲割我一脚。恂實不省。且問之。羊曰：君某年日，向某縣尉廳上，誇能割羊脚。其時無羊。少府打屠伯屠伯活割我一脚將去。我自此而斃。吾由爾而夭。恂方省之。乃卑詞以諭。焦王二吏亦同解紛。羊當路立。恂不得去。乃諭曰：與汝造功德可乎。羊曰：速爲我寫金剛經。許之。羊遂喜而去。二吏又曰：幸得奉送，亦須得同幸惠。各乞一卷。並許之。更行里餘。二吏曰：某只合送至此。郎君自尋此逕。更一二里，有一賣漿店。店傍斜路，百步已下，則到家矣。遂別去。恂獨行，苦困渴。果至一店。店有水甕，不見人。恂竊取漿飲。忽有一老翁大叫怒，持刀以趁。罵云：盜飲我漿。恂大懼，却走。翁甚疾來。恂反顧，忽陷坑中。恍然遂活。而殮檢中死已五六日。既而妻覺有變，發視之。綿綿有氣，久而能言。令急寫四卷金剛經。其夜忽聞敲門聲。有風歛歛然。空中朗言曰：焦某、王某、蒙君功德，今得生天矣。舉家聞之。更月餘，胡辨師自京來。恂異之，而不復與飲。其僧甚恨。恂於靜處，略爲說冥中見師如此。師輒不爲之信。既而去至信州。忽患頂瘡。宿昔潰爛困篤。僧曰：恂言其神乎。數日而卒。恂因爲市中造石幢。

工始畢。其日市中豕生六子。五色。白者詣幢環遶數日。疲困而卒。今幢見存焉。恂後果爲太府卿。貶綿州刺史而卒。

前定錄。柳及河南人。貞元中進士登科。殊之子也。家於灋陽。嘗客遊至南海。元帥以其父有名於搢紳士林間。俾假掾於廣。未幾娶會長岑氏之女。生一男。名甌甌。及以親老家遠。不克迎候。乃攜妻子歸寧於灋陽。未再歲後。以家給不足。單車重遊南中。至則假邑於蒙。於武仙再娶沈氏。會公事之郡。獨沈氏與母孫氏在縣廨。時當秋夜分之後。天晴月皎。忽於牖中見一小兒。手招沈氏曰。無懼。無懼。某幾郎子也。告說事狀。歷然可聽。沈氏以告其母。母乃問是何人。有何所請。答曰。某甌甌也。以去年七月身死。故來辭別。凡人夭逝未滿七歲者。以生時未有罪狀。不受業報。縱使未卽託生。多爲天曹權錄驅使。某使當職役。但送文書來往地府耳。天曹記人善惡。每月一送地府。其間有暇。亦得閒行。沈氏因告曰。汝父之郡會計。亦當卽至。俄爾及歸。沈氏具告。及固不信。曰。荒徼之地。當有妖怪。假託人事。殆山精木魅之所爲乎。其夕。卽又於牖間以手招及。及初疑。尙正辭詰之。及聞本末。知非他鬼。乃歔歔涕泗。因詢其夭橫之由。答曰。去年七月中戲弄。遂得痢疾。醫藥不效。以至於此。亦命也。今爲天曹收役。亦未有託生之期。及曰。汝旣屬冥司。卽人生先定之事可知也。

試爲吾檢窮達性命。一來相告。答云諾。後夕乃至。曰。冥間有一大城。貴賤等級。咸有本位。若棋布焉。世人將死。或半年。或數月內。卽先於城中呼其名。時甌甌已聞呼父名也。輒結而對。既而私謂沈氏曰。阿爺之名已被呼矣。非久在人間。他日有人求娶沈氏者。慎勿許之。若有姓周。職在軍門者。卽可許之。必當偕老。衣食盈羨。其餘所述。近事無不徵驗。後一夕。又來曰。某以拘役有限。不得入人間。從此永訣矣。言詞悽愴。歛歛而去。後四月。及果卒。沈氏尋亦萍泊南海。或有求納者。輒不就。後有長沙小將姓周者。部本郡錢帛貨。買於廣州。求娶沈氏。一言而許之。至今在焉。平昌孟弘微。與及相識。具錄其事。

酉陽雜俎。長慶初。洛陽利俗坊有百姓。行車數輛。出長夏門。有一人負布囊。求寄囊於車中。且戒勿妄開。因返入利俗坊。纔入坊內。有哭聲起。受寄者發囊視之。其口結以生縵。內有一物。狀如牛胞。及黑繩。長數尺。百姓驚遽。斂結之。有頃。其人亦至。復曰。我足痛。欲憩。君車中數里可乎。百姓知其異。許之。其人登車。覽其囊。不悅。顧曰。何無信。百姓謝之。又曰。我非人。冥司俾予錄五百人。遍歷陝虢晉絳。及至此。人多蟲。唯得二十五人耳。今須往徐泗。又曰。君曉予言蟲乎。患赤瘡卽蟲耳。車行二里。遂辭有程。不可久留。君有壽者。不復憂矣。忽負囊下車。失所在。其年夏。天下多患赤瘡。少有死者。

賢奔社陵。韋元方外兄。裴璞任邠州新平縣尉。元和五年卒於官。長慶初。元方下第。將客於隴右。出開遠門。數十里抵偏店。將憩。逢武吏躍馬而來。乃裴璞也。驚喜拜曰。兄去人間。復効武職。何從吏之。赳赳焉。裴曰。吾爲陰官。職轄武士。故武飾耳。元方曰。何官。曰。隴右三川掠剩使。職司人剩財而掠之。韋曰。何謂剩財。裴曰。數外之財。卽謂之剩。故掠之。曰。安知其剩而掠之。裴曰。生人一飲一酌。無非前定。況財寶乎。陰司所籍。其數有限。獲而踰籍。陰吏狀來。乃掠之。或令虛耗。或權橫事爾。言畢不見。

前定錄。韓晉公滉在中書。嘗召一吏。不時至。怒將撻之。吏曰。某有所屬。不得遽至。乞寬其罪。晉公曰。宰相之吏。更屬何人。吏曰。某不幸兼屬陰司。晉公以爲不誠。怒曰。旣屬陰司。有何所主。吏曰。某主三品以上食料。晉公曰。若然。某明日當以何食。吏曰。此非細事。不可顯之。請疏於紙。過後爲驗。乃恕之。而擊其吏。明日遽有詔命。旣對。適遇太官進食。有糕糜一器。上以一半賜晉公。食之美。又賜之。旣退而腹脹。歸私第。召醫者視之。曰。食物所擁。宜服少橘皮湯。至夜。可啗漿水粥。明日疾愈。思前夕吏言。召之視其書。則皆如其說。公因復問人間之食。皆有籍耶。答曰。三品以上日支。五品以上而有權位者旬支。凡六品至九品者季支。其有不食祿者歲支。

稽神錄。戊寅歲。吳帥征越。敗於臨安。裨將劉宣傷重。臥於死人中。至夜。有官吏數人持簿書至。徧閱死者。至宣。乃扶起視之。曰。此漢非是。引出十餘步。置路左而去。明日賊退。宣乃得歸。宣肥白如瓠。初伏於地。越人割其尻肉。宣不敢動。後瘡愈。肉不復生。作事少偏。十餘年而卒。

吉凶影響錄。治平中。黃靖國死。見冥中數獄吏指一所。曰。此唐武后獄。后惡至大。每以大甕貯黃蠋螫之也。酷吏奸臣。皆有獄也。

墨莊漫錄。楊緯。字文叔。濟州任城人。以明經中第。累任州縣。皆有能稱。後爲廣州觀察推官。元祐二年正月。以疾卒於官。道遠。喪未還鄉。其姪珣。一日晡時。恍然如醉夢中。見其叔騎從甚都。來其家。珣亟拜之。既坐。言語如平時。珣問叔。今代滿耶。曰。我今爲忠孝節義司判官矣。所主人問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事也。其職甚高而閑逸。故來別汝也。人但見珣若與人言語時。且拜也。至夜。珣乃醒。久而方言曰。適廣州叔來。其言如是。衆方悲駭。知緯死矣。珣曰。叔臨去。有紫衣吏曰。府君好范山下石臺。可卽臺立祠以祀之。後呼工爲像。一塑遂肖其容狀。州縣以緯別無功績。不敢聞於朝。而鄉人歲時。但卽其墓而祭之。泊宅編。朝奉郎李邁。知興化軍時。蔡君謨襄。自福帥尋罷歸鄉。病革。以後事屬李守。守夜

夢神人紫綬金章。從數百鬼物。升廳與守云。迓代者。守問何神。代者復何人。神曰。予閻羅王。蔡襄當代我。明日蔡公薨。李作挽詞。有不向人間爲冢宰。却歸地下作閻王之句。蒙齋筆談。余守許昌時。洛中方營西內甚急。宋昇以都轉運使主之。其屬有李實韓溶二人最用事。宮室梁柱。欄檻窗牖。皆用灰布。期既迫。竭洛陽內外猪羊牛骨不充用。韓溶建議掘漏澤人骨以代。昇欣然從之。一日李實暴疾死而還魂。具言冥官初追。正以骨灰事。有數百人訟於庭。冥官問狀。實言此非我。蓋韓溶。忽有吏趨而出。有頃復至。過實曰。果然。君當還。然宋都運亦不免。既白冥官而下。所抱文字。風動其紙。略有滅門二字。後三日。溶有三子連死。尙幼。其妻哭之哀。又三日亦死。而溶亦死。昇時已入爲殿中監。未幾傳昇。忽溺不止。經日。下數石而斃。人始信幽冥之事。有不可誣者。是時范德孺卒。纔數月。其家語余。近有人之鄆州。夜過野中。見有屋百許間。如官府。揭其榜曰。西證獄。問其故。曰。此范龍圖治西內事也。家中亦有兆相符。會有屬吏往洛。余使覆其言於李實。亦然。甚哉。禍福可不畏乎。余素不樂言鬼神幽怪。特書此一事示兒子。以爲當官無所忌憚者之戒。

輟耕錄後。至元間。同知兩浙都轉運鹽使司事趙君伯常。休日與書吏談官府政事。因曰。吾曩爲中書提控掾史時。夜坐私第一室。忽有兩隸來前。傳都堂鈞旨呼喚。遂卽上馬。隸

前導。至一官府。樹木陰翳。大官危坐廳事上。問曰。河南饑。省咨至。乃緩七日不報。彼處死者甚衆。汝知之乎。吾答曰。某提控耳。該據稽遲之罪。已嘗呈舉。官沈思良久曰。非汝過也。汝退。又命前隸曰。可急追該掾某人來。吾遂夢覺也。明日晨起。令人覘之。夜暴死矣。人命至重。爾輩其慎之。

語怪。酆都走無常事。二編已書之。後問邑博熊君。君卽酆都人也。言之甚悉。蓋彼中以此爲常。或人行道路間。或負擔任物。忽擲跳數四。便仆於地。冥然如死。途人家屬。但聚觀以伺之。或六時。或竟日。甚或越宿。必自甦。不復驚異救治也。比其甦叩之。則多以勾攝。蓋冥府追逮繁冗時。鬼吏不足。則取諸人間。令攝鬼卒承牒行事。事訖卽還。或有搬運負戴之役亦然。皆名走無常。無時無之。宣德永樂間。有江西尤和。以進士來爲酆都令。下車左右請謁豐都觀。觀在豐都山。居邑外。且山勢穹巍岑遠。草木蔚密。觀奠其陽。殊極雄偉。觀之後山陰復有山。其境益幽詭。叢灌蔽翳。人迹罕到。中亦有宮宇。則所謂北陰也。其下卽大獄。凡鄉之禱祀者。必之前觀。香火極盛。而凡仕於彼者。初蒞政。亦必虔謁。與社稷城隍等耳。尤和初至。聞衆請。岸然曰。烏有是哉。吾久聞此語。今來當官。政欲除之。以息從前愚惑。尙有於謁禱邪。然固當親往視之。然後毀除。卽命駕以往。初見山門崇煥。已怒。比入危級。

甚遙。入中門。廣庭修廡。堂殿宏麗。尤略無瞻揖之儀。傲睨四顧。及後室從宇。皆視之。遍返駕。言嗣當命工。悉去之。及至縣。亦無他。明晨方治事。忽身畔一門子。跌仆於公座下。倚其鞵而僵。尤蹴開。顧左右曰。應是卒死。舁之去。左右告非卒死。此走無常也。尤大怒曰。何復爲此誑語邪。吾固曰。當除此風。妄云云者。應加以重罰。而復敢爾邪。左右言。明公姑從衆任之。當自起。問之可驗。苟爲不然。一移動則卽死矣。奈何。尤令喚其父母來。語之故。父母皆懇曰。望公姑任之。伺渠必自歸。倘移之必死矣。尤因任之。越二日夜。尤方坐。童忽欠伸長吁。如夢覺者。徐徐而起。神觀爽然。尤問之。童言向從公歸。方執事。忽走無常。始回耳。尤曰。其詳奈何。曰。初爲冥官召去。言爾可往江西某邑。里攝尤睦。文牒已具。卽持之行。至彼覓尤家得之。守門外二日。始得入。尤聞之大驚。蓋睦卽其弟也。因問其室廬何似。童述之。卽其家也。尤曰。何以二日方入邪。曰。其家有犬。瘵惡不能前。屢入屢爲犬噬。輒退。後乘間得入耳。尤思之。果有瘵犬。曰。所攝者何如人。曰。卽尤睦秀才也。其貌爾爾。語至是。尤不覺慘沮。知爲其弟審矣。因曰。今則何如。曰。隨已攝逮同趨。徑歸於豐都矣。曰。然則奈何。曰。既至後。不與我事。卽俾我返。然頗聞睦當得重辟。不可生矣。尤聞之大慟。急命人訊於家。得報。睦果以是日暴亡。尤乃入觀醮諭。且欲加整飾宮觀。以致皈依之誠。視其居。事事完備。

已窮壯麗。特其外無坊表之建。棹楔表於門外大道。而稍飾諸培弊處。復自製文紀其事。鑿之石。立觀中。以示未信。今猶存焉。

聖蹟類

關帝聖蹟圖志。向友正。元仲之子也。淳熙八年。爲江陵支使。攝公安令。癰發於胸臆間。拯療半歲弗愈。嘗浴罷痛甚。委頓而臥。似夢非夢。見一偉丈夫。長髯巨目。著拂塵披衫。微揖而坐。傳藥方與之。曰。用沒藥。瓜萸。乳香。三味。以酒煎服之。且言桃源許軫。知縣亦錄此方。但不用瓜萸。若欲速效。宜服此。友正敬謝。卽如其戒。不終劑而痊。後詣玉泉禱雨。瞻關帝像。蓋所感夢者。因繪帝於家。

關帝聖蹟圖誌。解州下馮村。有于姓名保者。性至孝。娶妻汪氏。甫三日。被枉株連。謫戍南海。凡萬里。發遣日。泣謂妻曰。予遠離。年邁父母。何人奉甘旨。妻曰。妾之事也。君勿慮。願君冤得伸。可早歸耳。汪紡績。孝舅姑。每朔望。必往帝廟虔祀泣禱。願夫伸冤回籍。如是數載。保雖在戍。顛沛之際。而持身愈謹。有總戎拔爲牧。至洪武丁卯年三月二十三日。暮夜。保忽見馳一赤馬者。狀貌巍巍。詣前謂保曰。汝素孝。可念父母而思家室否。保泣曰。愚蒙枉陷。數年來。鱗絕鴻疏。焉有不念父母而思家室者乎。但由海及解。萬里。且法度森嚴。奚克

歸。馳馬者曰。吾亦解籍。偶過此西旋。汝可協隄。隨吾往解。保從之。疾如風行。恍若雲駕。片晷墜地。時將曙。訊耕者。此何村也。耕者曰。乃下馮村。保知故里。遂旋家。見父母妻子。而泣云。暮夜事。妻曰。此關聖援君也。是日。南海伍中失于保。官引檄至。解搜求之日。卽于保至家之日也。職司異之。以事奏上。赦保軍戍。解人由是益欽聖帝之赫奕。

關帝聖蹟圖誌。嘉靖間。臨江縣有禪寺。塑帝像。太史張春未第時。在寺內讀書。往來從帝前過。必稽首致敬。遇朔望必焚香默禱。忽有數蜂在帝像耳內結窠。春見之。卽爲剔去。是夜夢帝至其書室中。春屈膝拜迎。帝曰。承汝療耳。未有以報。子讀春秋。曾知奧義否。遂爲春講解數條。春聽之。皆發人所未發。自此以後。每夜夢帝來臨。一日。麟經友會課藝。春以帝所指示。結構成文。衆閱之。咸嘆賞不置。曰。是必從祕本得來。願借一觀。春曰。實無祕本。此關帝教我。衆哂之。以爲妄語。是年文宗科試。春獲高等。及赴秋闈。復夢帝曰。我來輔爾三場。春在場中作文。筆下若有神助焉。首場合式。二三場有典故未明者。一思維便源源而來。時春卷落在廣東霍渭崖春秋房。霍以麟經名世。自許無雙。閱春秋藝。見其議論出羣。大奇之。及閱表策。皆祕傳語。益大駭異。力呈此卷。遂中式。丁未科會試。亦如鄉場神助。聯榜及第。殿試後。張春選入翰林。人咸以爲敬帝之驗也。

王同軌耳譚。民部郎沈君襄。其父青霞公鍊。抗疏論奸相嵩過激。徙置絕徼。而又以重忤嚴相棄市。青霞公諸子皆冤死。獨襄出嬰杵藏。孤繫獄且久。一日獄吏持飯。飯襄曰。君食之。凡囚死例給飯。蓋其兩臺使。皆相私人。受相旨。縊死襄獄中。俾無噍類。沈氏耳。襄亦知之。但彊飯待斃。忽白日發異香滿室。而神御赤馬盤舞自雲中下。語曰。我關某是也。汝忠義之子。故來救汝。汝不死。語訖。戛刀入雲中。獄中人皆見之。至夜半。獄外喧聲震地。兩臺使皆以他疏。遂被逮去。身膺綉綺銀鑕。一死。一從戎。而襄果出。蓋神力所扶救也。沈君出令安鄉。構聖帝廟。日夕展拜。予友胡載道過安鄉。沈自語其事如此。近聞有聖帝廟在某處。而來禱者。毆父逆子也。神下親戮之。會觀者彌集。神還。坐未及端。而一旦泥像左偏云。李養記事三則。嘉靖丁酉。汴人有欲弑其母者。晨入關帝廟中。持刀納帝髀下。誘其母來禱。因起爲逆。及其母至。拔刀見帝身動。如壓刀狀。刀拔不可出。昏眩自首。縛之。官論死。至歲戊午間。予在京師。正陽門外。帝之廟。素稱靈赫。有王姓者。持錢乞籤。卜弑其母。亦卽昏眩。大呼伏地云。帝縛我。帝縛我。我欲爾爾。邏者以其事聞。上命送大理獄。近者鄉人又爲予道均州監生張尙文。赴吏部選。至邯鄲宿市店中。夢帝語之曰。汝死日不久。乃北上耶。其子時從行。夢與之同。勸止之不肯。及京。授教諭。而三日死。

關帝聖蹟圖誌。兗州府治十餘武迤西北。有聖帝息馬亭。亭畔植松一株。萬曆間。魯藩親督構園爲游觀。藩忽神倦。宛見帝從遠來。馬流血汗。繫於樹下。與藩云。此吾息馬處也。君宜止焉。藩少頃悚然。卽詣樹下視之。地面若雨點痕。藩恍然。遂止遊觀。而易建息馬亭。今樹四季蒼翠。幹古虬盤。若有神護。可與尼山檜樹同觀。予壬戌小春瞻拜。至聖陵墓。過亭識之。

留青日札。陳益修。字偉儒。山東濟寧州人。崇禎間爲諸生。讀書關帝廟。有富豪爲鄰。欲侵占廟堦地。益修峻絕不許。一日富豪約同黨帶領多人。伺益修於路。攢毆幾死。鑿穿其二眼。出而掠之。聞水中。兩眼眶如血碗。其家人舁至屋中。環而視之。忽益修曰。天明了。家人驚問。汝何得見天明。曰。我已有眼了。我夢見聖帝同一位穿綠衣戴紗巾者。命一將軍。取一雙羊眼睛。納我眼眶內。揉千百下始好。自是益修好學苦讀書。於順治乙酉丙戌聯捷進士。又夢聖帝諭曰。汝已好了。不必與彼人較論。彼二三人。我已罰了他了。自是益修總不較論。竟赴貴池縣任。一年之內。富豪彼此訐告。家產人丁俱絕。予乙巳年在濟寧張宅。聞此事甚悉。換羊眼睛補眼一事。甚奇怪。却是真。

顧治大函氏五臆。浦氏子伯曰大廷。仲曰大欽。兄弟少相友愛。弟因搆於婦。始有小隙。廷

遂書臥內曰。至易求者田地。至難得者兄弟。卽其弟未有以見也。一夕欽病甚。夢有累石巨缸。皆骨肉充其內。回視之。乃聖帝提大刀。庭立其後。欽驚而寤。病良久愈。使齋瓣香謁南禪寺關帝廟。焚香楮畢。忽見他楮縣爐上。擬爲之焚。覺中若有物者。剖之。果得兩紙。如高麗薄綿繭。而色殊白。長可三尺許。字石青。書甫指面大。俱鐘鼎篆文。欽不識也。卒祕之在篋。因博訪書法家譯之。垂六百言。句六字。首卽用廷前二句。欽不無心動。於是出以示廷。廷異而貌帝。日暮禮帝無絕。忽亦得一紙書於爐下。大率紙字都似初跡。而句三字。余聞而請觀之。其字莊嚴。勢欲飛去。殆非人間筆。卽紙亦非人間有也。後有六丁六甲名字符各一道。蓋帝敕以詞不祥者。而又有修鍊家言。具別紙。尾印桃園主人圖書。並是青紋靈氣勃勃楮間。帝固戒勿輕泄。謂此紙而已。夫帝本以兄弟締好。故不忍人相好而中奪之。姑借一浦以儆百浦耳。其授廷書曰。朝氤氳。夕拱拜。徒爾勤。非我戒。枝頭青。勿翦壞。斯帝所以神道設教之旨哉。至其授欽書有曰。五鼎獨餐無味。則帝之重有感於人心也深矣。余欲欽摹帝書於貞石。別釋之。以曉寤者。而欽弗是也。聊識於此。且明帝指不獨私爲浦而發云。

關帝聖蹟圖誌。張尙書磐石未第時。讀書一僧寺。偶遊方丈。若有所思。佇立久之。漫以手

擊僧房門。門隙忽遞一鑰匙。開之。有美女在焉。女曰。公洩彼事。彼將不利於公。奈何。磐石踟躕無計。伏案而思。不覺沈迷。夢關帝云。爾無震懼。吾當救汝。第取吾像傍刀。緊支方丈扉耳。磐石如其言。僧歸推門。刀倒斷。僧持以報。有司曰。此必爾所殺焉。有木刀而殺人者乎。置之獄。帝復示夢云。爾當白有司。取原刀植於庭。可令獄中當死囚伏其旁。試之。吾自有應也。有司勉從之。置多囚於庭。其刀忽倒。竟斷一盜魁之首。因大駭。異釋磐石。

修國相撫甘肅。以事出巡。按站行。至伏羌縣。夢神呼云。速走。速去。修不以為意。次晚。夢如初。且云。欲報我恩。但記荆波宛在四字可耳。修驚起。亟走三日。而伏羌縣沈為湖。卒不解救者為何神。後至建昌野渡。有關羽廟。上書荆波宛在四字。乃悟為關帝靈佑也。遂入拜謁。為修葺之。

宋史羅汝楫傳。汝楫為殿中侍御史。與中丞何鑄交章論岳飛。罷其樞筓。朱芾。李若虛。嘗謂飛議曹主帥有異意。而不能諫。又言飛獄具。寺官聚斷。咸謂死有餘罪。寺丞何彥猷。李若樸。獨喧然以衆議為非。欲從輕典。皆坐黜。子願知鄂州。有治績。以父故。不敢入岳神廟。一日自念吾政善。姑往祠之。甫拜。遽卒於像前。人疑神之懣不釋云。

三柳軒雜識。陳文龍志忠。興化人。度宗朝狀元也。德祐末歸守本州。北兵入閩。不屈。生縛之。至杭。病卒於杭之苗兒橋巷。初文龍入太學。累試不入格。太學守土之神。岳侯也。一夕夢神請交代。意必老死於太學。常悒悒不樂。既而赴廷對第一。仕宦日顯。前夢不復記矣。及守外州。又夢神通書。閱書前面曰交代。後書年月至元。心甚慢之。未幾國亡城陷。家殘身俘。至杭幽於太學之側。

明徐有貞湯陰縣精忠廟碑陰記。有貞初至周流社。觀岳王之先墓。方設祭間。俄有大鳥若隼。盤雲而下。翔集塚顛。侍行舍人邵海引弓射之。矢至而舉。有貞覺其異也。遽叱止之。少焉復集。終享。乃翥風而去。見者皆以爲神。

康熙甲寅。吳三桂叛於滇南。駐兵衡州。衡山岳神廟有小白龜。大僅如錢。多歷年所。土人以爲神之使也。敬而祀之。藏之幃中。藉以占卜。三桂妄希神器。擇吉祀神。展輿圖於神座前。默祝。視龜之所向。龜蹠蹠循走。不出長沙常岳間。至雲南而止。三桂再三拜禱。龜復如之。三桂之徒黨相顧失色。故不敢輕出湖南。神告之神阻之也。

神怪類

益都耆舊傳。漢武帝時。蜀張寬爲侍中。從祀甘泉。至渭橋。有女子浴於渭水。乳長七尺。上

怪其異。遣問之。女曰。帝後第七車知我。時張寬在第七車。對曰。天星主祭祀者。齋戒不潔。則女人見。

小名錄。孫權末。臨海羅陽縣有神。自稱王表。周旋民間。言語飲食。與人無異。然不見其形。有一婢名紡績。權遣中書郎李崇齋輔國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。表隨崇俱出。所歷山川。遣紡績與神相聞。崇與表至。權立第舍於蒼龍門外。數使近臣齋酒往。表說水旱小事。往往奇中。

北夢瑣言。唐田弘正之領鎮州。三軍殺之而立王庭湊。卽王武俊支屬也。爲三軍扶立。別堡西飛龍山神。庭湊往祭之。將及祠百步。有人具冠冕折腰於庭湊。及入廟。神乃側坐。至今面東起。宇尙存焉。

伽藍記。平等寺。廣平武穆捨宅所立。在青陽門外二里御道北。所謂孝敬里也。堂宇宏美。林木蕭森。平臺複道。獨顯當世。寺門外金像一軀。高二丈八尺。相好端嚴。常有神驗。國之吉凶。先炳祥異。孝昌三年十二月中。此像面有悲容。兩目垂淚。遍體皆濕。時人號曰佛汗。京師士女。空市里往而觀之。有比丘以淨綿拭其淚。須臾之間。綿濕都盡。更以他綿換。俄然復濕。如此三日乃止。明年四月。尙朱榮入洛陽。誅戮百官。死亡塗地。永安二年三月。此

像復汗。士庶復往觀之。五月北海王入洛。莊帝北巡。七月北海王大敗。所陔江淮子弟五千。盡被俘虜。無一得還。永安二年。此像悲泣如初。每經神驗。朝夕惶懼。禁人不聽觀之。至十二月。尒朱兆入洛陽。擒莊帝於晉陽。在京宮殿空虛。百日無主。

宣驗記。相州鄴城中。有丈六銅像一軀。賊丁零者。志性兇悖。無有信心。乃彎弓射像。箭中像面。血下交流。雖加瑩飾。血痕猶在。又選五百力士。令挽仆地。銷鑄爲銅。擬充器用。乃口發大聲。嚮烈雷震。力士亡魂。膽人皆仆地。迷悶宛轉。怖不能起。由是賊侶漸惶。歸信者衆。丁零後時著疾。被誅乃死。

册府元龜。晉高祖初爲河東節度。後唐末帝圍晉陽。晉陽有北宮。宮城之上。有祠曰毗沙門天王。帝曾焚修。默而禱之。經數日。城西北圍正受敵處。軍候報稱夜來有一人。長丈餘。介金執笏。行於城。久方不見。帝心異之。又牙城僧坊曰崇福。坊之廡下西北隅有泥神。神之首忽一日有煙生。其騰郁如曲突之狀。坊僧奔赴。以爲人火所延。及俯而視之。無所有焉。事尋達帝。帝召僧之年高者問焉。僧曰。貧道見莊宗將得天下。曾有此煙。觀其噴湧甚於當時可知矣。又帝每詰旦使人慰撫守陴者。率以爲常。忽一夕已暝。城上有號令之聲。聲不絕者。三帝使人問之。將吏云。從上傳來。人皆知其神助。

避暑錄話。嘉祐中。邕州佛寺塑像。其手忽振動。晝夜不止。未幾交趾入寇。城幾陷。其後又動。而儂智高反。圍城卒陷之。屠其城去。熙寧元年。又動。郡守錢師孟。知其不祥。並取投之江中。遂無他。物理不可解。佛豈爲是也哉。以五行傳推之。近土失其性也。余在江東。宣州大火。幾焚其半。前此亦有鐵佛。坐高丈餘。而身忽迭前迭却。若俯而就人者。數日。土人方駭。既而火作。蓋幾邕州之異也。

老學庵筆記。翟公異參政。靖康初。召爲翰林學士。過泗州。謁僧伽像。見鬚忽涌出。長寸許。問他人皆不見。怪之。一僧在旁曰。公雖召還。恐不久復出。公扣之曰。鬚出者須出也。果驗。撫青雜記。紹興辛巳冬。北人南侵。朝廷遣大軍屯淮東。以遏其衝。其勢漸逼。主將每遣小校。將數隊四出。遊奕候望。有何兼資者。領五十人。至六合縣西。望見一隊軍馬自西北來。旗幟不類北人。又不類官軍。兼資躊躇。未知所措。其人馬行速。已出兼資之後。號令下。兼資遂斂所部。隱身蘆荻林中。須臾。有一人傳令曰。荻林中有人否。一人應曰。彼中乃生人。與吾不相關涉。兼資聞其有生人。不相關涉之言。而知其爲鬼兵也。乃免胄出見守寨門官。再拜曰。某大宋劉太尉下踏白軍也。不知神兵自何道來。其所征討爲何事。門者命報中軍。須臾。中軍傳召兼資入。凡五門。始至中軍。一人廣坐。冠服如天神。一人西向。形貌

英毅。鬚髯皆指天。一人面貌亦俊爽。餘二三人分坐於左右。皆金裝甲冑。兼資再拜致謝未畢。西向者曰。吾奉天符來助汝太尉。管必勝。兼資再拜致謝。因問今日幸遇神將將兵救助。敢請廣位神號。廣坐者瞪視不言。西向者曰。此天蓬神司主事也。不與凡間通言。汝不必問。兼資又再拜。就西向者問曰。大王又何神也。答曰。某唐張巡也。指對坐者曰。此唐許遠也。因徧指下坐者謂兼資曰。此雷萬春也。此南霽雲也。兼資少亦讀書。頗記張巡許遠事。因再拜頂禮曰。某曾讀唐書。見二大王忠義之節。每整冠斂容。羨其英特。豈期今日得瞻拜風采。信然史所載。其有實乎。巡曰。史有何疑。兼資曰。史言大王城守。凡食三萬餘人。不知果然否。巡曰。有之。而實不然也。其所食者皆已死之人。非殺生人也。兼資又曰。史言張大王殺愛妾。許大王殺愛奴。以享士。不知果然否。巡曰。非殺也。妾見孤城危逼。勢不能保。欲學虞姬綠珠之效。死於吾前。故自刎。許大王奴亦以憂悸暴死。遂烹以享士。蓋用術以堅士卒之心耳。兼資故見雷萬春面上止有一疽。因再拜問曰。史言將軍面著大箭有六。而一疽何也。萬春曰。當時實著六箭。而五箭著兜鍪。人人相傳。謂吾面著六箭不動。吾亦當之。庶揚聲以威之也。須臾命酒。饕饈亦人間之物。惟天神不食。久之傳漏者報云。天漸曉矣。巡謂兼資曰。汝歸語汝主將。吾奉天符助兵。然此去悖逆。吾當斬其首以報上。

帝語訖。命人引兼資出。至荻林呼其所部出。至張許下寨之所。已不復有人矣。不半月有皂角林之捷。未幾其主有龜山之禍。果如言。兼資後累功至正使。見今在西京。多與士大夫言之。

續夷堅志。正大四年丁亥。平涼西草場天王塑像。前後颯動。凡兩晝夜不止。而泥塑之衣紋。都不剝落。知府徒單百家奴往拜之。拜至三像。即不動。知府去。動如故。

異聞總錄。宋欽宗至源昌州。宿城外寺中。殿中佛像皆無。惟石刻二胡婦在焉。鬼火縱橫。散而復合。忽有人攜酒物出現。曰。此寺有神。明最靈。隔夕報夢曰。明晚有天羅王。衣青袍。從者十七人。自南方來。此宿頓。是以到此。祇候。帝飲罷。人復引帝入山阜間。有草舍三間。入其門。聞人喏聲。若三十餘人。衆皆驚訝。視神亦石刻一婦。若將軍狀。手執鐵劍。侍者皆婦人。及帝出門。又聞唱喏聲如前。詢問。則曰。契丹天王侍女神寺。帝方悟其前身。元是天羅王也。

嘉定王西莊光祿未貴時。有至戚某家娶婦。邀請同觀花燭。時適微雨。意將却之。因再三相請。遂著屐往。某戚所居本幽僻。路過曠野。見一婦女身穿麻衣。如新寡者。躑躅中途。王訝之。急足迅走。卒不能及。乃叱之止。始駐足焉。王問以泥塗。不憚跋涉。意欲何之。曰。將至

某家。王又言某家有喜事。汝凶服在身。宜謹避之。婦乃號咷而逸。及至戚某家。晤主人。告以所見。主人曰。此披麻星也。遂邀術者至。責以擇吉不愼。術者曰。吾固知之。惟是日雖星值披麻。然有文曲星勝之。故無咎。於是人皆謂光祿後必大貴。

神仙類

西平縣志。金梁先生。不知何許人。以下隱金梁橋。董永子思見其母。問卜於先生。先生告之曰。城南十里有池。七月七日。羣仙浴其中。列衣於岸。數至七。則汝母衣也。抱衣以俟。自獲見母。至日。詣其處。果然。永子哀泣呼母。母曰。兒何以知至此。曰。邑中有金梁先生。告兒也。乃取一簪付子。謝之。送兒於坡。執手泣別。今號其坡曰離兒坡。池曰仙侶池。後永子至城。先生鍵關不納。以簪投之。火爇其廬。先生不知何往。

搜神記。劉根。字君安。京兆長安人也。漢成帝時。入嵩山學道。遇異人。授以祕訣。遂得仙。能召鬼。潁川太守史祈以爲妖。遣人召根。欲戮之。至府。語曰。君能使人見鬼。可使形見。不者加戮。根曰。甚易。借府君前筆硯書符。因以叩几。須臾。忽見五六鬼。縛二囚於祈前。祈熟視之。乃父母也。向根叩頭曰。小兒無狀。分當萬死。叱祈曰。汝子孫不能光榮先祖。何得罪神仙。乃累親如此。祈哀驚悲泣。頓首請罪。根默然忽去。不知所之。

神仙傳。葛元。字孝先。長於治病。鬼魅皆見形。或遣或殺。能積薪烈火而坐其上。薪盡而衣冠不灼。飲酒一斛。便入深泉澗中臥。酒解乃出。身不濡濕。元備覽五經。又好談論。好事少年數十人。從元遊學。嘗船行。見器中藏書札符數十枚。因問此符之驗。能爲何事。可得見否。元曰。符亦何所爲乎。卽取一符投江中。逆流而上。曰。何如。客曰。異矣。又取一符投江中。停立不動。須臾。下符上。上符下。二符合一處。元乃取之。又江邊一洗衣女。元謂諸少年曰。吾爲卿等走此女。何如。客曰。善。乃投一符於水中。女便驚走。數里許不止。元曰。可以止矣。復以一符投水中。女卽止。還人問女何怖而走。答曰。吾自不知何故也。元常過主人。主人病。祭祀道精人。使元飲酒。精人言語不遜。元大怒曰。奸鬼敢爾。敕五伯曳精人。縛柱鞭脊。卽見如有人牽精人出者。至庭抱柱。解衣投地。但聞鞭聲。血出流漓。精人故作鬼語。乞命。元曰。赦汝死罪。汝能令主人病愈否。精人曰。能。元曰。與爾三日期。病者不愈。當治汝。精人乃見放。元嘗行過廟。此神嘗使往來之人。未至百步。乃下騎乘。中有大樹數十株。上有衆鳥。莫敢犯之。元乘車過不下。須臾大風迴。逐元車。塵埃漫天。從者皆辟易。元乃大怒曰。小邪敢爾。卽舉手止風。風便止。元還以符投廟中。樹上鳥皆墮地而死。後數日。廟樹盛夏皆枯。尋廟屋火起。焚燒悉盡。元見買魚者在水邊。元謂魚主曰。欲煩此魚至河伯處可乎。

魚人曰。魚已死矣。何能爲。元曰。無苦也。乃以魚與元。元以丹書紙納魚腹。擲魚水中。俄頃魚還躍上岸。吐墨書青色如大葉而飛去。元常有賓後來者。出迎之。坐上又有一元。與客語。迎送亦然。時天寒。元謂客曰。居貧不能人人得爐火。請作火共使得煖。元因張口吐氣。赫然火出。須臾滿屋。客盡得如在日中。亦不甚熱。諸書生請元作可以戲者。元時患熱。方仰臥。使人以粉粉身。未及結衣。答曰。熱甚不能起作戲。元因徐徐以腹揩屋棟。數十過。還復牀上。及下。冉冉如雲氣。腹粉著屋棟。連日猶在。元方與客對食。食畢漱口。口中飯盡成大蜂。數百頭飛行作聲。良久張口。羣蜂還飛入口中。元嚼之。故是飯也。元手拍牀。蝦蟆及諸蟲飛鳥燕雀魚鼈之屬。使之舞。皆應絃節如人。元止之卽止。元冬中能爲客設生瓜。夏致冰雪。又能取數十錢。使人散投井中。元徐徐以器於上呼錢出。於是錢一一飛從井中出。悉入器中。元爲客致酒。無人傳杯。杯自至人前。或飲不盡。杯亦不去。畫流水卽爲逆流。十丈許。於時有一道士。頗能治病。從中國來。欺人言我數百歲。元知其誑。後會衆坐。元謂所親曰。欲知此公年否。所親曰。善。忽有人從天上下。舉坐矚目。良久集地。著朱衣進賢冠入。至此道士前曰。天帝詔問公之定年幾許。而欺誑百姓。道士大怖。下牀長跪。答曰。無狀。實年七十三。元因撫手大笑。忽然失朱衣所在。道士大慚。遂去。不知所之。吳大帝請元相。

見欲加榮位。元不聽。求去不得。以客待之。常共遊宴坐。帝見道間人民請雨。問曰。百姓請雨。安可得乎。元曰。易得耳。即便書符著社中。一時之間。天地晦暝。大雨流注。中庭平地。水尺餘。帝曰。水寧可使有魚否。元曰。可。復書符水中。須臾有大魚百許頭。亦各長一二尺。走水中。帝曰。可食乎。元曰。可。遂使取治之。乃真魚也。常從帝行舟。遇大風。百船無大小。多濡沒。元船亦淪失所在。帝嘆曰。葛公有道。亦不能免此乎。乃登四望山。船沒已經宿。忽見元從水上來。既至。尚有酒色。謝帝曰。昨因侍從。而伍子胥見彊牽過。卒不得捨去。煩勞至尊。暴露水次。元每行。卒逢所親。要於道間樹下。折草刺樹。以杯器盛之。汁流出如泉。杯滿即止。飲之皆如好酒。又取土石草木以下酒。即止。他人取之。終不爲出也。或有請元。元意不欲往。主人強之。不得已。隨去。行數百步。元腹痛。止而臥地。須臾死。舉頭頭斷。舉四肢四肢斷。更臭爛蟲生。不可復近。請之者遽走告元家。更見元故在堂上。此人亦不敢言。走還向元死處。已失元所在。與人俱行。能令去地三四尺。仍並而步。又去遊會稽。有賈人從中國過神廟。廟神使主簿教語賈人曰。欲附一書與葛公。可爲致之。主簿因以函書擲賈人船頭。如釘著。不可取。及達會稽。即以報元。元自取之。即得。語弟子張大言曰。吾爲天子所逼。留不遑作大藥。今當尸解。八月十三日日中時當發。至期。元衣冠入臥室而氣絕。其色不

變弟子燒香守之三日。夜半忽大風起。發屋折木。聲如雷。炬滅。良久風止。忽失元所在。但見委衣牀上。帶無解者。且問鄰家。鄰家人言了無大風。風止在一宅。籬落樹木皆敗折也。西陽雜俎。高唐縣鳴石山。巖高百餘仞。人以物扣巖。聲甚清越。晉太康中。逸士田宣隱於巖下。葉風霜月。常拊石自娛。每見一人。著白單衣。徘徊巖上。及曉方去。宣於後令人擊石。乃於巖上潛伺。俄然果來。因遽執袂詰之。自言姓王。字中倫。衛人。周宣王時。入少室山學道。比頻適方壺。去來經此。愛此石響。故輒留聽。宣乃求其養生。唯留一石如雀卵。初則凌空。百餘步猶見。漸漸煙霧障之。宣得石。含輒百日不饑。

異苑。昔有人乘馬山行。遙望岫裏有二老翁相對。樗蒲。遂下馬造焉。以策拄地而觀之。自謂俄頃。視其馬鞭。摧然已爛。顧瞻其馬。鞍骸枯朽。既還至家。無復親屬。一慟而絕。述異記。荀瓌。字叔偉。嘗東遊。憩江夏黃鶴樓上。望西南有物飄然。降自霄漢。俄頃已至。乃駕鶴之賓也。鶴止戶側。仙者就席。羽衣虹裳。賓主歡對。已而辭去。跨鶴騰空而滅。雲笈七籤。公孫璞者。雍州高陵人也。武德二年。爲華州司馬。年四十餘。沈湎酒肉。荒淫財色。常令家童漁釣。弋獵。恣殺物命。甘其口腹。忽夢千餘人持刀劍弓矢入其家。擒璞殺之。璞汗流驚懼。因成瘡疾。遍身有瘡。皆有口及舌。日夜楚痛。求死不得。璞表兄華陰令賈宣。

古見其所疾。驚曰。未嘗見有此瘡。當是殺生太多。宿業所致然也。華山道士姚得一。多記神方。可使人一往求問也。璞依教。令其長子到華山。具述所疾。涕泣求救。得一曰。此疾是殺生害命。衆冤所爲。可修黃籙大齋。懺悔宿冤。疾冀可愈爾。其子以此告璞。便於所居修黃籙道場七日。至第五日。璞夢青童二人引至一處。門闕宏麗。有如府署。良久。天上有黃光如日。直照地。司其門大開。卽見魚鼈鳥獸。猪羊牛馬。奇形異狀者千百頭。從門中出。乘此黃光。旋化爲人。飛空而去。逡巡化盡。青童曰。此是汝之所殺冤魂。今天符旣下。乘功德力。託生爲人。汝罪已除。瘡疾亦愈。旬日之間。璞乃平復。遂入華山。禮謝姚尊師。看覽雲泉。戀慕幽境。直至日晚。得一曰。山中無食。可以延留長者。若住宿宵。必恐僕從饑餒。此有徑路。可以還家。取一卷仙經。擲之。展於崖上。化爲一橋。二青龍負之。放五色光。其明如晝。送璞與僕從。從此而去。須臾到家。明日差人入山致謝。已失得一所在。璞全家修道。居於華山焉。

神仙感遇傳。權同休。元和中。舉進士不第。遊江湖間。遇病貧窘。有村夫賃雇已一年矣。秀才疾中思甘豆湯。令其市甘草。雇者但具湯火。意不爲市。疑其怠惰。而未暇詰之。忽見折小樹枝盈握。搓之近火。已成甘草。又取麤沙。按之爲豆。湯成與真無異。秀才大異之。疾稍

愈謂雇者曰。余貧病多時。既愈將他適。欲女市酒肉。會村中父老。丐少路糧。無以辦之。雇者乃斫一枯桑樹。成數筐。札聚於盤上。以水灑之。悉成牛肉。汲水數瓶爲酒。會村中父老。皆至醉飽。獲束縑三十緡。秀才方慚謝雇者曰。某遭遇道者。過亦甚矣。今請爲僕役。以師事焉。雇者曰。余少有失。謫爲凡賤。合役於秀才。自有限日。勿請變常。且卒其事。秀才雖諾之。每所呼指。常蹙蹙不安。雇者乃辭去。因爲說修短窮達之數。且言萬物無不可化者。惟淤泥中朱筋。及髮類。藥力不能化。因去。不知所之。

劇談錄。大中末。建州刺史嚴士則。本穆宗朝爲尙醫奉御。頗好真道。因午日於終南山採藥。迷誤於巖嶂之間。不覺遂行數日。所齎糗糧既盡。四遠復無居人。計其道路。去京不啻五六百里。然而林岫深僻。風景明麗。忽有茅屋數間。出於松竹之下。煙蘿四合。纔通小徑。士則連叩其門。良久竟無出者。窺其籬隙之內。有一人於石榻偃臥看書。推戶直造其前。方乃攝衣而起。士則拜罷。自陳行止。因遣坐於盤石之上。亦問京華近事。復詢天子嗣位幾年。云自安史犯闕。居此迄於今日。士則具陳奔馳涉歷。資糧已絕。迫於枵腹。請以食饌救之。隱者曰。自居山谷。且無煙爨。有一物可以療之。念君遠來相遺。自起於梁棟之間。脫紙囊開啟。其中有百餘顆。如菽豆之狀。便於藥室取鑿。拾薪汲泉而煮。良久盛有香氣。視

之已如掌大。曰：可以食矣。渴卽取鑑中餘水飲之。士則方啗其半。已極豐飽。復曰：汝得至此。常有宿分。自茲三十年間。不饑渴。俗情慮將淡泊也。他時位至方伯。當取羅浮相近。倘能脫去紛華。兼獲長生之道。辭家日久。可以還矣。士則將欲告歸。因述慮失道。曰：勿憂。去此二三里。與採薪人相值。可以隨之而至。國門不遠。既出於山隅。果有採薪者在路側。或問隱者姓名。竟無所對。纔經信宿。已及樊川村野。既還輦轂。不喜更嘗滋味。日覺氣壯神清。有驂鸞馭鶴之意。衣褐杖藜。多止巖岫。居守盧僕射耽味元默。思覩罪人。有道流述其事。延之致於門下。及聞方伯之說。因以處士奏官。自梓州別駕。作牧建溪。時年已九十。到郡。纔經周歲。解印。乃歸羅浮。及韋相公宙出鎮廣南。使人訪之。猶在山谷。大中十四年。任建安。路由江浙。時蕭相國觀風浙右。於桂樓宿宴。召之。唯飲酒數杯。他皆無食也。神仙感遇傳。吉宗者。豫章道士也。巡遊名山。訪師涉學。而未有所得。大中二年戊辰。於舒州村觀遇一道士。敝衣冒風雪甚急。見其來投觀中。與之道室而宿。既暝。無燈燭。雪又甚。忽見室內有光。自隙而窺之。見無燈燭而明。唯以小葫蘆中出衾被帷幄裯褥器用。陳設服翫。無所不有。宗老知其異。扣門謁之。道士不應而寢。光亦尋滅。宗老乃坐其門外。一夕守之。冀天曉之後。聊得一見。及曉推其門。已失所在。宗老刳心責己。周遊天下。以訪求

焉。

神仙感遇傳。陳簡者。婺州金華縣小吏也。早入縣。未啟關。躊躇以候。忽逢道流。其行甚急。睨簡。不覺隨之行。三五里所。及一宮觀。殿宇森竦。旁有大山。引之至一室內。有几案筆墨之屬。以黃素書一卷。紙十餘幅。授之曰。以汝有書性。爲我書之。發禿視之。皆古篆文。素不識篆字。亦未嘗攻學。心甚難之。道流已去。無推讓之所。試案本書之。甚易。半日已畢。道流以一杯湯與之曰。此金華神液。不可妄得。飲之者壽無窮限。味甚甘美。因勞謝而遣之曰。世難卽復來。此金華洞天也。出門恍如夢覺。已三日矣。還家習篆書。適勁異常。而不復飲食。太守鮮梓方將受籙。頗異其事。以爲神仙嘉應。判縣狀曰。方傳祕籙。有此嘉祥。旣彰悟道之階。允叶登眞之兆。尋復入金華山去。亦時還郡中。

神仙感遇傳。鄭又元者。名家子。居長安中。其小與鄰舍閻丘氏子。偕學於師氏。又元性僑率。自以門望清貴。而閻丘子寒賤。往往戲而罵之曰。爾非類。而與吾偕學。吾雖不語。爾寧不愧於心乎。閻丘默有慚色。歲餘乃死。又十年。又元明經上第。補蜀州參軍。旣至官。郡守命假尉唐興。有同舍仇生者。大賈之子。年始冠。其家資產萬計。日與又元宴遊。又元累受仇生金錢之賂。然以仇生非士族。未嘗以禮貌接之。一日。又元置酒高會。而仇生不得預。

及酒闌。友謂又元曰。仇生與子同舍。子會宴而仇生不預。豈其罪邪。又元慚而召仇。既至。又元以卮酒飲之。生固辭不能引滿。又元怒罵曰。爾市井之賸。徒知錐刀。何僭居官秩耶。且吾與爾爲伍。爾已幸矣。又何敢辭酒乎。因振衣起。仇生慚恥而退。棄官閉門。月餘病卒。明年又元罷官。僑居濠陽。而常好黃老之道。聞蜀山有吳道士。又元高其風。往而詣之。願爲門弟子。留之且十年。未嘗有所授。又元稍情。辭之而還。其後因入長安。褒城逆旅有一童子。十餘歲。貌秀而慧。又元與語。機辯萬變。又元深奇之。童子謂又元曰。我與君故人。有年矣。省之乎。又元曰。忘之矣。童子曰。吾生閭丘氏。居長安中。與子偕學。而子以我爲非類。罵辱我。又爲仇氏子。作尉唐興。與子同舍。受我厚賂。而謂我爲市井之賸。何吾子驕傲之甚也。子以簪纓之家。而凌侮於物。非道也哉。我太清真人也。上帝以爾有道氣。使我生於人間。與汝爲友。將授汝神仙之訣。而汝輕果高傲。終不得其道。吁可悲哉。言訖忽不復見。又元既悟其罪。而竟以慚忤而卒矣。

仙境類

神仙感遇傳。蓬球。字伯堅。北海人也。晉泰始中。入貝丘西玉女山中伐木。忽覺異香。球迎風尋之。此山廓然自開。宮殿盤鬱。樓臺博敞。球入門窺之。見五株玉樹。復稍前。有四仙女。

彈棋於堂上。見球俱驚起。謂曰。蓬君何故得來。球曰。尋香而至焉。言訖。復彈棋如初。有一小者登樓彈琴。戲曰。元暉何謂獨昇樓。球於樹下立饑。以舌舐葉上垂露。俄有一女乘鶴而至。曰。玉華。汝等何故有此俗人。王母卽令王方平按行諸仙室。可令速去。球懼出門。迴頭忽然不見。及還家。已是建平中矣。舊居閭舍。皆爲墟墓。因復周遊名山。訪道不返。

西陽雜俎。衛國縣西南有瓜穴。冬夏常出水。望之如練。時有瓜葉出焉。相傳苻秦時有李班者。頗好道術。入穴中行可三百步。廓然有宮宇牀榻。上有經書。見二人對坐。鬚髮皓白。班前拜於牀下。一人顧曰。卿可還。母宜久留。班辭出。至穴口有瓜數個。欲取。乃化爲石。尋故道得還。至家。家人云。班去來已經四十年矣。

拾遺記。崑崙山有昆陵之地。其高出日月之上。山有九層。每層相去萬里。有雲色。從下望之。如城闕之象。四面有風。羣仙常駕龍乘鶴。遊戲其間。崑崙山出碧海之中。上有九層。第九層山形漸小狹。下有芝田蕙圃。皆數百頃。羣仙種耨焉。

杜陽雜編。元和五年。內給事張惟則自新羅使迴。云於海上泊洲島間。忽聞雞犬鳴吠。似有煙火。遂乘月閑步。約及一二里。則見花木臺殿。金戶銀闕。其中有數公子。冠章甫冠。著紫霞衣。吟嘯自若。惟則知其異。遂請謁。見公子曰。汝何所從來。惟則具言其故。公子曰。唐

皇帝乃我友也。汝當旋去爲我傳語。俄而命一青衣捧金龜印以授。惟則乃置之於寶函。復謂惟則曰。致意皇帝。惟則遂識之。還舟中。迴顧舊路。悉無蹤跡。金龜印長五寸。上頁黃金玉印。面方一寸八分。其篆鳳芝龍木。受命無疆。惟則達京師。卽具以事進。上曰。朕前生豈非仙人乎。及覽龜印。歎異良久。但不能論其文爾。因命緘以紫泥玉鎖。玃於帳內。其上往往見五色光。可長數尺。是月寢殿前連理樹上生靈芝二株。宛如龍鳳。上因嘆曰。鳳芝龍木。寧非此驗乎。

尙書故實。盧元公鈞奉道暇日。與賓友語言。必及神仙之事。云某有表弟韋卿材。太和中。選授江淮縣宰。赴任出京日。親朋相送。離灞澹時。已曛暮矣。行一二十里外。覺道路漸異。非常日經過處。既而望中有燈燭熒煌之狀。林木葱蒨。似非人間。頃之有謁於馬前者。如州縣候吏。問韋曰。自何至此。此非俗世。俄頃復有一人至前。謂謁者曰。既至矣。則須速報。上公。韋問曰。上公何品秩也。吏亦不對。却走而去。逡巡遞聲連呼曰。上公請。韋下馬。趨走入門。則峻宇雕牆。重廊複閣。侍衛嚴肅。擬於王侯。見一人年僅四十。戴平上幘。衣素服。遙謂韋曰。上階。韋拜而上。命坐。慰勞久之。亦無餽酒湯果之設。徐謂韋曰。某因世亂。百家相糺。竄避於此。推某爲長。強謂之上公。爾來數百年。無教令約束。但任之自然而已。公得至

此塵俗之幸也。不可久留。當宜速去。命取綃十疋贈之。韋出門上馬。却尋舊路。迴望亦無所見矣。半夜月色微明。信馬而行。至明則已在官路。逆旅暫歇。詢之於人。且無能知者。取綃視之。光白可鑒。韋遂驟却入關。詣相國。具述其事。因以朶朶分遺親愛。相國得綃。亦裁製自服。韋云。約其處。乃在驪山藍田之間。蓋地仙也。

雲笈七籤。會昌元年。李師稷中丞爲浙東觀察使。有商客遭風飄。不知所止。月餘至大山。瑞雲覆繞。奇花異樹。盡非人間所覩。山側有人迎問。安得至此。客具以告。乃令移舟於岸。既登岸。乃云。須謁天師。遂引至一處。若大宮觀。既入。見一道士。眉鬢俱白。侍衛十餘人。坐大殿。令上。與語曰。汝中國人也。茲地有緣。方得一到此。卽蓬萊山也。乃令左右引於宮內。遊觀玉臺翠樹。光彩奪目。院宇數十。皆有號。至一院。扃鎖嚴固。窺之。衆花滿亭。堂有几褥。焚香階下。客問之。此院誰何。答曰。此是白樂天院。樂天在中國未來耳。乃潛記之。遂辭歸。數旬至越。具白廉使李公。盡錄以報白公。公已脫煙埃。投棄軒冕。與居味味者固不同也。安知非謫仙哉。

粵西山水奇特。往往異境天開。相傳某邑鄉人樵採。至一峭壁。無可攀躋。其下忽露洞口。蛇行而入。屈曲十餘丈。始見天日。高山平原。清流嘉蔭。靡所不有。出以語衆。且擷幽花異

果以證其實。好事者入而跡之。則有宮室廢址。及漢篆碑版。不知避秦世外者。何以入而復出也。厥後。邑人往遊者繁。宰官迷信最深。以爲必係鬼神之域。懼干幽譴。固以泥丸。日久遂失所在矣。

仙丹類

續西陽雜俎。相傳天寶中。中嶽道士顧元績。嘗懷金遊市中。歷數年。忽遇一人。強登旗亭。傾壺盡醉。日與之熟。一年中輸數百金。其人疑有爲。拜請所欲。元績笑曰。予燒金丹。八轉矣。要一人相守。忍一夕不言。則濟吾事。予察君神靜。有膽氣。將煩君一夕之勞。或藥成。相與期於太清也。其人曰。死不足酬德。何至是也。遂隨入中嶽。上峯險絕。巖中有丹竈。盆乳泉滴瀝。亂松閉景。元績取乾飯食之。卽日上章封劄。及暮授其一板云。可擊此知更。五更當有人來此。慎勿與言也。其人曰。如約。至五更。忽有數鐵騎。呵之曰。避。其人不動。有頃若王者儀衛甚盛。問汝何不避。令左右斬之。其人如夢。遂生於大賈家。及長成。思元績不言之戒。父母爲娶。有三子。忽一日。妻泣。君竟不言。我何用男女爲。遂次第殺其子。其人失聲。豁然夢覺。鼎破如震。丹已飛矣。釋玄奘西域記云。中天婆羅龐斯國。鹿野東有一涸池。名救命。亦曰烈士。昔有隱者於池側結庵。能令人畜代形。瓦礫爲金銀。未能飛騰諸天。遂築

壇作法。求一烈士。曠歲不獲。後遇一人於城中。乃與同遊。至池側。贈以金銀五百。謂曰。盡當來取。如此數返。烈士屢求効命。隱者曰。祈君終夕不言。烈士曰。死且不憚。豈徒一夕屏息乎。於是令烈士執刀立於壇側。隱者按劍念呪。將曉。烈士忽大呼。空中火下。隱者疾引此人入池。良久出。語其違約。烈士云。夜分後。惛然若夢。見昔事主。躬來慰諭。忍不交言。怒而見害。托生南天婆羅門家。住胎備嘗艱苦。每思恩德。未嘗出聲。及娶生子。喪父母。亦不語。年六十五。妻忽怒。手劍提其子。若不言。殺爾子。我自念已隔一生。年及衰朽。惟止此子。應遽止妻。不覺發此聲耳。隱者曰。此魔所爲。吾過矣。烈士慚忿而死。蓋傳此之誤。遂爲中嶽道士。

續酉陽雜俎。建中末。書生何諷。常買得黃紙古書一卷。讀之。卷中得髮卷。規四寸。如環無端。何因絕之。斷處兩頭滴水升餘。燒之作髮氣。諷嘗言於道者。吁曰。君固俗骨。遇此不能羽化。命也。據仙經曰。蠹魚三食神仙字。則化爲此物。名曰脈。望夜以規映。當天中星。星使立降。可求還丹。取此水和而服之。卽時換骨上賓。因取古書閱之。數處蠹漏。尋義讀之。皆神仙字。諷方哭服。

宣室志。趙州昭慶民駱元素者。爲小吏。得罪於縣令。遂遁跡而去。匿身山谷中。忽遇老翁。

策杖立於長松之下。召元素訊之曰。爾安得至此耶。元素對得罪於縣令。遁逃至此。幸翁見容。翁引元素入深山。僅行十餘里。至一巖穴。見二茅齋。東西相向。有侍童一人。年甚少。居於西齋。其東齋有藥竈。命元素候火。老翁自稱東真君。命元素以東真呼之。東真以藥十餘粒令元素餌之。且曰。可以治飢矣。自是元素絕粒。僅歲餘。受符術及吸氣之法。盡得其妙。一日又謂元素曰。子可歸矣。既而送元素至縣南數十里。執手而別。自此以符術行里中。常有孕婦過期不產。元素以符一道令餌之。其夕即產。兒手中得所吞之符。其他神效不可俱述。其後元素犯法。刺史杖殺之。凡月餘。其尸如生。曾無委壞之色。蓋餌靈藥所致。於是里人收瘞之。時寶歷元年夏月也。

茅亭客話。僞蜀成都南米市橋有柳條家酒肆。其時皆以當壚者名其酒肆。柳條明悟。人多狎之。偶患沉綿。經歲骨立。尸居。俟死而已。有一道士常來貰酒。柳條每加勲奉。因愍其恭恪。乃留丹數粒。且云。以醺酒債。令三日但水吞一粒。服盡此丹。患當痊矣。柳條依教。初服一粒。疾起能食。再服杖而能行。終服充盛如初。有僞太廟吏王道賓者。人皆目爲王太廟。本漢州金堂縣人也。因知其事。遂懇求柳條。取服餘之藥。以鐵茶鐺盛水銀。投丹煎之。須臾水銀化爲黃金。因是將丹與金呈蜀主。云此金爲器皿。可以辟毒。爲玩物。可以祛邪。

若將服餌。可以度世。蜀主問合丹之法。云有草生於三學山中。乞宰金堂。以便採藥。乃授金堂宰。明年藥既無成。知其得丹於柳條。遂誅之。休復嘗見道書云。未有不修道而希仙藝者。苟或得之。必招其禍。而况誑詐者哉。

宋書劉懷慎傳。懷慎弟懷默。懷默孫亮。歷黃門郎。梁益二州刺史。在任廉儉。不營財貨。所餘公祿。悉以還官。太宗嘉之。下詔褒美。亮在梁州。忽服食修道。欲致長生。迎武當山道士孫道引。令合仙藥。至益州。泰豫元年。藥始成。而未出火毒。孫不聽亮服。亮苦欲服。平日開城門。取井華水服。至食後。心動如刺。中間便絕。後人逢見。乘白馬。將數十人。出關西行。共語分明。此乃道家所謂尸解者也。

墉城集仙錄。邊洞元。范陽人女也。爲道士。性好服餌。或有投以丹藥。授以丸散。必於天尊堂中焚香供養。訖而後服之。往往爲藥所苦。吐痢至於疲劇。亦無所怨嘆。疾纔已。則吞服如常。其同道惜之。委曲指喻。丁寧揮解。而至信之心。確不移也。一旦有老叟。負布囊入觀。賣藥。衆因問之。所賣者何藥也。叟曰。大還丹餌。服之者。長生神仙。白日昇天。聞之皆以爲笑。叟面目黧黑。形容枯槁。行步傴僂。聲纔出口。衆笑謂之曰。既還丹可致不死。長生昇天。何憔悴若此。而不自恤邪。叟曰。吾此丹初熟。合度人立功。度人未滿。求仙者難得。吾不能

自服。便飛昇冲天耳。衆問曰。舉世之人。皆願長生不死。延年益壽。人盡有心。何言求仙者難得也。叟曰。人皆有心好道。而不能修行。能好道復能修行。精神不退。勤久其事。不被聲色所誘。名利所惑。奢華所亂。是非所牽。初心不變。如金如石者難也。百千萬人無一人矣。何謂好道也。問曰。貴爲天子。富有四海。有金丹之藥。何不獻之。令得長生永壽也。叟曰。天上大聖真人。高真上仙。與北斗七元君。輪降人間。以爲天子。期滿之日。歸昇上天。何假服丹而得道也。問答之敏。事異於人。發言如流。人不可測。逡巡暴風雷雨。遞相顧視。驚悸異常。衆人稍稍散去。叟問衆曰。此有女道士。好行陰德。絕粒多年者何在。因指其院以示之。叟入院。不扣門。徑至洞元之前。曰。此有還丹大藥。遠來相救。能服之邪。洞元驚喜。延坐。問藥須幾錢。叟曰。所直不多。五十萬金耳。洞元曰。此窮窘多年。殊無此錢。何以致藥耶。叟曰。勿憂。子自幼及今。四十年矣。三十年積聚五穀。餉飼禽蟲。以此計之。不啻藥價也。卽開囊示之。藥丸青黑色。大如梧桐子者二三斗。令於藥囊中自探之。洞元以意於藥囊中取得三丸。叟曰。此丹服之。易腸換血。十五日後。方得昇天。此乃中品之藥也。又於衣裾內解一合子。大如錢。出少許藥。如桃膠狀。亦似桃香。叟自於井中汲水。調此桃膠。令吞丸藥。叟喜曰。汝之至誠感激。太上有命。使我召汝。既服二藥。無復易腸換血之事。卽宜處臺習之上。

接真會仙。勿復居臭濁之室。七日卽可以昇天。當有天衣天樂。自來迎矣。須臾雨霽。叟不知所之。衆女冠奔詣洞元之房。問其得藥否。具以告之。或嗤其怪誕。或嘆其遭遇。相顧驚駭。由是羣衆之人有知者。亦先馳往觀之。於是洞元告人曰。我不欲居此。願登於門樓之上。顧眄之際。樓猶扇鏢。洞元告人曰。我不於此。語猶未終。已騰身樓上矣。異香流溢。奇雲散漫。一郡之內。觀者如堵。太守僚吏。遠近之人。皆禮謁焉。

妖怪類

述異記。漢武宴於未央宮。忽聞人語云。老臣負自訴。不見其形。良久見架上一老翁。長八九寸。面皺鬚白。拄杖。僂步至前。帝問曰。叟何姓名。所訴者何。翁緣放拄杖。叩頭不言。因仰視屋。俯視帝脚。忽不見。帝駭懼。問東方朔。朔曰。其名爲藻。兼水木之精也。陛下頃來頻興宮室。斬伐其居。故來訴耳。仰頭看屋。而後視陛下。脚足者。願陛下宮室足於此。不欲更造。帝乃息役。後帝幸瓠子河。聞水底有絃歌之聲。置肴膳。芬芳於帝前。前梁上翁及數人。年少絳衣。紫帶佩纓。皆長八寸。一人最長。長尺餘。凌波而出。衣不沾濕。或挾樂器。帝問之曰。向所聞樂。是公等奏耶。對曰。臣前昧死歸訴。蒙陛下息斧斤。得全其居。故相慶樂耳。遂奏樂。獻帝洞穴珠一枚。遂隱不見。帝問方朔。何謂洞穴珠。朔曰。河底有一穴。深數百丈。中有

赤鱗。鱗生此珠。徑寸。明耀絕世。帝遂寶愛此珠。置於內庫。

搜神記。餘姚虞定國。有好儀容。同縣蘇氏女。亦有美色。定國常見悅之。後見定國來。主人留宿。中夜告蘇公曰。賢女令色。意甚欽之。此夕能令暫出否。主人以其鄉里貴人。便令女出從之。往來漸數。語蘇公云。無以相報。若有官事。某爲君任之。主人喜。自爾後有役召事。往造定國。定國大驚曰。都未嘗面命。何由便爾。此必有異。具說之。定國曰。僕寧肯請人之父。而淫人之女。若復見來。便當斫之。後果得怪。

搜神後記。晉永嘉五年。張榮爲高平戍邏主。時曹嶷賊寇離亂。人民皆塢壘自保。固見山中火起。飛埃絕焰十餘丈。樹顛火焱。響動山谷。又聞人馬鎧甲聲。謂嶷賊上。人皆惶恐。並戒嚴出。將欲擊之。乃引騎到山下。無有一人。但見碎火來。灑人袍鎧。馬毛鬣皆燒。於是軍人走還。明日往視山中。無燃火處。惟見髑髏百頭布散在山中。

搜神後記。晉元興中。東陽太守朱牙之。忽有一老公。從其妾董牀下出。著黃裳衿帽。所出之埒。甚滑澤。有泉。遂與董交好。若有吉凶。遂以告牙之兒病瘡。公曰。此應得虎卵服之。持戟向山。果得虎陰。尙餘煖氣。使兒炙噉。瘡卽斷絕。公常使董梳頭。髮如野豬毛。牙之後詣祭酒上章。於是絕跡。乃作沸湯試澆此埒。掘得數斛大蟻。不日。村人捉大刀野行。逢一丈

夫見刀。操黃金一餅。求以易刀。及授刀。忽失其人所在。重察向金。乃是牛糞。計此乃牙之家鬼也。

述異記。南康有神。名曰山都。形如人。長二尺餘。黑色。赤目。髮黃被之。於深山樹中作窠。窠形如堅鳥卵。高三尺許。內甚澤。五色鮮明。兩分之。中央相連。土人云。上者雄舍。下者雌室。傍悉開口。加規。體質虛輕。頗作木筒。中央似鳥毛爲禱。此神能化。隱身罕覩其狀。蓋木客山操之類也。贛縣西北十五里有古塘。名金公塘。上有大梓樹。可二十圍。樹老中空。有山都窠。宋元嘉元年。縣治民哀道訓道虛兄弟二人。伐倒此樹。取窠還家。山都見形。謂二人曰。我處荒野。何預汝事。巨木可用。豈可勝數。樹有我窠。故伐倒之。今當焚汝宇。以報汝之無道。至二更中。內外屋上。一時火起。合宅蕩盡。續搜神記曰。木客頭面語聲。亦不全異人。但手脚爪如鈎利。高巖絕峯。然後居之。能斫榜牽著樹上聚之。昔有人欲就其買榜。先置物樹下。隨量多少取之。若合其意。便將去。亦不橫犯也。但終不與人面對交語。死皆殯斂之。不令人見其形也。葬槨法。每在高岸樹杪。或藏石窠中。南康三管代船兵往說親觀葬所。舞倡之節。雖異於世。聽於風林響聲。類歌吹之和。義熙中。徐道覆南出。遣人伐榜。以裝舟艦。木客乃獻其榜。而不得見。

搜神記。宋元嘉初。富陽人姓王。於窮瀆中作蟹斷。旦往視之。見一材。長二尺許。在斷中。而斷裂開。蟹都出盡。乃修治斷。出材岸上。明往視之。材復在斷中。斷敗如前。王又治斷。出材。晨視所見如初。王疑此材妖異。乃取內蟹籠中。束頭擔歸。云至家當斧斫然之。未至家三里。聞籠中窣窣動。轉頭見向材頭變成一物。人面猴身。一手一足。語王曰。我性嗜蟹。比日實入水破君蟹斷。人斷食蟹。相負已爾。望君見恕。開籠出我。我是山神。當相祐助。并令斷大得蟹。王迴顧不應。物曰。君何名。我欲知之。頻問不已。王不答。去家轉近。物曰。既不放我。又不告我何姓名。當復何許。但應就死耳。王至家熾火焚之。後寂然無復異。土俗謂之山操。云知人姓名。則能中傷人。

甘澤謠。素娥者。武三思之姬人也。三思初幸喬氏窈娘。能歌舞。三思曉知音律。以窈娘歌舞。天下之藝也。未幾。沉於雒水。遂族喬氏之家。左右有舉素娥者。曰。相州鳳陽門宋媪女。善彈五絃。世之殊色。三思乃以帛三百段往聘焉。素娥既至。三思大悅。遂盛宴。以出素娥。公卿大夫畢集。唯納言狄仁傑稱疾不來。三思怒於座中。有言宴罷有告仁傑者。明日謝謁。三思曰。某昨日宿疾暴作。不果應召。然不靚麗人。亦分也。他後或有良宴。敢不先期到門。素娥聞之。謂三思曰。梁公強毅之士。非欸狎之人。何必固抑其性。再宴可不召梁公也。

三思曰。倘阻我燕。必族其家。後數日復宴。客未來。梁公果先至。三思特延梁公坐於內寢。徐徐飲酒。待諸賓客。請先出素娥。略觀其藝。遂停杯設榻。召之有頃。蒼頭出曰。素娥藏匿不知所在。三思自入召之。皆不見。忽於堂奧中隙。聞蘭麝芬馥。乃附耳而聽。卽素娥語音也。細於屬絲。纔能認辨。曰。請公不召梁公。今固召之。某不復生也。三思問其由。曰。某非他怪。乃花月之妖。上帝遣來。亦以多言蕩公之心。將與李氏。今梁公乃時之正人。某固不敢見。某嘗爲僕妾。寧敢無情。願公勉事梁公。勿萌他志。不然。武氏無遺種矣。言訖。更問亦不應也。三思出見仁傑。稱素娥暴疾。未可出。仁傑莫知其由。明日三思密奏其事。則嘆曰。天之所授。不可廢也。

乾牒子。葉縣人。梁仲朋家在汝州西鄙之街南。渠西有小莊。常朝往夕歸。大歷初。八月十五日。天地無氛埃。去十五六里。有豪族大墓林。皆植白楊。是時秋景落木。仲朋跨馬。及此二更。聞林間械械之聲。忽有一物自林飛出。仲朋初謂是驚棲鳥。俄便入仲朋懷。鞍橋上坐。月照若五斗。拷捺大毛黑色。頭如人眼如珠。便呼仲朋爲弟。謂仲朋曰。弟弗懼。頗有羶羯之氣。言語一如人。直至汝州鄙門外。見人家未寐。有燈火光。其怪歛飛東南上去。不知所在。如此。仲朋至家多日。不敢向家中說。忽一夜更深月上。又好天色。仲朋遂召弟妹於

庭命酌。或嘯或吟。因語前夕之事。其怪忽從屋脊上飛下來。謂仲朋曰。弟說老兄何事也。於是小大走散。獨留仲朋。云爲兄作主人。索酒不已。仲朋細視之。頸下有瘻子。如生瓜。大飛翅是雙耳。又是翅鼻。烏毛斗帽。大如鵝卵。飲數斗酒。醉於杯筵上。如睡著。仲朋潛起。礮闊刃。當其項而刺之。血流迸洒。便走去。云大哥大哥。弟莫悔卻。映屋脊不復見。庭中血滿。三年內。仲朋一家三十口蕩盡。

續酉陽雜俎。貞元中。望苑驛西有百姓王申。手植榆於路傍成林。構茅屋數椽。夏月常饋漿水於行人。官者卽延憩。其茗有兒年十三。每令伺客。忽一日白其父。路有女子求水。因令呼入。女少年。衣碧襦。白幅巾。自言家在此南十餘里。夫死無兒。今服禪矣。將適馬嵬。訪親。情丐衣食。言語明悟。舉止可愛。王申乃留飲之。謂曰。今日暮夜可宿此。達明去也。女亦欣然從之。其妻遂納之後堂。呼之爲妹。倩其成衣數事。自午至戌。悉辦。鍼綴細密。殆非人工。王申大驚異。妻尤愛之。乃戲白妹。旣無極親。能爲我家作新婦子乎。女笑曰。身旣無託。願執粗井竈。王申卽日賃衣。貲禮爲新婦。其夕暑熱。戒其夫近多盜。不可關門。卽舉巨椽捍而寢。及夜半。王申妻夢其子披髮訴曰。被食將盡矣。驚欲省其子。王申怒之。老人得好新婦。喜極嚙言耶。妻還睡。復夢如初。申與妻秉燭呼其子及新婦。悉不復應。啟其戶。戶牢

如鍵。乃壞門闔。纔開。有物圓目鑿齒。體如藍色。衝人而去。其子惟餘腦骨及髮而已。續酉陽雜俎。寶歷二年。明經范璋居梁山讀書。夏中深夜。忽聽廚中有拉物聲。范懼省之。至明。見束薪長五寸餘。齊整可愛。積於竈上。地上危累蒸餅五枚。又一夜。有物叩門。因轉堂上。笑聲如嬰兒。如此經三夕。璋素有膽氣。乃乘其笑。曳巨薪逐之。其物狀如小犬。璋欲擊之。變成火。滿山久而乃滅。

幽明錄。臨川郡南城縣令戴督。初買宅於館娃坊。暇日與弟閑坐廳中。忽聽婦人聚笑聲。或近或遠。督頗異之。笑聲漸近。忽見婦人數十。散在廳前。倏忽不見。如是累日。督不知所爲。廳階前枯梨樹大合抱。意其爲祟。因伐之。根下有石露如塊。掘之。轉闊。勢如鑿形。乃火上沃醯。鑿深五六尺不透。忽見婦人繞坑。抵掌大笑。有頃。共牽督入坑。投於石上。一家驚懼之際。婦人復還。大笑。督亦隨出。督纔出。又失其弟。家人慟哭。督獨不哭。曰。他亦甚快活。何用哭也。督至死。不肯言其情狀。獨孤叔牙常令家人汲水。重不可轉。數人助出之。乃人也。載席帽。扳欄大笑。卻墜井中。汲者攬得席帽。挂於樹。每雨。所溜雨處。輒生黃菌。幽明錄。陵州龍興寺僧惠恪。不拘戒律。力舉石。曰。好客。往來多依之。常夜會。寺僧十餘。設煎餅二更。有巨手被毛如胡鹿。大言曰。乞一煎餅。衆僧驚散。惟惠恪撥煎餅數枚。置其掌。

中魅因合拳。僧遂極力急握之。魅哀祈聲甚切。惠恪呼家人斫之。及斷。乃鳥一羽也。明日隨其血跡。出寺西南入溪。至一巖罅而滅。惠恪率人發掘。乃一坑。鑿石。

幽明錄。工部員外張周封言。今年春拜掃假迴。至湖城逆旅。說去年秋有河北軍將過此。至郊外數里。忽有旋風如升器。常起於馬前。軍將以鞭擊之。轉大。遂旋馬首。鬣起如植。軍將懼。下馬觀之。覺鬣長數尺。中有細縷如紅線焉。時馬立嘶鳴。軍將怒。乃取佩刀拂之。風因散滅。馬亦死。軍將割馬腹視之。腹中無傷。不知是何怪也。

西陽雜俎。前秀才李鵠觀於潁川。夜至一驛。纔臥。見物如猪者。突上廳階。鵠驚走。透後門。投驛廐。潛身草積中。屏息。且伺之。怪亦隨之。聲遠草積數匝。瞪目相視。鵠所潛處。忽變爲巨星。騰起數道。燭天。鵠左右取燭。索鵠於草積中。已卒矣。半日方蘇。因說所見。未旬無病而死。

稽神錄。江南軍使王建封驕恣奢僭。築大第於淮之南。暇日臨街坐窗下。見一老嫗。攜少女過於前。衣服縑縷。而姿色絕世。建封呼問之。云孤貧無依。乞食至此。建封曰。吾納爾女。而給養以終身可乎。嫗欣然。建封卽召入。命取新衣二襲以衣之。嫗及女始脫故衣。皆化爲血凝於地。旬月。建封被誅。

稽神錄。李遇爲宣武節度使。軍政委大將朱從本。其家厩中畜猴。閩人夜起秣馬。見一物如驢。黑而毛。手足皆如人。據地而食此猴。見人乃棄猴。已食其半。明年遇族誅。宣城故老云。郡中常有此怪。每軍城有變。此物輒出。出則滿城皆臭。田頴將敗。出於街中。巡夜者見之。不敢迫。旬月禍及。

稽神錄。信州有板山。川谷深遠。采板之所。因以名山。州人熊迺嘗與其徒入山伐木。其弟從西追之。日暮。不及其兄。忽見中有道士自東來。傳呼甚厲。迺弟恐懼。伏於草間。俄而旂幟戈甲絡繹而至。道旁亦有行人。其犯清道者。輒爲所戮。至軍中。有一人若大將者。西馳至。度其去遠。乃敢起行。迨曉。方見其兄。具道所見。衆皆曰。非巡邏之所。而四去溪灘險絕。往無所詣。安得有此人。卽共尋之。可十餘里。隔溪猶見旂旂。紛若布圍。斃獵之狀。其徒有勇者。遙叱之。忽無所見。就視之。人皆樹葉。馬皆大蟻。取而碎之。皆有血云。貯在庭中以火燒之。少時蕩盡。衆口悲哭。迺亦尋患足腫。粗於瓮。其酸不可忍。旬月而終。

聞見後錄。盧立之尙書云。宣和末。禁中數有變異。曰。摧者爲甚毒。夜久。有巨人呼摧云。遇人必撒裂之。中官有膽勇者數輩。相約俟其出。迫逐之。巨人返走。墜一物。鏗然有聲。取視之。乃內帑所藏鐵幘頭也。趙正之云。禁中舊有此怪不出。至宣和末。始遍出宮殿中云。

玉照新志。宣和末。禁中言崇出深邃之所。有水殿。遊幸之所不到。一日忽報池面蓮花盛開。非常年比。裕陵攜嬪御闈官凡數十人往觀之。既至彼。則有婦人俯首凭欄者。若熟寢狀。上云。必是先在此。祇候太早不得眠。所以然。諭左右勿恐懼。見其纈鬢如雲。素頸燦玉。呼之。凝然不顧。上訝之。自以所執玉塵揮觸之。愕然而起。回首。乃一男子。鬚髯如棘。面長尺餘。四目若電。極爲可畏。從駕之人。悉皆辟易。驚仆。上亦爲之失措。逡巡不見。上急命回輦。未幾。京城失守。狩於朔方。

墨莊漫錄。處州縉雲縣簿廳爲武尉司。頃有一婦人。常現形與人接。妍麗閑婉。有殊色。其來也。異香芬馥。非世間之香。自稱曰英華。或曰綠華。前後官此者。多爲所惑。建炎中。一武尉與之配合。如伉儷。同僚皆預其宴集。慧辯可喜。與尉料理家事。自言我非妖媚。不害於人。尉以郡檄部兵至揚州。時車駕駐蹕淮南。英華亦隨而行。至揚州南門。不肯入。謂尉曰。天子之所。門有守禦之神。我不可入。我從此而逝矣。然君之行。若復差往泗上。禍卽至矣。遂慘別而去。尉至御營。果令所部兵往泗州交割。尉乃行。未幾而北兵至。遂不知存亡。獨小吏得脫而歸。英華已先至邑久俟矣。其後有蔣輝遠。永嘉人。爲邑簿。英華出如平時。其家母妻不安之而歸。輝遠獨在官所。英華時復出現。其來也。香先襲人。輝遠不少動心。一

日謂輝遠曰。君素居於此。妾欲侍巾櫛可乎。而君介然不蒙盼顧。亦木心石腹之人也。輝遠曰。汝宜亟反。毋相接也。因齋戒具章奏欲訴於天。是夕復至。曰。君毋庸訴我。某無所舍。得一庇身之地。不復出矣。輝遠曰。汝果爾。吾爲汝立祠以祀。如何。華感激而去。自是不復至。輝遠越數日亦忘之。時家有素絲數束。一旦其絲悉穿繫於牕牖。連綿不可解。輝遠因悟曰。我許汝立祠而渝約矣。卽爲汝謀之。乃於廳事之偏室。塑像以祠香火。明日其絲悉以成束。若不經手者。其怪遂絕。予舊聞斯事。後見處州土人所說悉同意。其爲草木之妖也。

幽怪錄。程迴者。伊川之裔。紹興八年。居臨安之前洋街。門臨通衢。垂簾閉戶。一日。有物如燕。飛入倚堂壁。家人視之。乃一美婦。長可五六寸。形質宛然。容服妍麗。見人殊不驚懼。小聲嚶嚶可辨。自言玉真娘子也。偶至此。亦非禍君。君能奉我。當有利喜。迴家乃就壁爲小龕居之。晨夕香火供奉。頗預言休咎皆驗。好事者往往來觀。必輸百錢。方啟龕。至是絡繹。家遂小康。至其年飛去。不知所在。

寧國縣志。宋淳熙乙未。歙縣李生浪遊。至寧國。行倦。值一笄女於茅岡桑林。含笑相迎。自言蔡承務家五十三姊。遭嫡母逼嫁。得金銀數十兩隨身。苟逃性命。不謂邂逅秀才。李慕

其財色。西留漢川。開米鋪。七年。生一男一女。積數千緡。忽有道人。自稱何法師。望見此女。探袖中幅紙。磨珠砂。濡筆書符。以水精珠。炤太陽。取火焚拋門內。女大叫。卽滅。李攜兒歸。經寧國境。訪所謂蔡氏。無有也。

篷櫳夜話。柳碕小逆旅。余因月黑。漫投之。先有頰頰長髯。幅巾據案者。旁二客佐飲。雄談大劇。無復顧忌。縷數天下津要。百貨所殖。疊疊若覩。已臧否京輦百司。又非刺時宰。每一激烈。輒一拍案。相與引滿。鯨吸。既醉。謾罵呼主人曰。我雞鳴時。當出小有營。行李寄樓。母令人所窺。主人唯唯。惟謹。余念必江湖大俠。一夜快其談吐。迨曉登樓。無所有。唯血剝狼鼠皮一竿倚柱而已。

徽州有怪。能與人應答。善盜財物。婦女微有姿色。皆被淫。當其來。如夢魘然。或詢其名曰。我律畢香也。郡守患之。遣使乞張真人符籙。然仍不能絕也。

餘姚時有甕平爲祟。其至人家也。輒與婦女合。及去。則毛落枕席間矣。

鬼怪類

搜神記。潁川鍾繇。字元常。嘗數月不朝會。意性異常。或問其故。云常有婦來。美麗非凡。問者曰。必是鬼物。可殺之。婦人後往。不卽前。止戶外。繇問何以。曰。公有相殺意。繇曰。無此。

勤勤呼之。乃入。絲意恨。有不忍之。然猶斫之。傷髀。婦人卽出。以新繇拭血。竟路。明日使人尋迹之。至一大冢木中。有好婦人形體如生人。著白練衫。丹繡補襠。傷左髀。以繇襠中繇拭血。

搜神後記。承儉者。東莞人。病亡。葬本縣界。後十年。忽夜與其縣令夢云。沒故民承儉。人今見劫。明府急見救。令便救內外裝束。作百人仗。便令馳馬往冢上。日已向出。天忽大霧。對而不相見。聞冢中啣啣破棺聲。有二人墳上望。霧暝。不見人往。令既至。百人同聲大叫。收得冢中三人。墳上二人。遂得逃走。棺未壞。令卽使人修復。其夜令又夢儉云。二人雖得走。民悉誌之。一人面上有青痣如藿葉。一人斷其前兩齒。折。明府但案此尋覓自得也。令從其言追捕。並擒獲。

獨異志。鄭之管城。有居人鄭虔章者。落魄酒盃間。年五十餘。無聞焉。日醉歸。寢寘署中。夕引手取酒器。遂爲鬼拽臂入坑。逡巡至膊。其人荒叫。親戚舉燭俱至。相與牽爭而不能制。漸入至胸臆。頭遂入地。俄然全身陷沒。若隨水者。乃合衆村鑿鑿掘之。深丈餘。得一枯骨。可長八九寸。又復旁搜。無所見。因出而葬之。

法苑珠林。唐睦仁僑者。趙郡邯鄲人也。少事經學。不信鬼神。常欲試其有無。學之十餘年。

不能得見。後徙家向縣。於路見一人如天官。衣冠甚偉。視仁菑而不言。後凡數十相見。忽駐馬呼仁菑曰。吾是鬼。姓成名景。任臨湖國長史。國都在樓煩西北沙磧。其王卽故趙武靈王。總受太山控攝。每月各使上相朝於太山。是以數來過此。與君相遇。吾乃能有相益。大業初。岑之象爲邯鄲令。子文本。年未弱冠。之象請仁菑於家。教文本書。菑以此事告文本。仍謂曰。成長史語我。有一事羞君不得道。鬼神常苦饑渴。多偷竊人食。我旣貴重。不能偷之。從君請一餐。文本卽爲具饌。備設珍羞。仁菑請有以贈之。文本問是何等物。菑云。鬼所用物。皆與人異。惟黃金及絹爲得通用。然亦不如假者。以黃色塗大錫作金。以紙爲絹。帛最爲貴。上文本如言作之。及景食畢。令其從騎。更代坐食。文本以所作金錢絹贈之。景深喜。謝曰。因眊生。煩郎君供給。郎君頗欲知壽命乎。文本云。不願知也。景笑而去。

劇談錄。咸通中有中牟尉李潯。寓居圃田別墅。稟性剛戾。不以鬼神爲意。每見人銜杯酌酒。無不怒而止之。一旦暴得風眩。方臥簷廡之下。忽有田父立於榻前。云。鄰伍間欲來省疾。見數人形貌。迥劣。服色或青或紫。後有矮僕。提酒兩壺。相與歷堦而上。左右妻孥。悉無所覩。謂潯曰。爾當日負氣。忽於我曹。至於醜醜之間。必爲他人愛惜。今有醇酎數斗。衆欲遺君一醉。俄以巨盆滿酌。逼飲兩壺俱盡。牀第衾褥。皆是餘瀝。將出。謂潯曰。何似當時惜。

酒自茲百骸昏悴。如病宿醒。寢瘵憊然。數月方愈。馮給事爲鄭州刺史。親召李生而說之。括異志。歐陽文忠公慶曆末。水宿采石渡。舟人鼾睡。漸至月黑。公滅燭方寢。微聞呼聲曰。去來。舟尾答曰。有參政舡宿此。不可擅去。齋料幸攜至。公私念曰。舟尾逆浦。且無從人。必鬼也。通夕不寐。五鼓聞岸上獵獵馳驟聲。舟尾曰。齋料幸見還。且行且答曰。道場不清淨。無所得而歸。公異之。後日遊金山。與長老瑞新語曰。某夜有施主設水齋。攜室人至。方拜。忽思臥。少頃乳一子。俄腥風滅燭。大衆盡恐。乃公宿采石之夜也。公後果參大政。鐵圍山叢談。河中有姚氏。十三世不析居矣。遭逢累代旌表。號義門姚家也。一旦大小死欲盡。獨兄弟在。方居憂。而弟婦又卒。弟獨與小兒同室處焉。度百許日。其家人忽聞弟室中夜若與婦人語笑者。兄弗信也。因自往聽之。審一日。勵其弟曰。吾家雖驟衰。且世號義門。吾弟縱喪偶。寧不少待。方衰經未除。而召外婦人入舍中耶。懼辱吾門。將奈何。弟因泣涕而言不然也。夜所與言者。乃亡婦爾。兄瞠愕。詢其故。則曰。婦喪踰月。卽夜叩門曰。我念兒無乳至此。因開門納之。果亡婦。遂往登榻。接取兒乳之。弟甚懼。自是數來。相與語言。大抵不異平時。懼其怪而不敢駭兒也。兄念家道死喪殆盡。今手足獨有二人。此是往亡吾弟爾。且弟計不忍絕。然吾必殺之。因夜持大刀。伏於門左。其弟弗知也。果有排門而入者。

兄盡力以刀刺之。其人大呼而去。旦視之。則流血塗地。兄弟因爭尋血蹤。至於墓所。則弟婦屍橫墓外。傷而死矣。會其婦家適至。睹此而訟於官。開幕則空棺耳。官莫能治。俄兄弟咸死獄中。姚氏遂絕。

清尊錄。鄭州進士崔嗣復預貢入都。距都城一舍。宿僧寺法堂上。方睡。忽有聲叱之者。嗣復驚起。視之。則一物如鶴。色蒼黑。目炯炯如燈。鼓翅大呼。甚厲。嗣復皇恐。避之。廡下乃止。明日語僧。對曰。素無此怪。第旬日前有叢樞堂上者。恐是耳。嗣復至都。下爲開寶一僧言之。僧曰。藏經有之。此新死屍氣所變。號陰摩羅鬼。此事王碩侍郎說。

異聞總錄。華亭衛寬夫喪其妻。未踰年。再娶劉氏女。故妻屢附童妾。出言怨詈。室中常有怪。或聞彈指歎息聲。家人白晝見其坐堂上。就之則亡。一櫃貯錢帛。扁鑰甚固。忽蛙聲羣鬩於內。移時不已。遽開視。空無一物。惟擲出千錢。自能卓立。如爲人扶挈。久之乃仆。劉氏生子。踰晷得疾。巫者言故妻作祟。祈謝之。萬方不少愈。寬夫怒。取影堂木主斧碎之。每刃一加。兒輒大叫。凡三斫三叫。兒死。怪亦息。

南墅閒居錄。宋之末年。姑蘇賣餅家。檢所鬻錢。得冥幣焉。因怪之。每鬻餅。必識其人。與其錢。久之。一婦人也。跡其婦。至一塚而滅。遂白之官。啟塚。其婦人臥柩中。有一兒坐其側。恐

其爲人所覺。必不復出。餓死小兒。有好事者收歸養之。既長。與常人無異。不知其姓。鄉人呼之曰。鬼官人。元初猶在。後數年方死。

韓文懿公貌陋。髻如蝟。年逾四十。領鄉薦。計偕北上。襆被徒行。偶日暮失路。宿人家簷下。少間。一叟籠燭至。問誰何。因具告邦族。叟瞿然曰。慕廬先生耶。向讀大文。嚮慕已久。今不知惠臨。褻慢勿罪。乃謙詞致謝。叟叩門肅入。爲具酒食。就廳事西偏設榻。廳供祖先木主。殘燈尙明。請文懿安寢。甫就枕。時正月中旬。月明如晝。忽聞窸窣作聲。一女從門隙入。徑至木主前。伏地拜。已出一物。置香爐下。冉冉復由門隙入。文懿知有異。悄起。於爐下摸索得一物。就燈下諦視。類篋絲。上纏紅線一。腥臭刺鼻。乃攜壓枕下。倚枕假寐。以覘之。無何。又聞窸窣聲。前女從門隙出。後隨一女。相將至木主前。伏地交拜。前女索爐下物。不得。意惶急。後女立待良久。乃由門隙入。前女至榻前。問曰。頃爐下一物。見之否。文懿披衣起。坐曰。良有之。汝需此何爲者。女曰。實告公。妾乃縊鬼也。今夕得替投生。非此物無以爲信。乞公憐而賜還爲幸。文懿冷笑曰。若然。汝利人之死。以圖己之生。我實不願遂汝之生。而不救人之死。物固在此。吾決不汝還矣。女再三哀之。則瞪目拈髻。冷笑不答。女變色曰。公不畏鬼邪。如再不還。將現變相矣。文懿笑曰。縱現變相。亦本來面目。吾何畏。女長袖一拂。

蓬髮垢面。舌出唇外。長尺有咫。怒目相向。文懿笑曰。技止此乎。試亦觀我變相。時文懿宿醒未解。酒氣尙醺。急起。赤足。索得隻履。夔躍而前。鬚髯怒張。盛氣向女面。一嘯。女悲嘯撲地。頃刻漸滅。文懿急叩內室門。叟出。備告所以。先是。叟有子出外。婦不得於姑。日間適以小事勃谿。叟聞文懿言。知有變。急入告媪。相與破婦闔門。果見婦懸於梁。氣尙未絕。解纆以水灌之。頓蘇。天明。文懿出爐下物火之。並將灰投之。圍以絕其患。

劉雲山。常州醫也。康熙丙午。杭州有巨室子某病亟。忽有一醫到門。曰。我毗陵人。劉雲山也。投一七而霍然。贈之金。不受。曰。他日尋我於毗陵之司徒廟巷。逾月。某至常。詢於人。廟側有老叟。曰。雲山死三十七年矣。顧其生時篤信鬼神。曾授夢於是廟之神。募地以廣祠宇。因自爲像於神旁。尙可識其形容也。某驚愕。入拜其像。宛然。乃哭祭而去。

康熙壬辰。蘇伶談胖嘗以三百金託倪子九爲子捐官。子九沒之。乾隆庚申。子九以幼子生囊癰。不樂。集戚友作博戲以消遣。羣不逞訟之。費三百金完案。子九謂其子曰。爲汝生瘍。致有此事。子笑曰。我談胖也。一言而瞑。

南匯新場鎮方芭田。茂才鵬運有二子。以病廢舉業。次納粟爲監。而酷嗜鴉片煙。芭田以是常鬱鬱。咸豐甲寅夏病卒。至十一月某日之夜半。次子亦病篤。仍吸鴉片。連吸終不進。

斗卽大呼。作芑田聲呼曰。吾令汝戒煙。終不聽。今猶吸乎。速去之。語次。卽自毀煙具。又呼長子訓之。又呼其壻沈某曰。吾老。吾婦屢受汝惠。今又須資助。次兒買妾。然汝亦應納簞室。吾女若有言。自有吾在。可無慮。世方大亂。勿居川沙。惟新場永爲樂土。可挈眷以來。天下大勢。難以逆料。吾轉輪後。托生陝西鍾姓。再二十年。可成進士。爲湖北博陵縣知縣。壻他日可來。吾署爲司閩。藉補不足。又呼姪孫觀峯曰。汝今秋募鄉勇保衛一方。亦佳。惟當存心公正。卽遇災患。自邀天佑。吾子雖於爾爲叔。然長者有過。不妨力爭。族中汝年最長。諸事幸勿作壁上觀也。

丹陽有貢寶楨者。教授鄉里。光緒初年。六十餘矣。及門者夥。與郇錫霖尤契。郇早世。貢哭之慟。久而不忘。每飯。必別具杯箸於案。虛左以待。而舉以相讓曰。錫霖。汝飲此乎。汝食此乎。時或與郇談藝。郇且有語聲也。如是者年餘。郇別貢而寧家。則與其婦同臥起。有所語。家人悉聞之。一日出游。訪其同學之族人某曰。君生前假吾之尙書。尙未見還。亦憶之否。郇歸。乃語其婦曰。齋中第幾架第幾層。有尙書若干冊。可爲取之。其婦依言檢書。陳於几。明日。某聞叩門聲。若有人言曰。頃以君之尙書送還。在門外矣。某啓門視之。則尙書八冊。固赫然在也。郇魂之歸。逾二載矣。貢時年八十餘。已輟教。聞其死而猶生也。亟至其家訪

之。則與貢笑語。如在塾時。流連十餘日。貢歸。乘車行。車以一人推。一人挽。設兩座。坐者貢一人。而兩方之重量均。行十餘里。重量頓殺。蓋郟送貢至中途而返矣。其在車時。語貢曰。弟子今爲師薦一館。問何所。曰東嶽廟也。貢至家。不兩月而卒。

朱雲甫。名其昂。浙江候補道。寶山人。僑居上海。其家世以沙船爲業。諳悉海道。上海之有招商局。自朱創之也。購汽船往來南北洋。而江浙之漕糧。卽附其船以達。朱實專司之。光緒戊寅。在大沽分局。偶感時疾。旬日而亡。年未五十。亡之次日。由汽船寄信其家。船甫至。信猶未達也。其家一婢忽仆地。作朱語。告家人以死期。且云。本尙可活十二年。爲醫藥所誤。今附某船南歸。至矣。舉家方共惶駭。而船中之信至。

朱銘盤。字曼君。秦興人。記誦淵雅。文詞典贍。光緒癸巳。舉孝廉。肄業江陰南善書院。吳武壯公聞其名。聘爲記室。與張季直殿撰同掌機要。武壯賓師之。不以屬吏待也。光緒甲午。武壯卒。所部有欠餉未放者。朱代領萬金昇至舟。待發矣。蓋朱又爲駐旅順淮軍將領張某所聘。亦武壯舊部也。盜偵知之。亦附其所乘之船以行。見其昇銀至家。遂往約他盜夜劫之。及朱昇至家。忽轉念不如昇往軍中爲安。盜不知也。至夜。盜十餘人破扉入。覓銀無有。詢朱。朱曰。此軍餉也。已至營矣。一盜將刃之前。隨之盜曰。不可。我輩與朱某無仇。何必

血刃。遂劫其衣物少許而去。次晨。朱報張緝之。獲七人。前隨之盜亦在其中。蓋亦武壯革退之兵也。直承不諱。並云我輩最忌空過。故劫其少許物。計不值百金。當不至死。且我尙有德於爾。爾亦當以德報。張回顧朱曰。如何。朱曰。君按軍法辦理可也。何必問。張不得已。駢斬之。未幾。朱妾生子。彌月之期。大開湯餅宴。賓衆雜沓。朱抱子出。示衆賓。時朱年已逾四十。始得子也。抱而入。甫至廳事後。忽聞朱狂呼曰。勿傷吾兒。旋聞兒亦狂啼一聲。戛然而止。衆趨入視。朱僵於地。兩目直視。歷叙殺盜事。又云我錯我錯。乞恕我子。須臾氣絕。更視其子。亦死矣。

鬼之一事。討論者多。率不得其端倪。惟宋儒二氣良能一語。最爲鞭辟入裏。常廉綱研究神鬼學。曾語人一事。絕奇。可與二氣良能及近日西人鬼爲電氣一語。互相發明。其言云。西鄰一宅。幽宵深黑。相傳多鬼。無人敢居。而時有人至其間。自刎自經者。計已十數。常請於屋主。假之爲柴倉。一日。媪至屋搬柴作晚餐。時當酉末。已昏黑不辨。惟東廂有光一縷。從園中斜照進者。瞥見有黑影團團。細審之。髣髴有衣冠者。布衣草履者。二三人。媪夙聞是室爲魘魅出沒之所。亦不怖。譖其爲怨厲餘魂。因屏縮以待之。俄衣冠者。身上有火光迸裂。如掣電。卽轟然一聲。彷彿霹靂。其布衣草履者見之。亦作戰慄狀。而衣冠者已不見。

矣。媼不解。徑自負柴出。以告人。但詫爲異事而已。常好奇。聞之。次日。昏暮。持槍至柴倉。屏息以待。少選。而黑影三五復至。惟不見衣冠者。繼而布衣草履者。身上亦有火光迸裂。轟然霹靂。一如昨日。且有硫磺氣。自後或三四日。或五六日。隔牆見火光。聞轟聲。往往若先所見者。衆聞之。亦欲入屋一觀。然枯坐至天曉。毫無變端。自經是次擾攘後。乃並無一鬼在矣。常曰。此殆所謂鬼爲電氣者邪。蓋鬼爲電氣所結。故尙能游行存在。而鬼身所舍之電。殆亦有正負二種。遇二氣搏擊時。鬼身自能炸裂。而化爲烏有。是屋之鬼。其致死之因。非自刎。卽自經。幽怨凝聚。爲陰濕之氣所蒸鬱。致陰陽電互相感觸。其不致爆烈者。幾希。所謂無明斷盡境界。皆滅者是也。